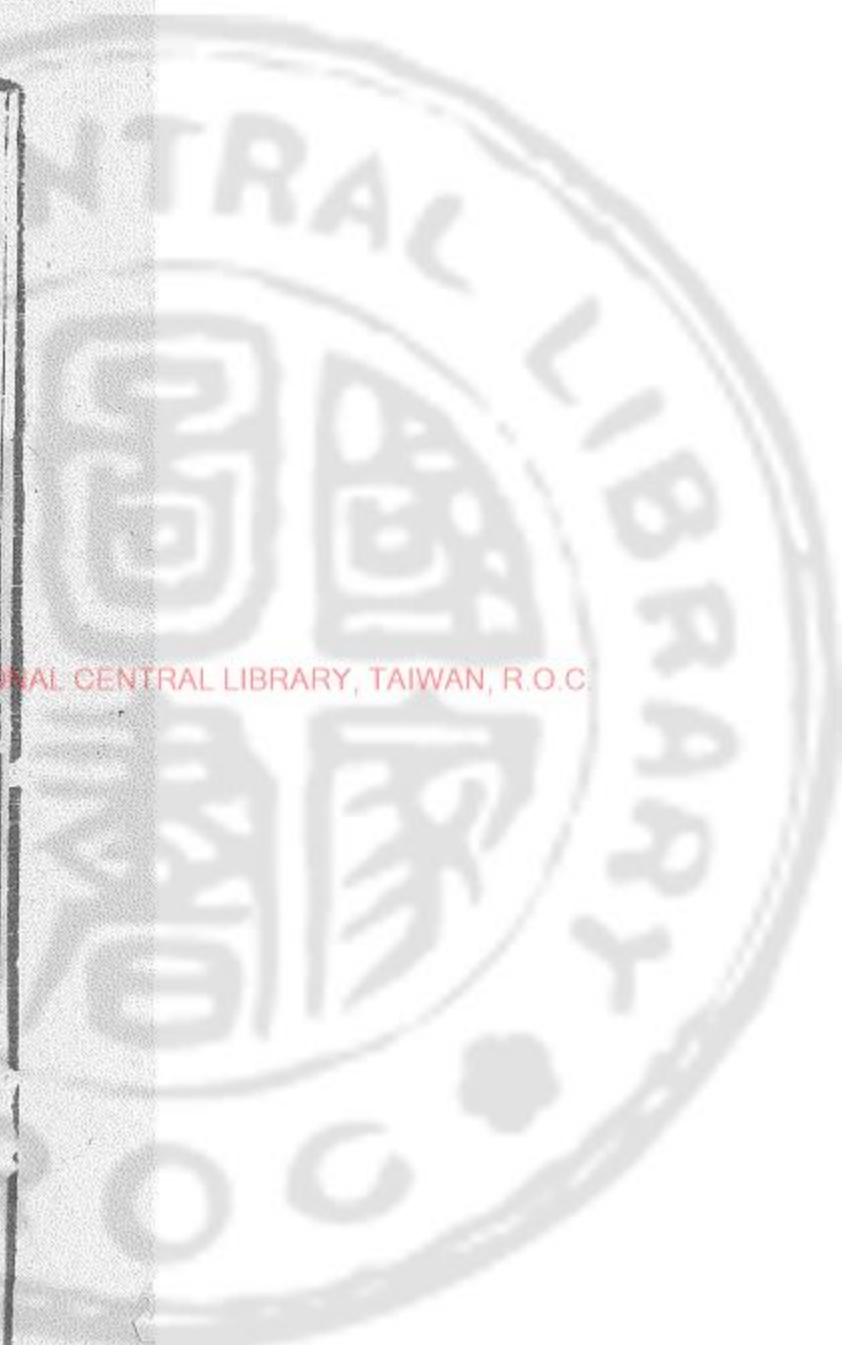


莊氏類林序

昔漢末暨魏晉諸公雅著清言聲歎  
間皆成珠玉而臨川王劉義慶斬其  
雋永者以世說新語傳焉由是歷代  
稱之在今尤盛不但揮麈者資其談  
鋒而搯觚者亦援為善其條作乎其言  
之有味也已然以思管仲、晏子要在



垂訓之不足訓雖新何閱今劉書則頗  
有離而去之者又而載務奇懈或遠于人  
情與正史多乖刺不知何所折衷遂以  
為按母志溺於所嗜而弗追徐考與  
且自漢而上可采者尚繁篇籍欣異  
不足蒙其網羅讀者又安能無遺憾也  
至其友焦弱侯氏是絕世沒於書者

所不讀乃先得我心披覽之餘自義軒  
以及勝國凡言之可以企踵新語者皆  
筆出之積久而多取新語篇日移不  
增損更忘類以入焉既成題曰欵林示予  
命之序予讀而卒業乃之曰嗟乎博  
哉美矣以視劉氏所纂雖言簡少似  
不逮然絕無收道不經之談所稱引固多

秘既然皆參位有微非臆說非可標尤  
為可遵可修也大都劉氏全在輔談  
弱侯欲以為訓言自冬名攸存是也  
行自可與之乎路揚鑿也何須銖兩於上  
中下駟之間而判其優劣也哉或曰弱侯  
生平以道自命而此顧以聞見博人何  
足口咍之夫欲強道之真則心之固措晚

雖以示人而人亦未易於受也其散見而  
為之語文字之華者乃世所既聞習又  
日趨而奔走者也又不固而利導之則  
終為其所與能幾善乎蓋遜伯玉步顏  
園之傳衛去子也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波  
且為嬰兒者必與之為嬰兒波且為無所  
畦者必與之為無所畦波且為無所居者必

自序  
與之為無崖惟期達之以入於無疵  
而已夫如是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易入豈  
非所謂善誘人者哉嗟乎古人順世化  
俗之心蓋法之然矣又何疑於弱侯予於  
弱侯為同好嘗得其所以用心周復舉之  
為覽者去俾母氏之乎觀此書云  
萬曆丁亥中秋友人施汝德書

西三  
子石

刻焦氏類林引

焦弱侯於書無所不讀而鉤玄  
提要動侔古人每披書當賞會  
與夫自有所見欲以闡幽正詞者  
輒手裂赫蹏細書而貯之絲、摠  
摠如禁嚮在廚碎錦在笥未有  
秩敘最後除自言者別為筆乘

其第輯錄備覽觀者特付愚詮  
次命愚子弟錄之乃取世說標目  
稍之衷益其間成帙時以余同版  
一印行之未廣也茲王孟起氏博  
雅嗜古爰壽諸梓以廣其傳  
復徵引其端世說一書起玄致  
吾士林雅尚舊矣是編搜百代

之菁華掇君平書之芳潤乃詳於  
倫紀而略於珷學該及品彙而  
結局於仙釋其於名理心宗法々  
而在指不歷然此其於世說又不  
知為孰多夫化工造物臭腐變  
為神奇醫王蓄藥溲勃皆以治  
療是編雖王采輯非自發其所

集賢類林 卷之八  
三十一  
蘊而托契神遊何人非我一徑編  
纂便寄精光吾徒手是書即景  
行先哲茲焉載途潛窺秘奧茲  
焉啓牖悚然起憬然悟將在斯  
乎將在斯乎若含英咀華博  
聞廣識直其末事耳觀者未  
論筆乘即此知弱侯可也孟

起氏其亦知弱侯者哉  
萬曆丁亥冬孟友人李登士龍  
甫識

焦氏類林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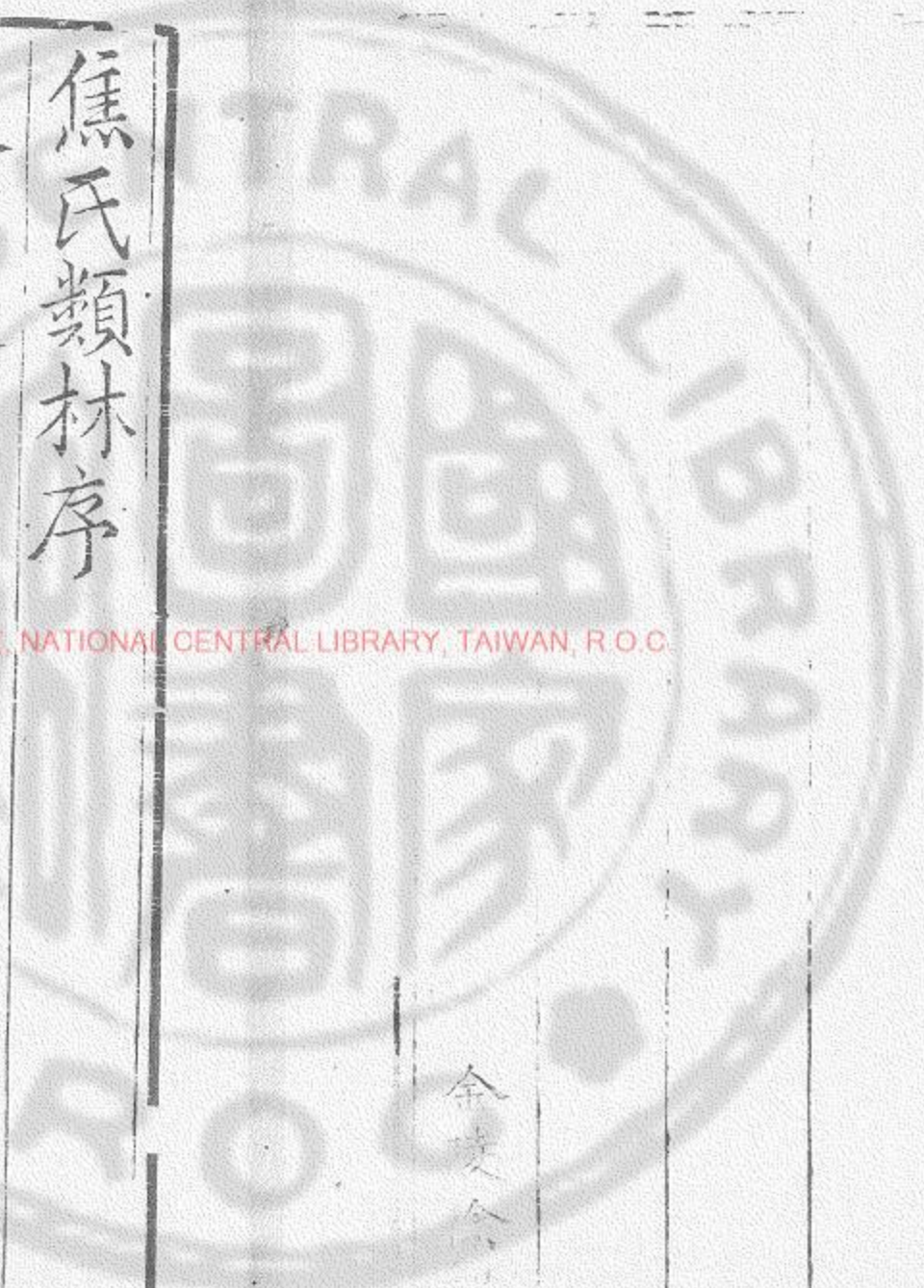
焦氏類林序

夫古人嘉言垂不朽咸可軌法後  
世顧具散逸紀載中而簡冊浩  
不啻如象緯川嶽即窮搜博獵未  
可考而悉也矧士多淺鮮惡得以  
涉其萬一于是芳程懿誠率泯々  
無聞惡用文為涉臨川王掇拾漢

焦氏類林

序

余凌余



末魏晉諸名流所譚謔華為新語  
至今修辭者珍之然玄言雅尚標  
群絕俗殊造古所未逮斯亦奇矣  
顧獨一時風致漸靡任放縱佚率  
曠達不羈祇可益抵掌資耳曷足  
為要典廼今焦弱侯氏攬百家獵  
千古言者當于心者輒手錄之遂

集成類林其編目則取于新語而言  
自庖羲暨勝國然書約言該至庸  
考索而百氏藝文可一披閱間得  
之古人嘉愛似無遺矣夫弱侯賦  
穎異資志聖賢學以詎侈誇浮而  
抑性道哉茅欵好修之士廣問具  
而師于心可龍志哲先規至法為



世倍汝之緇也藉令罔譏罔博顧  
揆以自廣亦淺衰落劣等耳世載  
籍名而傳弱侯名而錄也噫援古  
而示訓乃即恥獨為君子者其功  
偉矣弱侯真者道之士乎哉余不  
佞踵孝士龍之剖刷而益鍍之以  
發其傳云

附

萬曆丁亥歲孟冬日秣陵王元貞

重識



焦氏類林目錄 并題

一卷

編纂

君臣

父子

兄弟

夫婦

師友

二卷

方正

長厚

清介

雅量

慎密

儉約

識鑒

言語

三卷

政事

文學

四卷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幹局 賞譽 品藻 夙惠

警悟

五卷

豪爽 任達 寵禮 企羨

仕宦 棲逸 遊覽 傷逝

六卷

術解 書法 巧藝 兵策

容止 簡傲 汰侈 矜率

詆毀 排調 假譎 紕漏

惑溺

七卷

象緯 形勝 節序 宮室

冠服 食品 酒茗 器具

文具 典籍 聲樂 攝養

熏燎 草木 鳥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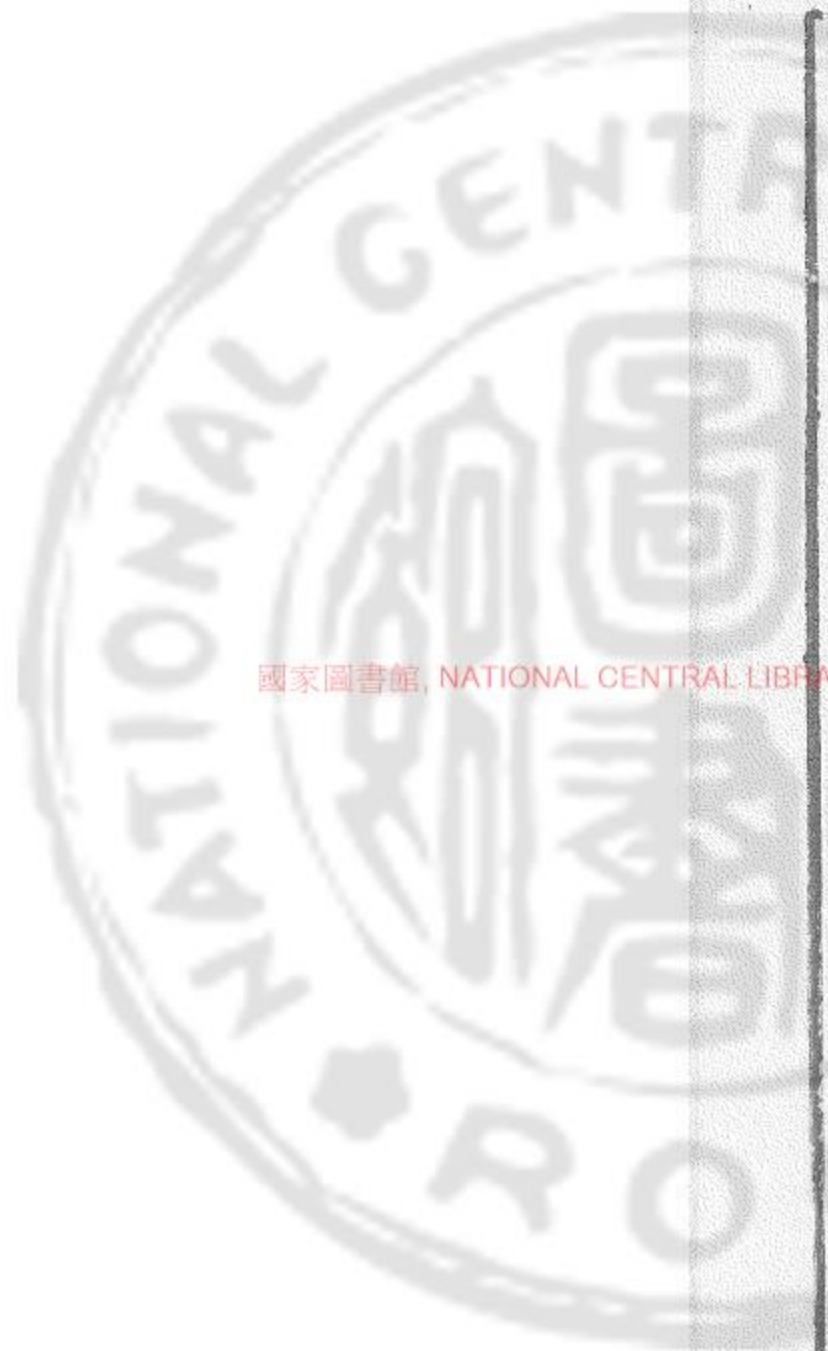
八卷

仙宗 釋部

余少嗜書苦家貧不能多致時從人借本諷之顧性  
顛愚隨諷隨忘有未盡忘者往來曾臆又不能舉其  
全為恨表聖之詩不云乎亾書久似憶良朋真余意

中事也庚辰讀書有感葛稚川語遇會心處輒以片  
紙記之甫二歲計偕北上因罷去殘藁委於篋笥塵  
埃漫滅不復省視久矣李君士龍見之謂其可以資  
文字之引用備遺忘之萬一也乃手自整理取世說  
篇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僻之溝中之斷文以  
青黃則士龍之爲也嗟乎古之學者提要鉤玄率所  
不廢顧余之寡昧愧非其人第割裂成書破碎大遺  
爲博雅之訾而已書凡若干卷其大意具編纂一篇  
故綴之卷首

萬曆乙酉孟春建業焦竑弱侯題



焦氏類林卷之一

編纂

劉孔才黃初中爲散騎常侍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葛稚川云余鈔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繁而所見博

陸士衡著要覽三卷自序云直省之暇乃集要術三篇上曰連璧集其嘉名取其連類中曰述聞寔述予

建業 焦 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所聞下曰析名乃搜同辨異

書目

王筠云余少好鈔書老而彌篤雖遇見警觀皆卽疏記後重覽省歡情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迄今四十載躬自鈔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備遺忘而已

韋敬遠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鈔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真爲務舊所著述咸削其藁王勰字彥和雅好文筆旣無山水之適又絕親知之游獨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通三十卷名爲要略

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齋中命諸生求集事類投中倒取鈔錄成書故記代無次

談苑

柳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南北朝史再抄手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

劉昫唐書

南唐馮贇云余事科舉三十年蔑然無效天祐元年退歸故里築選書室以居取九世所蓄書二十萬八千一百二十卷六千九百餘帙撮其膏髓別爲一書若見於常常之書者此必略之庶兵火煨燼之後來

者不至束手

陶穀云世宗時水部郎韓彥卿使高麗彥卿有一書曰博學記偷鈔之得三百餘事

清異錄

陳瑩中好讀書至老不倦每觀百家文及醫卜等書

開卷有得則片紙記錄黏於壁間環坐既徧卽合爲

一編前後凡數十冊

吹劍錄

葉廷珪云余兒時知嗜書自肄業郡庠牽絲入仕四十餘年未嘗一日釋卷食以飴口怠以爲枕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常恨無貲不能盡傳寫間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手

鈔之名曰海錄

廷珪海錄序

吳枋云陸務觀言司馬溫公聞新事卽錄於冊且記所言之人近鄱陽董草庭檢閱亦然枋不免效顰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鈔記目曰野乘已積成十餘卷

野乘序

君臣

處犧女媧神農是三皇皇者中也合天履中開陰布綱上合黃極其施光明

春秋運斗樞

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昏之仰且也

尸子

黃帝有七輔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籙五聖受道級  
知命受糾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牧受準斤  
皆州選舉翼佐帝德

論語摘輔象

黃帝居人上惴惴如臨深淵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

冰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

太公金匱

舜棄黃金於嶮巖之下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

杜淫邪之路絕琦瑋之情

陸賈新語

禹之治天下也得咎繇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闇  
得季子甯得然子堪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  
以治天下而天下治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誦伊尹湟

里且東門虛南門螻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

治天下而天下治

鬻子

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  
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  
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  
鍾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  
扈氏服

呂紀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  
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  
廷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



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賈傅新書

湯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伊尹之於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之是子不欲我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

墨子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亾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

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所以亾也巳以此告王矣

呂覽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巳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

呂覽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

公曰不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驚伯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伯王乎遂見之呂覽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讒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以為卿

劉書新論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

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管子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公退再拜請若此言管子

管子復於桓公曰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如甯邀請置以為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亾不重賢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置以為大司馬決

獄折衷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爲  
大理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  
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  
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

春秋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公曰告仲父者三而  
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  
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  
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韓非子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

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  
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  
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韓非子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孔子聞之使人往視還曰  
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  
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  
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說苑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  
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氏悟

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韓詩外傳

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召三桓議之左丘明曰周人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講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符子

哀公問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園

帝學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負乎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號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韓詩外傳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死顏蠲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若有治國者君安得樂此海乎遂歸中道聞國人將謀不納之說苑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為臺

又欲爲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說苑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說苑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昔先君桓公身

體惰懈詞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甯暱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公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

晏子春秋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

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畔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箏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

晏子春秋

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

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眾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眾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韓非子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祝其先人者數百家齊國之間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為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語門弟

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晏子春秋

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

公孫龍子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絀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

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于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

呂氏春秋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發蓐而席弊甚嗣君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

韓非子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賾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賾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

亦難乎。蒯賸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說苑

晉平公藏寶臺火，公子宴束帛而賀曰：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藏於困，庾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歛無已，昔桀紂殘暴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火於藏臺，是君之福也。韓詩外傳

晉平公問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

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說苑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須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朋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新序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平公曰：子生無日，朕甚矣。子之



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羣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和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耳，何害乎國家哉？新序

墨者有鉅子腹躡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腹躡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今吏弗誅，臣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

呂紀

趙簡子有兩白驪，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驪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愠曰：諂胥渠也。期，吾君驪請卽刑焉。簡子曰：夫殺人

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呂紀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亾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韓非子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龔於官也文侯曰善

周師經侍魏文侯善鼓琴文侯耽之起舞經怒以琴撞文侯文侯怒使人曳下殿將殺之經曰臣撞桀紂之君不撞堯舜之主文侯曰寡人過矣乃舍之懸琴於壁以爲戒十二國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

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聖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韓詩外傳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韓非子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敖爲首張孟談曰晉

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憂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唯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呂氏春秋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也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

呂氏春秋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對曰人君之事無  
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  
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說苑  
王斗修道不仕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  
者延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  
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  
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王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  
直言正諫不諱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  
穀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  
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

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王起謝曰寡人有  
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人任之以官齊國大治  
齊宣王為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  
具之三年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  
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為淫樂敢問荆邦為有主乎王  
曰為無主敢問荆邦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居曰今  
王為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  
臣乎王曰為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  
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新序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牛日羣臣請弛期

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而後葬今太子宜曰先君欲少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義也太子曰善孟子梁君出獵見白鴈欲自射之道上有驚鴈駭者梁王怒命射此人其御公孫龍諫曰昔衛文公時大旱三年卜云必須人祀文公曰求雨爲民也今殺之不仁吾自當之言未卒而雨人君重鴈殺人何異虎狼梁君引龍登車曰善哉今日獵得善言也新語鄒穆公令食鳧雁者必以粃母得以粟於是倉無粃

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粃吏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啣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粟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如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賈太傅新書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編冠顙推之履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

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况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凶無日矣。

呂氏春秋

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鼓鼙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才，史丹進曰：凡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

史丹傳

成帝禁中設晏飲之會，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

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班伯新起，數目禮之，因指畫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紂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諱，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荒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敘傳

鄭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鄭崇傳

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

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范曄漢書

帝問宋弘通博之士弘薦桓譚才學洽聞幾及楊雄  
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帝每譏輒令鼓琴好其  
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召譚讓之後大會羣臣  
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弘謝曰臣  
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  
臣之罪也

弘嘗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  
容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徹之

漢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

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

是遂蠲其制

潛夫論

襄楷諫桓帝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  
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既乖其道豈  
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  
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  
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今陛下婦女極天下之麗  
甘肥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

范曄漢書

陳蕃上疏曰今京師貴冑道路誼譁言疾覽曹節等  
與趙夫人並亂天下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

西耽祿畏害

毛玠爲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

魏志

明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立問此何官辛毗曰御史簪筆書過以紀陛下不依古法者今直備官耗筆耳

魏書

張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孫策聞之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

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張昭傳

孫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亮問主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左右以二人辭不同請付獄推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亮笑曰若久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裏燥必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皆大驚悚

吳曆

朝議推唐彬楊宗爲監軍晉武帝問散騎常侍文立曰彬宗孰可用立對曰彬宗俱立事績在西不可失

魏志

卷之一

十一



也然宗有酒嗜彬性在財欲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  
可足酒嗜難改遂用彬

華陽國志

齊高帝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  
相檢括王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  
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

梁武帝問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儀曹郎勉  
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帝即日除儀曹每建  
議訪問前事休源卽以所通記隨機斷決曾無留滯  
任昉謂之孔獨誦

梁書

呂僧珍既有大勲任總心膂性甚恭慎當禁中盛夏

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果實未嘗舉筋常醉  
後取一甘食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

梁書

周武爲象經隋文從容謂郎茂曰人主之所爲感天  
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訓人茂竊歎曰此言  
非常人所及

古弼入奏減苑囿太武方與劉樹棋弼侍坐良久不  
獲申乃起於帝前捽樹掣下牀以手搏之曰朝廷不  
理實爾之罪帝愕然放棋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  
何罪弼具狀以聞帝竒而可其奏

文宣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王紘曰亦是大苦

帝曰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

薛收上書諫秦王田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

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唐書

開元中夷州刺史楊濬坐賊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之

從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爲眉州司士叅軍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李德裕諫論

河東節度使王鐸照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

曰鐸可兼宰相李藩遽取筆減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

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

得寢

呂蒙正爲相夾袋中有冊子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疏之或一人而數人稱之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文武百官各稱職

卮史

張方平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公衫帽自如鞏顧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袂衣無害也

范文正一日見玉沂公言宰相當顯拔人物自丞相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耶若恩盡歸已怨將誰歸范公恍若自失

父子

賢母附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大山戴禮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

搜神記

趙簡子之子長伯魯幼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悉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

趙簡子盡召諸子語母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歲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

所得母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母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母卹果賢廢太子伯魯而以母卹爲太子

陸生有五男廼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嘗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歿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

史記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

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歎曰霍氏世

衰張氏興矣

班固漢書

韋賢四子少子玄成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

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

平當爲相上欲封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起受侯印還臥而歿

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

鮑永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卽

去之

范曄漢書

趙至字景真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傷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就師誦書蚤聞父哢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

嵇紹敘

焦華父遺嘗病甚冬中思瓜華夢一人黃冠謂曰聞子父病思瓜故送以助華拜受之及寤在手馨香非

常父食而病愈

孝子傳

孫權召顧雍父子及其孫譚飲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孫權飲極歡譚醉三起舞舞又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何有舞不復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損吾家者必汝也

江表傳

王昺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戒之曰吾欲使汝曹顧名思義

王羲之與謝萬書曰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

自見類林 卷之一  
三三  
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  
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

晉書

李密字令伯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日夜不解帶  
奉使聘吳吳主與羣臣論寧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  
矣吳主曰何爲密曰爲兄供養之日長

吳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  
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  
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曹當用此  
輩人後爲吏部尚書乃進用之

鄭緝孝子傳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

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顏延之候其子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怒曰恭  
敬樽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本也况出糞土之  
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顏延之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給延之一無  
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卽  
屏駐道側謂曰吾平生不喜見貴人今不幸見汝

王僧虔戒子書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  
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  
鬼惟知愛深松茂柏寧復知子弟毀譽因汝有感故

略敘胃懷

齊書

江泌字士深性仁慈衣敝多蟲以綿置之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有孝行族有與泌同名者世謂爲孝泌以別之

齊春秋

王修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修哀感悲號鄰人罷社

蕭廣濟孝子傳

韓靈敏早喪父其兄靈珍至孝母亡家貧無以葬與

靈珍種瓜靈敏朝采暮還復生葬事由此舉

沈約齊記

沈約指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慧好讀書因以青箱名之欲傳吾之學也

宣室志

支漸蜀之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廬於墓白蛇素狸擾其傍皓鳥暉雀集於隴

華陽國志

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

梁書

徐仲原望江人親喪廬墓禽採花而插墳獸銜土而壘隴

張敷生母亡數歲聞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筍流涕

梁書

房玄齡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戒爲

屏風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

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許敬宗

曰護兒兒作相世南兒作匠文武豈有種耶新唐書來濟傳

郭子儀禁軍中無故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

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都虞候之橫子儀歎息語

僚佐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

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

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躋勇聞之遜精草隸

皆得父一絕

王荆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

爾公曰先入者爲之主晁氏客語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答曰丹

朱不應之教甯越不聞被捶

劉尚書寔娶華家女生子不令或謂尚書曰君行高

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自改耶尚書

答曰吾之行事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

得乎世以劉言爲當

鄭玄之子益恩赴黃巾之難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

似已名之曰小同



雋不疑爲青州刺史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  
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  
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  
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漢崔篆母師氏通九經百家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  
號義成夫人

事物紀原

鍾士季母嘗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  
其次

孟仁少從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曰小兒無德  
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除監

池司馬捕魚作鮓以寄其母母責之曰汝爲魚官而  
以鮓寄我何以遠嫌

吳錄

朱序鎮襄陽苻堅遣將圍之序母韓氏自登城謂西  
北角當先受敵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子於其角斜  
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守新築城賊  
引退人謂此城爲夫人城

晉書

秦嬖南鄭楊相妻也有四男二女相亾教訓六子動  
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之曰我在女尚  
如此我亾何以帥羣弟子元珍叩頭謝過次子仲珍  
白母請客旣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

賢人兄弟爲名士泰煥之教流於三世

華陽國志

禮珪陳省妻楊元珍女也生二男娶婦皆貴家豪富從婢七八資遣豐饒禮珪敕二婦曰先姑母師也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善不勞則逸逸則不才吾家不爲貧也所以粗食給吾者使知苦難備獨居時二婦拜受教從孫奉上微慢珪抑絕之感悟華行遭亂宗表欲見之必自嚴飾從子孫侍婢乃引見之曰此先姑法也四時祭禮親養牲釀酒年八十九卒

華陽國志

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

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玄父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

宋書

王琚爲中書侍郎母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爾無攻城野戰勞以諂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爾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

李審諸爲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遣量之贖三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答言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贖米及脚錢因責審諸御史皆有慙色

唐書

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一左都押衙忤意杖殺之軍中  
憤怒將變景讓方視事毋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責  
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  
豈惟上負天子使垂年之毋銜羞入地何以見汝先  
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爲  
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鄭善果爲景州母崔氏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毋  
輒坐胡牀於鄣後察之聞其決合理則賜之坐相對  
談咲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毋乃還室蒙袂而泣終  
日不食

### 兄弟

太守第五倫舉許武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  
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  
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  
弟所得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  
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  
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  
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  
郡中翕然稱之

許荆傳

田輝叔都兄威都俱稱純懿而叔都最知名郡欲察

授之輝恥越賢兄遂託病瘖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  
在田舍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等密共穿踰奪  
叔衣衾窮夜獨處竟無聲響子平因前抱持曰謂汝  
陽瘖避兄耳何意真爾天喪斯文吾儕何效乎相對  
歔歔哀動左右積四歲威都果舉安定長史據輜垂  
綏還鄉薦祖叔都沃醪神坐頰仰因語是月司隸太  
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御史舉茂才

風俗通

吳文章少孤與兄伯武相失二十年後會下邳市爭  
計共鬪伯武毆文章欲報擊之心中愴悽手不能舉  
大自恹也因投杖於地相問乃真兄弟也

風俗通

杜林弟成物故隗音聶聽林持喪歸葬尋悔追令刺客  
楊賢於隴邸遮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乃  
歎曰當今之時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遂  
亾去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并日而食易衣而出  
妻竊謂克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  
費極無爲空自窮也克請呼鄰里親戚相對前跪白  
其母便顧其妻叱而遣之婦行泣出門去

杜預汝南記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  
櫺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

使兄住

顏含兄畿得疾就醫療遂歿醫家家人迎喪旛每繞樹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不爾葬也旛乃解及還其婦夢之其母及家人又夢之含乃曰謔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乃發棺果有生驗然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

晉書

辛攀字懷遠隴西人父爽尚書郎兄鑒曠弟寶迅皆

以才識知名秦雍爲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

崔鴻

前涼錄

戴仲若與兄勃並隱遁有名世居剡下又以桐廬地多名山復共遊之因留止居後勃疾患醫藥不給仲若謂勃曰顛隨兄得間非有心於默語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顛當干祿以自濟耳乃告時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仲若便引退

齊宣帝問道成道慶學業於雷次宗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

到茂灌與弟茂沿皆有文才兼善言理時人比之二

陸世祖嘗贈詩云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  
兩到復似凌寒竹

蕭光祿子範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  
止不逮故宮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至  
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况已  
蕭子範別傳

崔光悌之子鴻弱冠有著述拜給事中光悌謂次子  
曰阿鴻已摩天去汝可不勉哉

吐谷渾阿豺疾有子二十人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  
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

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單者易折衆者難  
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

崔儼諫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自與寧里謁大明宮  
冠蓋相望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璘  
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  
家 宋祁唐書

裴宣明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爲驥  
子景鴻爲龍文

郭雋字弘文太原人家門雍穆七世共居犬豕同乳  
烏鵲同巢時人以爲義感州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

文徵詣其家勞問之

汜毓字維春奕世僞業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  
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晉中興書

夫婦令媛附

虞翻與弟書長子容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  
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人通經者  
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  
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婿誰坐此者  
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

妻之

孔淳之與王敬弘並為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弘以女  
適淳之子尚遂以烏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  
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之答曰此固農夫田頰之  
禮也

陳定字子仲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謂妻  
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結駟萬  
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  
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  
不保命也於是夫妻逃去為人灌園

高士傳



柳下惠妻誄其夫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  
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  
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  
能厲兮嗟呼惜兮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  
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列女傳

韓憑戰國時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  
人作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曰南山有烏北  
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遂自縊歿

九域志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丸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費清  
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爲貞婦

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

巴寡婦清傳

霍光與張安世謀欲廢主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  
延年報揚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  
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家  
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  
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  
還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

楊敞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  
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爲  
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風俗通

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於霸客去久臥不起妻怪問之霸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君躬勤苦子安得不耕以養既耕安得不黃頭歷齒奈何忘夙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

隱遯 列女傳

袁隗妻是馬季長女少有才辯季長世家豐豪裝遣

甚盛初成禮隗問曰嬪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言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非如鄙薄苟然而已隗默然不能屈

李固三子基茲爨爨時年十三姊文姬爲趙伯英妻知禍將作喟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藏匿爨託言還京師有頃州郡收基茲皆處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威其在君矣成乃將爨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

家傭而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積十餘年

王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

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上文無遺誤

孫策功曹魏騰以忤意見譴將殺之夫人吳氏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叛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策大驚遽出騰

孫會稽錄

桓範持節都督青徐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欲斬岐坐免復為兗州刺史屬鎮北將軍呂昭範語妻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屈耳不能為呂屈也妻曰君前欲斬徐州人謂君難於作下今復羞為呂屈是復難

爲作上。魏志

趙娥父爲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詣縣曰父讎已殺請受戮顏色不變縣尹縱之娥不肯強載還家會赦得免。魏志

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瑯邪王其妻習氏諫之不聽及琅邪卽位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奔魏何如妻曰不可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明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活也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獄其遣

衡還郡。吳錄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女韡有淑德傳玄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玄害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爲親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消行卽有在。晉書列女傳

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亾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爲心顯隱爲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苻堅幸太學博士盧壺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傳父業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帳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

景裴

仁前秦記

陶潛妻翟氏與潛志趣同能安苦節夫畊於前妻鋤於後

鮑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昭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

詩品○令暉有才思

著香茗賦見陸

龜蒙小名錄

襄陽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所住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腳為志後歲此燕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因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

南史

魏尚書令王肅博學多通才辭美茂高祖甚重之先仕齊日聘謝氏女為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贈曰本為簿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鍼是貫綿物目中恒任

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衲故時蕭甚有愧色洛陽伽藍記

北齊盧士深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醜

兒面呪曰取桃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

取桃花與兒洗面作妍華取花紅取雪白與兒洗面

作允澤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虞世南史略

高柔婚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有倍年之覺而姿色

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官營宅於伏

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有終焉之志尚書令

何充取為參軍僂應命眷戀綢繆不能暫舍相贈

詩書清婉辛切辛統柔集序

潘炎德宗時學士蒙異眷夫人劉氏晏相女也京尹

有故伺候不得見乃遺闈者三百縑夫人知之歎曰

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乃遺奴三百縑邪危可知已

遽勸潘公避位子孟陽為戶部侍郎夫人曰以爾人

才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至也戶部慰諭再三乃曰

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

罷會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座綠衫少年何人

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幽閒鼓吹

劉從諫得父封頗勾聚亾命窺脅朝廷而張谷佐其



事谷妓李新聲諫曰妾於公自歌酒外非所知然食人之食者憂人之憂况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非其有拔城野戰之功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且以不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爲齊鬼所酬而歿於帳者幸矣孰謂公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拆其肺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涕淚悲落谷不能用竟坐從逆歿

師友

南榮趯既遇老聃聖若慈父雁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太牢焉賈太傳新書

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淵之於孔子也猶參之事父也呂紀○畏如禮畏厭溺之畏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大馬宣說之學而未

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  
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  
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說苑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  
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  
所謂不能學者也吾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  
曰敬聞命矣祛衣往受業

韓詩外傳

鄭玄因涿郡盧植事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  
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

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  
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  
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  
東矣

鍾興封關內侯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  
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下恭於是復封恭  
而興遂固辭

人有從劉獻之學者獻之輒謂曰百姓雖殊要以德  
行爲首子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天下自知儻不能  
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屨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



士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臯魚之歎乃歸養親先達何覺之晚也

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酒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練之質附近朱藍漢記

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郭泰傳

龐士元師事司馬德操士元嘗一日謁之時適蠶月德操躬采桑後園自坐樹上不動令士元助其條桑因與談論興廢其言如神遂移日忘食

晉司馬越與阮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傳明始可以加師訓之責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

孔長彥季彥兄弟聚徒數百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論語摘輔象

許商善爲筭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

音爲政事齊快欽幼卿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爲九卿  
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  
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

常爽致館溫水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立勸罰之科  
若嚴君焉高允曰文翁柔立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  
人一也號儒林先生

沈麟士隱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  
居宇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  
居成市

何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於南郭外立學聚生徒  
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  
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南學王球嘗云  
尚之西河之風不墜  
任末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亾末廼躬推鹿車載奉  
德喪致其墓所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敕兄子造  
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從而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  
知得土而已

岳武穆生而有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弩八百石學  
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同歾朔望必鬻衣具酒肉詣同  
冢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酹父知而義之

楊萬里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杜門謝客敬夫爲之介紹數日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楊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王露許謙初從金履祥學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猶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今子處此三日而猶夫人也豈我之學無以振發子邪謙聞之惕然自厲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

倪元鎮自先世以來代雄於貲元鎮厭棄紛華清修好義其師鞏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終其身歿爲制服執喪營葬務致誠慤當世稱之

顧潤之德玉嘗從俞觀光學觀光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爲感動弗忍受金我老必托之以死尋訪醫吳中疾革趣舟歸潤之次尹山而卒明日至橋李潤之奉其屍斂於家衰經就位士人爲潤之來弔者潤之拜之明年葬顧氏先塋之旁歲時祭享惟謹或問斂於家禮歟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於我乎殯非家斂之其將尸諸草莽乎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弗

爲也聞者歎服

駟耕錄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亾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尸子

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孔叢子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徒鍾石之懸不移而

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說苑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

三士則王功成豈特伯哉

朱賈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與純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尋遷爲掾史

西京雜記

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爲故士大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北堂書鈔

鴻安丘成都人與嚴君平友善作君平誄云無營無欲澹然淵清又有林間翁孺者臨邛人亦君平同時友

尹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則日盱忘食夜分不寢自以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

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吳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張彥真好學博聞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常歎曰夙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者胡越可親苟或不然從物何益

張升傳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

盛弘之荊州記

龐德公居峴山南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河上先人墓德操竟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由是顯名

陳羣傳

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

禰衡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

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其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北遊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詣

文士傳

矯慎少慕松喬道引之術隱遯山谷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然二人自謂遠不及也葛龔久病長水校尉竇章移書勸龔曰過矯仲彥論昇仙之道從蘇博文談超世之高適馬季常講墳典之妙所謂喬松可與馳騫何細疾之足患耶龔報曰見斯衆賢足以忘疾

釋愁

周乘字子居天資聰朗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

之儔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真治國之器汝南先賢傳

趙儼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共計合為一家

李燮字德公太尉固子也與趙元珪賈偉節荀慈明張伯慎為友伯慎為潁川太守與慈明文相言論偉節與焉京師以為臧否伯慎問元珪曰德公所言何元珪曰無言也伯慎曰當知德公兒輩徒靡沸耳慈明亦寤而心變華陽國志

范式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為友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

期日後期欲至劭具白母請為饌待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醞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卓恕嘗從建康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言某日當復至省覲至日恪欲為主人停不飲食須恕至時賓客會者皆曰會稽建康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俄恕至一坐盡驚會稽典錄

魯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甚得鄉邑歡心周瑜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

千斛肅乃指一困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  
僑札之分吳志

向秀字子期少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

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

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

無外物不足拂其心顏延之五君詠交呂既為軒攀  
嵇亦鳳舉○秀別傳

王濛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嘗稱濛性至通而自

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

裴瓚字國寶為中書郎風神高邁特為王綏所重每

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

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

趙至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嵇叔夜在學寫石經古文

事訖去遂隨車問嵇姓名嵇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

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嵇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

數狂走五里三里為家追得又灸身體十數處年十

六遂亡命至洛陽求索嵇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嵇歸

山陽嵇紹趙至敘

盧子友情性恬和蕭然有閒放之致與琅邪王衍隴

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王曰昔太丘道廣許子將

知而不顧嵇生性情鍾士季過而絕言吾處季孟之



間去其太甚王以爲然

魏書

謝尚書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劉萬壽相遇便盡禮著歡或怪問之尚書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途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耶

劉繪與張融周頤雅有風則時人爲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

陸惠曉與張融並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舊傳有交讓瀆因張陸也

李摯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摯詩曰因緣

### 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元稹爲御史鞠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新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驛吏催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

本事詩

陸贄年十八張鎰有重名請爲忘年友

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於編簡焚香告祖考號

金蘭簿

宣武盛事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昱侯於道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欲往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

宗承字世林少而修德雅正确然不羣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爲司空總朝政乃謂承曰

今可爲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

楚國先賢傳

任昉素清貧卒後其子西華冬日著葛帔練裙道逢劉孝標孝標泫然矜之乃著廣絕交論譏其舊交到漑觀之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容也主人以輿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階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

呂紀○以下箴規

宰我欲短喪顏回曰人知其一未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馮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

墮音多懷音窠出衝波傳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  
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  
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喑聾不能相通何國之  
治也蓋聞之也順鍼纒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  
并小流而成江海明王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  
所不受也 說苑

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嚴延年善其治雖嚴然時頗有  
舍縱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詒之曰昔韓盧之取  
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綏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  
術

蓋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失  
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  
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強禦故命  
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  
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  
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法三王之術各有  
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  
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  
令各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  
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遵氏之高蹤

而慕子胥之未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李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曰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

范滂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范執公儀詣陳陳不止之范懷恨投板棄官而去郭有道聞而讓

仲舉曰若范孟博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蕃乃謝滂。

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王肅與蔣濟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耶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謹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傲慢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

顧和謂王導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

風聞以察察為政耶

王右軍與謝萬書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成否所由寔在積小以高大君其存之

逸少與桓溫牋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令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

徐原慷慨有才志呂岱知其可成賜巾幘與其言論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歿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

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沈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滿道慶之獨與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已久諸君炫此車服何為乎插杖而芸不為之顧

張九齡獎愛李泌嘗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勁不

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必在旁率爾曰公起  
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  
因呼小友

無能子之友華陽子爲所知迫以仕問無能子曰吾  
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違心不仕則忿所知如何其可  
也無能子曰無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夫欲於中  
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無心也故理  
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恥爲匹夫勢便於兼濟則  
堯舜不辭爲天子其爲無心一也

王維與魏居士書足下風高於黔婁善卷行獨於石  
門荷蓀豈謂利鍾釜之祿榮數尺之綬雖方丈盈前  
而疏食菜羹雖高門甲第而畢竟空寂人莫不相愛  
而觀身如聚沫人莫不自厚而視財若浮雲於足下  
實何有哉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絜其身而亂  
大倫知名無所著也故曰欲使如來名聲普聞故離  
身而反屈其身知名空而反不避其名也古之高者  
曰許由挂瓢於樹風吹瓢惡而去之聞堯讓臨水而  
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  
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  
嵇康云頓纓狂顧逾思長林而憶豐草頓纓狂顧豈

魚尾類林 卷之一  
與俛受維繫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異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豈等同虛空無所不徧光明遍照知見獨存之旨乎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慙也嘗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人已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孔宣父云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可者適意不可者不適意也君子以布仁施義活國濟人爲適意縱其道不行亦無意爲不適意也苟身心相離理事俱如則何往而不適

王摩詰集

其思革子石文子叔愆子三人爲友聞楚王賢而如士俱往見之至於欽巖之間不寒糧乏度不能俱活二人俱以其思革子爲賢推衣糧與之二子遂歿其思革子往見楚王楚王旨酒嘉肴設鍾鼓以樂之革子愴然憂悲援琴而鼓王曰琴何悲哉革子推琴離席流涕下對曰臣友三人石文子叔愆子竊慕大王高義欲俱來謁至於欽巖之間逢飄風暴雨衣寒糧乏度不能俱活二人不以臣爲不肖推糧與臣二子不凍餓而歿今王雖陳肴酒設樂誠不敢酣樂也楚王曰嗟乎乃如是邪於是賜革子黃金百斤命左右

收二子葬之以革子爲相

琴操○以下篤誼

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荊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荊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爲死人叱青荊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荊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

呂氏春秋

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

### 公終身

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人皆以爲輕薄章後爲王莽所殺弟子皆更名他師莫敢收葬敞時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冗輩中矣平陵人生爲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

西京雜記

陳綱字仲卿少與同郡張宗受學南陽以母喪歸宗爲安衆劉元所殺綱免喪徃復之值元醉臥還須醒乃殺之自拘有司會赦免三府並辟舉茂才拜弘農太守

華陽國志



杜林與馬援鄉里素相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外  
援令子持馬一疋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  
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  
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  
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東觀漢記  
范史雲丹與同郡尹苞同志友善二人居貧出入共  
一單衣到人門外尹年長常先著衣入須臾出解與  
史雲

朱暉字文季與張堪同縣堪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  
之接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

以張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文季  
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頡怪問  
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  
之言吾以信於心也范曄後漢書

朱暉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  
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  
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如此

曹操祭故太尉橋玄文曰承從容誓約之言殂逝之  
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腸  
痛勿怪雖臨時戲咲之言非至親之敦好其肯爲此

傳見類林  
辭哉

三國志注

孫拯門人費卿宰意二人詣獄明拯寃拯曰吾義不負二陸外自吾分卿何爲爾耶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

蔡興宗收葬范義孝武曰卿何敢爾興宗抗言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

釋曇遷與范蔚宗王曇首遊款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宋孝武聞而歎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徐鼎臣歸朝後坐事出陝右柳開時爲州刺史開性

豪不爲加禮又開多不法朝廷命鄭文寶治之文寶雅師事鼎臣開詣鼎臣求解鼎臣曰彼昔爲鉉弟子然時異事背安能必其心開再拜力懇鼎臣許之頃文寶至未見開即屏從者步趨入巷詣鼎臣許覲省立庭下鼎臣徐下坐文寶拜竟升自西階通溫清復降拜鼎臣乃邀文寶上立談道舊且戒文寶以持節之重而鉉闇慢廢棄後勿復來文寶力詢其所欲鼎臣曰柳開甚相畏文寶默出其事立散

焦氏類林卷之一

卷之一

焦氏類林卷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焦氏類林卷之二

建業 焦 屹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方正

蘇桓公性強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曰見蘇公患其責教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爲大人嚴彭祖爲宣帝博士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忘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

貴乎

王仲回姿性方潔疾惡強豪一友人喪親同郡陳遵關西大俠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仲回懷一縑陳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有慙色

太守歐陽歙署郅暉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讌飲臨享歙曰西都督郵繇延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暉於下座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

並作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曲作直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暉敢再拜奉觥歙色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受觥

光武問誰可傳太子者群臣承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太子太傅

袁安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

傳類卷之二  
曰公事自有郵驛私情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  
楊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  
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張陵官尚書梁冀帶劔入省陵呵叱令出敕虎賁奪  
冀劔劾奏冀詔以一歲奉贖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  
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謂曰昔舉君適以自罰  
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  
報私恩

樂恢爲尚書僕射刺舉無所避貴戚惡之妻每諫恢  
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  
素餐立人之朝乎

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塞  
碩屬望子進爲孝廉蓋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  
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  
也勳曰進賢所以報國非賢不舉歟亦何悔

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飯牛  
牛不食一搏牛耳

卜子

管寧避地遼東經海遇風船人危懼皆叩頭悔過寧  
思誓念向曾如廁不冠卽稽首風亦尋靜

周景武孝子傳

周穉都作太常清潔守禮盡敬宗廟嘗臥病齋宮其

妻哀穉都老病闕問所苦穉都大怒以妻干犯齋禁  
收送詔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  
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時天下嚮慕賓客如雲邴根  
矩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曹公徵使人從  
容問之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  
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

盧植事馬融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  
講積年未嘗轉盼

曹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掾邴原有女早亡操

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  
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  
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操乃止

通志○文帝作倉舒誅有云貽爾良妃穉爾嘉服蓋  
操竟求甄氏女合葬也操之可笑亦愛令智昏耳

劉祐仕郡爲主簿部將小子嘗出錢付之市買果實  
祐悉以買筆墨書具與之

謝承後漢書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  
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  
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  
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丈夫欲爲公而損

其嚮節耶

蘇文師拜侍中與董昭同官董嘗枕文師膝臥文師推置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

魏志

魏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帝慙回車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廖元儉過宗德豔欲與共詣思遠許德豔曰吾輩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歎耳何求於年少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

蜀志

李繪爲高陽內史崔謚侍執乞麋角鵠羽繪答書曰

鵠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海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

晉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爲後生之法貴非吾所畏拜非吾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

李宓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爲儔而不懼者心無彼此於人也

華陽國志

傅咸剛簡有大節疾惡如讎楊濟與書曰生子癡了公事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



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任益不易也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於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慳慳爲忠益而當見疾乎和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爲人故於朝士中峨然不群時類憚其風節

晉諸公贊

徐邈嘗詣東府遇衆賓沉湎引滿誼譁會稽王道子曰君時有暢否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爲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爲忤也

蔡充字子尼陳留人少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莫有媿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雋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見憚如此王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江應元蔡子尼澄問陳留多居大位者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

充別傳

蔡子度自豫章徵爲吏部尚書時傅季友徐羨之共管朝政蔡因傅隆以問季友若選事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季友以語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蔡曰我不

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

向玄季柳有義學才能立身方雅與袁太尉徐司空顏揚州並相友善後揚州貴勢當朝玄季猶以素情自處不相推下范伯玉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邪玄季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

孝武每晏集成令在位者沈醉沈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戒懷文曰卿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少年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

范縝著神滅論蕭子良使王融謂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垂刺爲此可毀棄之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邪

昭明與名士游玄圃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昭明不答直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

劉璉與友人孔暹同舟入東於塘上見一女子暹目送曰美而豔璉曰非吾友也解裳自隔

劉祭酒弟璉方軌率直祭酒嘗夜呼璉共語璉不時

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祭酒怪其久璉答曰向東帶未竟

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崔彥玄二子獨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言曰拱擴幸得不凡何爲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有損家代彥玄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

蕭引爲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託引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爲李蔡致曲就令不平

不過免職爾

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文中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

中說

魏世祖選丁邴爲郎邴託疾不就詔問實病差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耳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十詔問欲爲郎否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爲郎者臣詔出不爲郎

三輔決錄

玄宗將幸東都以宋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璟在途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

素貴幸歸訴於帝帝嗟嘆良久益重璟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顏魯公在汝州淮西賊將僭竊問儀注於魯公公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惟諸侯朝覲之儀耳臨以白刃視之晏然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扳公入其黨因問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答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

韋澳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爲御史一日謂澳曰高公持憲綱欲與汝相面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馮拯在中書日孔道輔初拜正言詣馮許謁謝馮曰天子用君作諫官豈宜私謝執政道輔慙伏而退後道輔嘗語人曰如馮公者未足爲賢相然求之於今亦未易有

鄒浩調潁昌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獨加禮重純仁嘗屬撰樂語辭不爲純仁曰翰林學士亦作此浩

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 四朝史

鄭穆爲嘉定二王侍講居館下三十年非公事不至執政之門講說有法可爲勸戒者必反覆摘誦神宗曰如鄭穆德行宜在王左右 東都事略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字木魯狎時爲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 元史

長厚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于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東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韓詩外傳

寇恂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

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

鮑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獲罪司隸無所避也遂下車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

司隸鮑子都少時舉上計於道遇一書生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而卒不知姓字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卽賣一餅以資殯歛其餘以枕之素書著腹

上埋之未至京師有驄馬隨之遇一關內侯家住宿侯問曰君何以致此馬子都因說之侯乃驚愕曰此吾兒也使迎喪開棺視銀書如所言侯乃薦子都辟公府至司隸子永孫昱俱爲司隸皆復乘驄馬故京師歌之曰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列異記

李善字次孫南陽李元蒼頭也元以疫疾歿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計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負續逃亾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漚推燥居濕辛苦備嘗續

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長跪請白然後行間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鍾離意薦善行狀允武詔拜善續並爲太子舍人

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廉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托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耶范訶之曰君困厄簪亂耶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

侍及歿竟不言身自將車送至南陽葬畢乃去

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温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距不與通因載病去至汲止客舍中六七日苦無醫聞汲令應融好事諸生欲往語之恬曰謝著舊友也尚不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諸生事急便至寺門口白融聞之驚愕徑詣牀蓐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爲國家幹輔何有默止客舍邂逅不自貞哉願相隨俱入解傳伯林辭讓融不聽歸取衣車躬自御之手爲丸藥三四日加劣便制送終具後病稍損相對悲喜止傳中數十日伯休彊健酣宴乃別

伯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  
中郎融爲廬江太守遭母喪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  
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去  
鄴淺薄流聞遂不爲公府所取 風俗通

汝南太守李伋選周子居黃叔度艾伯堅郅伯尚封  
武興盛孔叔六人應歲舉受版未行伋歿子居等遂  
駐行喪伋妻於柩側下帷見之厲以宜行子居歎曰  
不有行者莫宣公不有止者莫卹居於是與伯堅卽  
日辭行封黃四人畱隨柩車 杜元凱女戒

太傅陳蕃爲閣人所害宗族門生皆斥免禁錮友人

朱震時爲銓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  
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備受考掠誓歾不言故逸得

免後黃巾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 震字伯厚初爲

州從事奏太守單匡賊罪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  
超桓帝收匡下廷尉并以譴超超詣獄謝三輔諺曰  
車如雞棲馬如狗  
疾惡如風朱伯厚

張儉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謂欽曰張  
儉知名天下而亾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  
起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  
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  
陳重在郎署有郎負息數十萬債主日至煎求無已



重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爲將有同姓名者

謝承後漢書

徐孺子清妙高峙超世絕俗嘗事江夏黃瓊後黃公歿孺子往會葬無資自致賫磨鏡具自隨所在賃磨鏡取直然後得前

有人臨蠶求簇箔者司馬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已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爲與人微曰人未嘗求已求之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

司馬徽別傳

王騫有墅在鍾山良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

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媿

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甚愛之及祖約之誅安歎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觀逖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爲沙門

郗鑒嘗食周翼粟鑒夢翼追撫育之恩解職席苦心喪三年

王志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淳厚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號馬糞諸王爲

長者

何隨目不視色口不語利著譚言十篇論道德仁讓

嘗有屠牽豬過隨門豬索斷失之強認溷中豬隨便牽與之家養竹園人盜其筍隨行遇見之恐盜者覺怖走竹中傷其手足挈屐徐步而歸華陽國志嚴植之性慈仁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醫藥以爲棺殮殯之又緣柵塘行見患人臥塘側問之云姓黃家本荊州爲人傭賃疾篤船主棄之於岸植之惻然載逸療之經年而愈願終身爲奴以報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

房彥謙爲涇陽令家有舊業兼前後居官所得俸錢皆以周卹親友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顧其子玄齡

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隋書

李尚書翺在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問之是故韋左司愛姬之女李公速命更其舞衣延入與韓夫人相見見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遂於賓榻中選士嫁之舒侍郎元輿聞之贈李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韉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詩話

韓魏公爲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

韓億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捃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  
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奈何  
錮人於聖世

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莫敢有送者王待制  
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讓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  
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爲范公黨人公之  
賜質厚矣聞者歎服

清介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  
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

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  
不受其弟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夫唯嗜魚故  
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  
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則雖嗜魚此不必能  
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  
不受魚我能常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  
於人之爲已者不如已之自爲也

韓非子

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有獻金馬者奐召主簿張  
祁入於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屐使金

如粟不以入懷盡還不受威化大行水經注

郝子廉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飲留錢席下而去每

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風俗通

伏暉為新安太守清恪時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

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至無以為繩

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

婦取棗以啖吉吉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

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命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

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

揚子撰法言蜀富人贖錢十萬願載一各子雲不聽

償其直可矣去婦

不已甚乎非可為法

且刪

比人以畜也非正

理

以富人無義正如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論衡

姑臧稱富邑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孔奮在職

四年財產無所增或笑之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

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

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光武召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

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

威能討姦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

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蘇瓊為清河郡人樂陵太守趙頴年八十餘五月得

新瓜一雙自來奉固請乃留瓜聽事梁上竟不食人  
聞受瓜欲貢新果至門知穎瓜猶在相顧而去

閻敞字子張爲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嘗被徵以俸錢  
百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嘗舉家病歿惟孤孫  
九歲嘗未歿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問敞孫長大求  
敞敞見之悲喜取錢還之孫曰祖惟言三十萬今乃  
百三十萬誠不敢取敞曰府君病困謬言耳郎君無

疑

汝南先賢傳

陳翼字子初到覽鄉見馬傍有一人病呼曰我長安  
魏少公聞卿廬江樂來遊今病不能前翼迎歸養之

有金十餅素二十疋旣歿翼賣素買棺衾以金置棺  
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之吏捕翼翼具言  
棺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翼送長安  
還之

廬江七賢傳

王良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  
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  
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  
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  
還

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千金以資物班群臣鍾離意得

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其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曾子回車於勝毋惡其名也帝曰清乎尚書之言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熟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熟者也威竈更

然之

負彼厚名恐非長者心

中平間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黃雋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雋蓋勳爲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勳謂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爲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

曹公在官渡召華歆賓客送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皆無所拒密各題識歸去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爲罪衆留所贈而服其德

魏裴潛爲兗州刺史作一胡牀及去官畱以挂柱梁

簡文詩不學胡威緇寧挂裴潛牀李白詩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牀

沐並字德信少以清介立名傳播異域吳使諸葛子瑜朱義封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牁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共食後熟者答言不煩爾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那

有戶類林 卷之二  
王茂弘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暘樂道不以風塵經懷  
王道守別傳

胡威字伯虎父質爲荊州以忠清顯及威爲徐州世  
祖賜見與論邊事及平生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  
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爲勝汝邪曰臣父清畏人  
知臣清畏人不知

晉陽秋

謝石奴請吳隱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  
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  
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  
妻劉氏齋沉香一片隱之見之投於湖亭之水

郭世通嘗同人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  
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嘆以半直與之世通  
委而去

樂法才爲建康令不受俸秩梁武常嘉其清節曰可  
爲百城表矣

昭明太子聞明山賓築室不就令曰明祭酒出撫大  
籓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  
送薄助并貽以詩曰平仲古稱竒夷齊昔擅美今則  
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署宅歸仁里庚桑  
方有繫原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將招三徑士

劉番  
梁典

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梁典劉敞好施務周人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

北齊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變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

貞柳下姬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匹

袁聿修爲尚書郎十年未嘗受斗酒之遺尚書邢邵每呼爲清郎及邵爲兗州聿修以太常少卿巡省邵送白紬爲信聿修不受邵答曰弟昔作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裴昭明爲長沙郡丞罷歸刺史王蘊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命之禮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



褚彥回詣虞願願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四篋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曰吾所衣著止麻布蒲練此物於吾何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門生遜請察厲色驅去

韋夔至延州見弟孝寬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之夔惡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之同出不同歸吾之操行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吾不欲也乃乘舊馬以歸後周書

江陵平諸將大獲財物唐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初不信之密遣使檢閱唯見墳籍而已文帝乃歎曰孤知此人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

後周書

有投杵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後周書楊綰知友皆一時名士或造之者清談終晷未嘗及名利有欲干以世務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詞內愧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不遠數千里爭趨其門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

錢數千緡氈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  
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襪褻言是相公夫人  
使者遽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幽閒  
鼓吹  
李廙爲尚書左丞有清德妹夫劉晏方秉權見其晏  
室門簾甚敝潛度廣狹以麤竹織成簾將以贈廙三  
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然官燭油燈一炷熒然  
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

雅量

澹臺子羽齎千金文壁渡河陽疾波起兩蛟夾舟子

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舛波休  
乃投壁於河三投而輒躍出因毀而去示無恚意水經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之取左人中人遽人來  
告襄子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色  
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  
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  
兩城下亾其及我哉君子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  
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亾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者  
其難者也惟有道之上爲能持勝大事記

諸將戰陳不利多惶懼失其常度吳漢意氣自若方  
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所爲還言  
方修戰具廼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多優  
容之何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  
後進生何知廼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  
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于朝廷武聞之終不  
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  
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  
聖未嘗不造門謝恩

郭林宗遭母憂賈俶來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以林宗  
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  
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  
其進也俶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

左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  
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爲  
齊之忠臣魏之名賢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  
而去

庾業家富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爲宗慙設粟飯  
菜菹謂客曰宗慙軍人串噉麤食慙致飽而退及爲

豫州業爲長史。愨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

諸葛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漢城，虜姜維，驅掠士女數千人，還人皆賀。亮亮愨然有感，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虎狼，一夫有歿，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愧。」郭冲四事。

魏軍至，費禕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與禕別求共圍碁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行賊遂退。蜀志

蔣琬爲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

蔣公琬在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公琬與語，不時答，或搆戲於公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其慢上，殊甚。」公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所戒也。」文然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文然之快也。乃更以爲慢耶？」

山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故見者莫能

卷之十一  
稱謂而服其偉量

顧愷之盡贊

嵇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濬冲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遽色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

康別傳

王導接誘應會少有悟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欵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暱

晉陽秋

樂廣云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

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為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

其不可榮辱也

王安期去官東渡江道路梗澀人懷危懼王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謝太傅曰當爾時覺形神俱往

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着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

庾詵愛林泉遇火止出書數篋坐於池上有為火來者答云惟恐損竹乘舟從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

集異類本 卷之二  
十碩有人寄載三十碩後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訖默然不言恣其取足

房文烈嘗霖雨絕糧遣婢出糴因逃去三四日方擒得文烈竟無捶撻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

崔暹言文襄宜親重邢邵不知顧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耳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

陽城召爲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天子厭苦之城方與二弟痛飲人莫窺其際有謁城者城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辭城輒自飲客不得

已乃與之酬酢或客先醉什於席上或城先醉臥客懷中竟不聽客語

莊帝殺爾朱榮當時詔書溫子昇之辭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敕榮不視之

王崇文任兼將相而平居被服儒雅風度夷曠在武昌方閱騎士於鞠場旁古屋數十間忽崩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爲崇文指麾號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亦不問 唐餘紀傳

睦昭符金陵人保大中爲常州刺史一日坐廳事雷

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自若撫案叱之雷電遽散舉案得鐵索重百斤徐命舉索納庫中

南唐書

仁宗久病廢朝一日疾差思見執政坐便殿急召兩府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同列贊公速行公緩步自如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恐人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體

呂許公執政范希文屢攻其短坐落職知饒州呂再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當大用之豈可但除

舊職遂拜龍圖閣直學士經略陝西希文面謝曰向以公事忤相公不意乃爾獎拔許公曰豈復以前事關懷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密府三人屢於上前爭論晦叔獨不言上顧問之晦叔方開析可否語簡而當上常納之三人亦不能違也出則未嘗語人當時譏晦叔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辯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惟韓不顧徐曰無忿疾於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

治魏公後客語

慎密

魯有恭士名曰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  
日行陽一食之間三起先賢傳

孔光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  
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張九齡云省

不言車前之  
馬數而後對

陳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  
遣門人拒絕知友惟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

陳群前後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藁時人及子  
弟莫知也論者或譏群居位拱默正始中詔讓名臣  
奏議朝士乃見群諫事皆歎息焉

羊祜歷職二朝其嘉謀謹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或  
謂祜慎密太過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  
詞君臣不密之戒吾惟懼其不及

庾異行嘗與弟子樹籬跪而授條或云今在隱屏先  
生何恭之過異行曰幽顯易操非君子意也袞不忍  
為子隱晉書

阮思曠嘗云八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  
靜默無所修綜而物自宗焉

燕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為尚書郎會罷秦王  
欲令琛止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兄弟各處三國



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奕數就邸問東國動靜琛曰今三方鼎據兄弟並蒙附寵心各有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願聞何以見問  
十六國春秋

徐偉長不沽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王昶戒子傳王僧虔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何以加諸

殷景文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

朝政大小必以啓之形跡周密莫有窺其際者

陸慧曉為晉熙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云長史貴重不宜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平生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置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陳顯達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懷愧懼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者未有不敗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於前燒除之周捨每有表奏輒焚其藁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

左右國史詔誥禮儀法律軍旅謨謀皆掌之與人言  
謔終日不絕竟不漏泄機事

宋齊丘嘗參秘畫先主為於池中築小亭度之木橋  
至則撤起獨與議事率至夜分又為高堂不設屏障  
中置灰鑪匕箸兩人終日擁鑪畫灰為字旋即平之  
南唐書

### 儉約

晏平仲以齊君奢故澣其朝冠振其鹿裘 風俗通

東京楊氏表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表氏車馬衣服  
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及楊氏 華嶠漢書

江湛無兼衣餘食嘗為上所召值澣衣稱疾經日衣  
成然後赴牛饑馭入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王暢時郡中豪族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  
敗以矯其敝劉表諫曰奢不僭上儉不偏下無乃皎  
然自貴於世乎暢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聯後漢書

謝太傅嘗造陸祖言祖言都無供辦兄子俶密為具  
餐太傅既至祖言所設茶果而已俄而俶遂陳盛饌  
珍羞畢具客去祖言大怒責數俶曰汝不能光益父  
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杖之四十

王儉問周顥卿山中何所食顥曰赤米白鹽綠葵紫

蓼文惠太子問顯菜食何味最佳曰春初早韭夏末晚菘

王仲寶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叔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而去仲寶卽日毀之

庾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菹藹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庾杲之候樂頤之頤之設食惟枯魚菜菹杲之曰我不能食其母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我非郭林宗卿過於茅季偉

虞玩之爲少府猶躡屐登席高帝取屐親視訛黑斜

銳菜斷以苾接之間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着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知其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爲逸老計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乃謀治第顧何待而居乎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俸餘宜以周宗族若曹遵吾言無以爲慮范蜀公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攜茶以行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識鑒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  
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  
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謔日之役者有執蹠瘡而  
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  
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  
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  
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  
竊意之也管子曰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  
色顯然善樂者鍾鼓之色也秋然清靜者衰絰之色

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  
在臺上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喏  
而不唞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  
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

呂氏春秋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  
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  
於衛無故子盍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  
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  
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  
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

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

呂氏春秋

復橐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橐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爲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

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韓非子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隼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鞅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特爲鞅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鞅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庫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與兵而攻宋士尹池諫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

邱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向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弗辭邱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歿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知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邱成子之謂乎

延陵季子游于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

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晉中行文子出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

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韓非子

伍員亾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

吳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白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卒受其欺

吳越春秋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五羖大夫說苑

知伯行水魏桓子韓康子驂乘知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亾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知伯曰韓魏必反矣知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亾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

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  
而何明日知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  
趙氏游說使疑二家而懈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  
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  
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知伯曰  
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  
情故也

平原君勸趙孝成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  
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  
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

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  
者執志强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爲人勇鷙而  
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  
嚴尤三將敘

丙吉子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  
取齋衣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  
亾吾爵者必顯也

陶丘洪與華歆同郡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謀廢靈  
帝芬呼歆洪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廢立大事伊霍  
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芬果敗洪迺服



管幼安見公孫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爲廬  
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書  
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弗見由是度安其  
賢民化其德邴原時亦在遠好以清議格物度已下  
心不安之幼安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爲德言非其時  
皆招禍之道也密勸令西還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援兄况勃衣方領能  
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慰援曰朱勃  
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女稟學勿畏也及援爲  
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

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  
廉欲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  
遙見神髡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  
下史也歆笑曰當在山澤隱滯近洛陽史邪湛曰山  
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髡遂舉孝  
廉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髡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  
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  
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後  
卒如元禮言

郭泰性知人好獎訓士類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  
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  
仇季知之東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郭泰別傳

史叔賓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  
必失後果以議論阿枉敗名

王叔優與弟季道小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俟  
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  
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  
才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

守

黃允以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高才絕人足爲  
偉器年過四十名著矣然至於此際當深自匡持不  
然將失之矣

胡廣入郡爲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  
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敕真助求其才因大會諸  
吏真自於牖間占察之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到京  
試章奏廣爲天下第一

盛憲孝章逢一童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是魯國孔  
融時年十歲餘憲下執融手載歸舍與融談知其不

凡便結爲兄弟升堂拜親

會稽典錄

孔融在北海召王修爲主簿後舉孝廉時郡中有反者修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者唯王修耳言終而修至

杜畿自荊州還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且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如舊相識遂進之於朝傳荀令君舉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有負俗之累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

荀淑字季和爲朗陵侯相所在流化所拔韋褐芻牧

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爲英彥

先賢行狀

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仲長統過幹幹善遇之訪以時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無幾以并州叛卒至於敗

司馬德操有人倫鑒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時有以人物問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頰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司馬徽別傳

陶侃少有遠槩綱維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河南取爲長史謂侃曰昔吾爲牟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富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

陶氏敘

正始初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傅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錙巧佞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故廢矣

荀彧與傅嘏夏侯玄親善荀常語傅與夏侯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傅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荀曰功

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爲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爲二人莫能難

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登字公和嵇康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齋然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

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爲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文士傳

山濤爲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踟蹰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虞預晉書

王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群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爲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澄別傳

夷甫父又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舅羊

祜申陳事狀詞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亂化者必此人也晉陽秋

謝安石弘粹通遠温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文字志

桓温入關王猛以巾褐謁之温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有幾吾欲與之俱南曰公求可與撥亂濟世者友人薛強威明強自商山來謁察温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

謝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及

坐事誅兄子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公在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于舊混妻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亾矣

崔岳謂劉曜曰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晉載記

柳琮字伯騫所拔進皆爲時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爲

諺曰得黃金一笥不如爲柳伯騫所識江表傳

齊神武言崔俊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適

齊神武自洛陽還傾產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

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有澄清天下之志

梁竟陵守孫暲鄴城守張建並降裴俠曰暲目動言肆輕於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後皆如其言

蕭寶寅反蘇湛謂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才公與長安博徒小兒輩爲此計豈能辦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戶庭也

蔡王智積每懼禍自損或勸爲產業智積曰昔平原

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  
止教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通賓客曰兒子有才能  
以致禍也

鄭子默有名於世李僧伽曰行不通道文勝其質郭  
林宗所謂墻高基下雖得必喪此之徒也竟如言

房玄齡校讎秘書省高孝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  
如此郎者當爲國器恨不見其聳壑昂霄

楊元琰數歲未言相者云語遲者神足必爲重器

韓滉節制三吳所辟賓佐隨其林器用之悉當有故  
舊子弟投之更無他長嘗召之與燕畢席端坐不與

比坐交言公署以隨軍令監庫門此人每早入帷端  
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其力

李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獨至

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毋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  
衣裳楊公知獎今日遠謫安得不與之別數日夷簡  
奏爲御史晦謝曰平生未嘗得整顏色公何從而取  
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豈負國乎

語林

處士丁重能閱人觀于琮謂路巖曰于侍郎風儀秀  
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得不益  
其祿位哉後于果登台鉉

續世說

少府蒯欽揚駿姑子也數以直言犯駿人爲之懼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不過疎我我得疎乃可免不然與之俱族矣

盧攜貌寢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侮之宙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 宋朝類苑

唐待制肅與丁晉公爲友宅正相對丁將有弼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後因晉公南遷嘆曰丁之才術李贄皇之流動多而靜少任

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耳

張惟孝襄陽人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謂曰今日正我輩立功之秋惟孝不荅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羅致宴之仲宣樓酒酣因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或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侯紆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已危于是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



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宋史

言語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且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母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母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母周公曰唯唯明日與師而誅管蔡韓詩外傳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

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說苑

翟王使至楚楚王夸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林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婁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壤階三筴茆茨弗剪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賈傳新書

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魏王將入秦魏敬謂

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  
 王曰身重又曰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  
 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  
 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  
 甚然乃輟行 呂氏春秋

孔子玄孫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龍甚辨析穿不應  
 平原君問之穿曰謂三耳實難而寔非也謂兩耳甚  
 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  
 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辦事也其  
 人理勝於詞公詞勝於理詞勝於理終必受詘

騶衍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  
 有得善言齊人頌曰談天衍龍奭炙鞅過髡 史記  
 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之語曰天口駢 七略  
 漢哀帝語尚書鄭崇曰君門何以如市崇答曰臣門  
 如市臣心如水

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丞相語次云臯生子長食其  
 母乃飛時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其母丞相大  
 慙悔失言 桓譚新論

劉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  
 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李膺風性高簡每見符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  
幅巾奮裏談辭如雲膺每捧手嘆息

表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紹客多豪俊見玄儒者  
未以通人許之兢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或  
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應劭因自贊曰故  
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  
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劭有慚色

先主以伊籍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  
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

勞

蜀志

曹公欲易儲一日屏左右以問賈詡詡不對公曰與  
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適有所思公曰何思詡曰思  
素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曹公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孫權稱臣太子不書報鍾繇繇答曰同郡故司空荀  
爽言人多過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  
顧念孫權了更嫵媚

諸葛瑾與權談說諫喻未曾切愕微見威采粗陳指  
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托事造端如物類相  
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

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醉拜不能起帝呼入扶虞

嘯父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勅疏取語

語林

衛玠少有名理王平子高氣不辟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於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爲之三倒時人語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玠別傳桓宣武嘗問孟萬年聽伎綵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

嘉別傳

王肅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山常晦雪荒松多朔風彭城王勰甚稱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戲勰曰何意

呼平城爲彭城勰有慚色祖瑩在坐即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

潘京舉秀才到洛樂廣與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之曰君天才過人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已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

裴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冷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

象談論一座嗟服

摯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辨  
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  
嵇含與二陸譚覺詞少理暢言約事舉莫不豁然若  
春日之判薄冰秋風之掃枯葉

袁宏機捷辨速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謝安祖之於  
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  
一扇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  
坐嘆其要捷續晉陽秋

王澄語人曰彥國吐佳言如鉅木屑霏霏不絕誠爲

後進領袖

或問華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乎譚  
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  
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聞者稱善

慕容德因饗晏乘高遠矚顧謂尚書魯遠曰齊魯固  
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  
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非馬之雄辭奮談天  
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  
日荒草頽墻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

生公住虎丘講經宋文帝大會沙門食至衆疑僧律

日過中即不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曰白日麗天天  
言始中何得非中即舉箸而食莫不服其機辯

文帝好與羊玄保碁嘗中使至玄保曰上何召我耶  
子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碁

蔡洪赴洛人問吳中舊業答曰紙爲良田筆爲鋤耒  
墨爲稼穡義理爲豐年

徐之才嘗與朝士出遊遙望見犬兢走諸人試令目  
之之才即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是李斯東  
走爲負帝女南徂

劉繪爲南康相郡人有居穢里者刺詣繪繪曰君有

何穢而居穢里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  
嘆其辨速

何遠天性語不虛妄每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  
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

謝莊宋孝武時除侍中孝武嘗賜莊寶劍以與豫州  
刺史魯爽後爽畔帝因宴問劍所在對曰昔以與魯  
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

宋明帝出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含愧問侍臣曰吾  
且來如臯遂空行可笑座者莫答褚侍中言曰今節  
候雖適而雲露尚凝故斯暈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

駕遊豫羣情便爲載懽

齊張緒吐納風流聽者忘倦

崔邪利崔模入魏邪利子遣妻蔬布如居喪禮模子雖居處變節不廢婚宦崔元孫使魏魏人問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臣子兩遂忠孝並弘

博陵王納崔悛妹婚夕文宣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悛跪對曰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士賈思伯輕身禮士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容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騎思伯曰衰至便騎何常之有世以

爲雅言

魏李彪來使齊武讌之蕭琛於坐舉酒勸彪彪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悅服乃受酒

武陵王無寵於曲宴坐醉伏地貂抄肉粹武帝曰汗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踈其骨肉

齊高帝時魏人南伐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時未有答者張融在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

陶弘景爲人圓通慎約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

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

梁武問廣漢李膺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武帝幸豫章王疑宴集諸王獨不召畢疑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帝因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座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疑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

武帝嘗問群臣朕爲有爲無爲王份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

張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齊高曰何乃遲爲

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

會稽孔珪家列植桐柳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心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美之

釋僧鍾住中興寺永明初魏使李道固來聘曾於寺內帝以鐘有辯才敕令酬對時日影小晚鍾不食道固問何以不食鍾曰古法過中不餐道固曰何爲聲聞邪鍾答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當時以爲

名對

梁慧皎高僧傳

周盤龍爲散騎武帝戲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



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

元魏高祖名子恂愉悅懌崔光名子劭勗勉高祖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對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魏佛助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

徐陵至魏館是日甚熱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徐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客有姓譚者詣王儉求官儉謂曰齊戾滅譚那得有

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謔卒得職

朱雀門災齊武謂羣臣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相顧未答何敬容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至今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憫然左遷京杲

周武與蕭歸宴齊氏故臣長又亦預焉帝指謂歸曰是登埤罵朕者也歸曰長又未能輔桀翻欲吠堯帝

大笑酒酣帝命琵琶自彈之謂歸曰當為梁王盡歡  
歸請起舞帝曰王乃為朕舞乎對曰陛下既親撫五  
弦臣敢不俯同百獸

王德用年十九從父討西賊威名大振一日除樞密  
使孔德甫上言德用貌類藝祖宅枕乾岡因出知隨  
州謝表云貌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  
時人莫不多其言

真宗召陳搏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搏曰優游之  
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

必忠

王介甫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父吹笛于內公諭之曰  
請學士放鄭聲平父即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  
銜之

子瞻乞一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木獨稱周公之  
木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以其有德以將也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  
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黃魯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胷中  
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賜以兼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歎服

焦氏類林卷之二終

焦氏類林卷之三

建業

焦竑弱疾輯

王元貞孟起校

政事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  
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  
子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  
美若有若亾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  
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  
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

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為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

賈傳所著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寒老。寒老曰：曰忠，曰信，曰敢。

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說苑

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墻，深伯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歿也，則人莫之敢犯矣，何為不治之？

韓非子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

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韓非子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說苑

魏襄王時史起爲鄴令曰魏氏行田以百畝鄴獨二

百畝是田患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於是引

濤水灌田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今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兮終古瀉鹵兮生稻梁

文帝以廬江文翁爲蜀守穿湔江口灌溉繫田千七百頃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授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鱗萃蜀學比於

齊魯華陽國志○又秦宓傳云文翁遣相如來授七經還教吏民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豈相如亦十八人之一耶

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論衡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相乃開東閣管客館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次日曰翹材館次日曰接士館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西京雜記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雜記鄧都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外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史記

朱博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

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詞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之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

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酒卿恥杖拭用卿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刑所記姦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

尹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莫不肖及奸邪罪名

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趙廣漢善爲鈎鉅以得事情鈎鉅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

韓延壽爲潁川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

韓延壽爲東郡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



傳其類本 卷之三  
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言延壽止車問之  
卒曰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  
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  
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  
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  
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  
生延壽遂待用之

周紆爲召陵侯相延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  
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輒往至死人邊若與共語  
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闔守門人曰夕誰載藁  
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延掾耳乃收延掾考問具服後  
人莫敢欺者

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張敞既視事求問長安  
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問里以爲  
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  
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  
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欲醉偷  
長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里間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  
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  
罰由是抱鼓希鳴市無偷盜

張敞問弟武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敢言敞使吏送至闕戒吏自問武武應曰御黠馬者利其術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桂後惠文彈治之耶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

馮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張綱在郡一年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至犍爲負土成墳

舊典傳車駮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賈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陰興與張宗鮮于哀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世稱其忠

馬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摠大體而已  
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  
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  
黠羌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

祝良字石卿爲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  
乃暴身階庭告誡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登  
降人爲之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  
特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

長沙耆舊傳

童恢爲不其令邑人爲虎害乃設阱捕之生獲二虎  
恢呪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

於人王法殺人者死若虎殺人者俛首不然號呼一  
虎閉目如懼狀卽時殺之一虎奮躍而去

岑颯爲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  
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  
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羗含哺鼓腹焉知凶災  
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

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  
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贓受  
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  
直善今宣光以奏吾過是韓厥之舉也

杜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杜曰劉李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其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意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閻憲爲緇竹令以禮讓化人縣民杜成夜行得遺賄一囊有緇二十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華陽國志

劉矩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

鄭弘勤行德化隨車致兩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爲吉爲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幡畫象鹿明府其爲相乎

謝承漢書

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兒孫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

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

崔寔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納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練縵之具以教之民得免寒苦

虞芝州命部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室罪入重芝依法執案刺史畏勢召芝芝曰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馬苑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投傳去

長沙  
老日崔曰  
傳

吳祐遷膠東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趣歸伏罪性慙懼請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汗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張霸爲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但聞誦聲野無遺寇時人語曰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

益部耆舊傳

郡人周繆高絜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陳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鄰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異曰無有來謝勿復盜也

孔文舉在北海時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乏復言蘇瓊爲清河守性清慎沙門道研統資巨萬在郡多出息常得守令爲徵及欲求謁瓊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雪無可得論地上事因遂

### 焚券

許劭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召爲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爲濮陽長棄官還車騎將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邪遂單馬而歸海內先賢傳韓宣字景然爲大鴻臚始曲阜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爲大鴻臚及宣在官亦稱職故官中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魏略

傳玄爲中丞每有奏劾或日暮則捧白簡整襟帶坐以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

咸和中貴游子弟能談嘲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爲達卞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爲名士

鄧粲晉記

陶侃練庶事勤稼穡戎陳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閒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

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

晉陽秋

陸雲爲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王弘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盼接語歡欣者必無所諧人詢其故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

若求者絕官敘之分。既無以為惠。又不微借顏色。即成怨府。亦薄鄙所不任。聞者悅服。

謝方明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變者。則以次漸變。使無跡可尋。

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常。自執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謂主人所籍。郡縣訊問。主人自証。服慶疑。召問賈人曰。卿每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與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盡獲所失金。

顧憲之為建康令。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竟還本宅。盜者服其罪。

顧憲之為建康令。剖斷明決。人稱神宰。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清儉。強力為政。甚得民和。故都下飲酒得旨者。輒呼為顧建康。言其清且美也。

傅琰仕齊。為山陰令。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

傅琰為山陰。有賣鍼賣糖二老。姥共爭團絲。詣琰。琰樹團絲。令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翽為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傳有治縣譜父子相傳不以示人

劉玄明甚更更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為天下第一傅翽代為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作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

傅翽為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發姦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惟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徐勉掌伐魏軍書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

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耳嘗與門人夜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正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夏節忽榜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齊春秋

劉炫謂牛弘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可得乎

冀州市多姦詐趙炬為銅斗鐵尺百姓便之華陽國志

高允以獄者人命所繫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凶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

餘釁况凡人能無咎乎

高僕射頰每臥以盤盛粉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則記錄入朝行之

范邵爲浚儀令二人挾絹於市互爭令斷之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愠之色於是擒之服

罪後魏書

李曾孝武時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賊于常山界得一玆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貢之還令送鹿故處其見憚如此郡爲之謠曰許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

高謙之爲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僞枷一囚立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密遣心腹察市中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憂矣執送按問悉獲其黨

張允濟爲武陽令民有以犍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婦家不與牛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與即遣左右徹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家

李崇除兗州舊多劫盜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

之際雙椎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  
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即擒送自  
是諸州置樓懸鼓

周朗爲廬州內史稱疾去爵爲州司所糾還都謝孝  
武曰州司舉司愆失多不允臣在郡猛獸三食人蟲  
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  
可有之蟲獸之災何關卿小物

郎基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  
者乎惟頗令人寫書潘子儀曾遺書云在官寫書亦  
是風流罪過基答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張晏之爲北徐崔武子督察州郡至是無所案惟得  
百姓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反聞頌聲

宋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率群吏拜詔而已獄  
櫓生桃蓬蒿亦滿牙門虛寂謂之神門及還有老人  
丁金剛泣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  
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  
兩朝其家親族多爲言者所司理之至左司昉未詳  
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昉曰  
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言未食亦知天

下有累年羈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  
王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从者無宜更敘時人深  
賞之。

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問  
仲舒欲知今問齊澣則無敗政矣。韋絢戎幕間談

玄宗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  
金吾白杖如雨不能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  
安之爲理嚴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畫地曰犯此  
者从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踰者

馮伉爲醴泉令著論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義

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

劉昫唐書

崔郾治陝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治鄂則嚴法峻誅  
一不貸或問之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猶恐其擾  
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  
變也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  
與惡人游破產公爲捕盜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  
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  
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  
故不察。李文公集○襄城伯堯留鑰時刻此於應天

柳仲郢爲京兆政嚴明後出河南以寬惠爲政或疑不類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養

真宗朝許景山爲興元郡嘗修蕭何所爲故堰號其屬曰鄼侯方定天下乃暇爲此以灌農田今吾豈愛一時之勞而廢萬世之利於是因其壞堰大修之

李文靖爲相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公爲無口幾公笑曰吾居政府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循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宜多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邪

湘山野錄

張忠定公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髻傍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公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杖我邪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公援筆判云一日一錢乎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

歐陽曄治鄂州桂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曄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之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

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

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又詢則事無不審矣李旼問其旨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

謝泌名知人喜薦下吏知襄州日待鄧城令張逸特厚將薦之朝先設香案庭中置章其上望闕拜曰老臣爲朝廷得一能吏乃封上之逸官至樞密學士累典大郡有能名

墨客揮犀

孫夢得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問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薦之何也孫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人俱以風力名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無功輔政唯薦二臺官爲無媿耳

筆錄

王文恪以風節文辭著名而性好吏事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亟呼吏作教下縣令追買木一行人械送府既至皆以屬吏吏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姦也鞫之果重疊冒請盜印

爲之者洛人皆服其精明

雜志

范文正用士多取氣節而略納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爲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於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

各臣錄

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温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汗教甚美自今毋逮建議著爲令

鄒志完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而不

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爲常

晁氏客語

許冲元云嘗與某不足者於差除每用心或曰何也曰防其不肖之心生

客語

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諸州皆禁增價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商賈輻輳米價更減民無饑歎者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繫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甚壞佛未至露坐也孰若爲獄囚代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

魚貝類林 卷之三  
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爲之  
一空 玉露

何執中官台州獲妖人勘鞫久不得或曰何處州  
人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訊何以雜物問之能識其  
名則非是而置羊角其中餘皆名之至角則閉不肖  
言遂決其獄曰是爲師張角諱耳 宋莊綽雞肋編

胡汲仲在寧海日有羣嫗聚佛菴誦經一嫗失其衣  
適汲仲出行訟於前汲仲命以牟麥置羣嫗掌中令  
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  
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遂命

縛之還所竊衣

文學

光武正旦朝賀畢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  
不通輒奪其席戴憑遂重坐五十重京師爲之語曰  
解經不窮戴侍中 謝承後漢書○以下經術

殷亮建武中爲博士諸儒說經勝者賜席亮重席至  
八九帝曰學不當如是耶 殷氏世傳

井丹字大春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  
大春 楊康高士傳

魯丕字叔陵性沉深好學杜絕交遊不答候問之禮



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不忻然自得遂兼通五經爲當世名儒

范曄漢書

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於碑使工鐫刻立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文多偏僻不敢親教員而已惟樂祗五業並授

魏志

周續之詣范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

柳世隆盛事墳典張思曼語之曰觀吾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柳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衡陽王鈞手自納書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賀玠曰殿下家富墳素何復須此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効之巾箱五經自此始

徐廣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李謐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門生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蕭德言篤志於學晝夜無倦每開五經必束帶盥濯  
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  
曰敬先聖之道豈憚如此

劉昫唐書

少府五鹿充宗爲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  
與諸易家論充宗辯口諸儒莫能抗有薦朱雲者召  
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諸儒爲之語曰五  
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馬季長以英儒著名鄭玄往從之參考同異時涿郡  
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  
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

高士傳

王太尉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能通  
每云不知比沒當復有能通之者不王處仲謂太尉  
曰阮宣子可與言太尉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疊疊  
之處定何如耳及與宣子談言寡理暘王大歎服  
劉道光潛心玄易不好讀史常言讀書當味義根何  
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者理之門能  
明此者即吾師也

管輅舉秀才刺史裴微謂曰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  
秋毫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  
其理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

久矣輅至洛陽果爲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尚書在坐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論易中詞義何邪輅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輅別傳

何妥嘗詣楊伯醜論易伯醜聞妥言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辨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天然獨得論者謂非常人所及

衛宏長於古學及見杜林闇然而服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衛

子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願諸生無悔所學

許晏字偉君授魯詩於琅邪王改學曰許氏章句列在儒林故諺曰殿上成群許偉君陳隋風俗傳

張曜好讀春秋月一遍時比之賈梁道趙彥升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杜服謬邪曜曰何爲其然乎左氏之書備敘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

王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于禮教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鈔寫爲八帙又別鈔

條目爲十三卷朝儀舊典晉宋故事撰次諳憶略無遺漏當朝理事決斷如流

張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夏侯勝王陽蕭望之章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

唐陸放答穆宗云論語六經之菁華

庾子與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

蘇欒城爲其子籀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

矣語林

杜之松在河中嘗請王無功講禮無功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劉昫唐書

孫權謂呂蒙曰卿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軍中苦多務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明悟學必得之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獨不自勉邪蒙始就

學

江表傳

徐遵明詣田猛略受學一年欲去猛略謂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恐終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正在於此

徐文遠博通六經者儒沈重講太學受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奧境彼有所未見尚何觀焉

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論議奉倩獨好言道常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也兄侯難曰易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詞焉

以盡言則微言胡不可聞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詞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一時能言之士皆莫能屈魏志何平叔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士季諸人述之王翰嗣意頗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其不復應物失之遠矣世以王理爲得魏志

仲尼曰吾聞堯與舜等遊首山觀河者有五老遊河  
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  
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  
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符龍銜玉苞金泥玉檢封盛  
書五老化爲流星上入鼎論語識○以下著作  
九山東南曰天承山號宛委承以文玉覆以藍石其  
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金銀禹登衡山有赤繡衣男  
子自稱玄衣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簡書知道水  
方齋于黃帝之嶽禹乃齋登石簣山果得其文周行  
天下伯益記之爲山海經吳越春秋

孔子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抱河  
洛事北向孔子楷纒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孝經  
契

孔子作春秋孝經告備於天赤虹自上而下化爲黃  
玉搜神記

淮南王著鴻烈二十篇號淮南子自云字中皆挾風  
霜之氣楊子雲以爲一出一入字直百金西京雜記  
梁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爲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  
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  
序而竊位素餐者慚

楊雄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美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詞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依放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惟劉歆及范逵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

張伯松不好楊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古文苑

嚴尤聞雄歎謂桓譚曰子嘗稱雄書豈能傳於後世

平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王接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止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通經爲長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

馬融常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

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  
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  
子淮南子離騷

曹褒結髮傳充業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爲  
漢禮儀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  
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

何休美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救梁廢疾  
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乃  
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王充傳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

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  
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  
果得論衡之益

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  
抱數卷去邕丁寧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抱朴子

虞仲翔與孔北海書示以易註孔答曰聞延陵之理  
樂觀虞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  
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暑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  
賾旁通者也

傅玄少專心誦學後雖貴顯而著述不廢爲傅子內



外中篇行於世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  
沈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  
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不見賈  
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

王長文天資聰警高暢敏識治五經博綜群籍著無  
名子十二篇依則論語又著通經四篇亦有卦名擬  
易玄以爲春秋三傳傳經不同乃據經摭傳著春秋  
三傳十二篇又撰約禮記除煩舉要凡十篇皆行於

時華陽國志○長文開益州亂以通經筵得老蠶緣  
枯桑之卦歎曰桑無葉蠶以卒也吾蜀人珍於是  
矣拜蜀郡太守暴疾卒

裴子野撰宋略二十卷蘭陵蕭琛謂其可與過秦王  
命分路揚鑣梁典

劉捷卿續詩書禮樂春秋五說既成語人曰天下滔  
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

陳瓚秘書通九經百家自言得養生之術年逾九十  
猶勤於筆研著經史系華十卷然家甚貧人憂其衣  
食不足答曰瓚賢能不及顏子而祿壽過之何患貧  
也時益重之蘇亮錄

枚皐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  
卿首尾溫麗枚皐時有累句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

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  
典冊用相如西京雜記○以下文詞

肅宗始修古禮巡守方岳崔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  
詞甚典美帝嗟嘆之謂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  
此葉公之好龍也

魏武帝常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時帝適近出瑀隨從  
因於馬上具草呈之帝擊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損  
益魚豢典略

陳孔璋草檄成以呈曹公公先苦頭風是日臥讀琳  
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獻之文義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  
流之冠續晉陽秋

潘岳為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續文章志

陸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謂曰人  
之為文患其才少至子乃患其多文章傳

葛洪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五河之吐流  
泉源如一其弘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

嵇生云陸子十篇誠謂快書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  
損也其理弱者雖鴻筆不可益也每讀其文未嘗不  
廢卷而嘆恐其易盡

何參軍思澄與族弟水部散騎俱擅文名時人爲之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爾如其不然故當歸遜

范彥龍大重何仲言與結忘年交一文一詠范輒嗟頌嘗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俗麗則傷懦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

楊遵彥作文德論以古今文人皆負才遺行惟邢子才溫子昇王元景彬彬有德素

邢劭十歲能屬文雅有才思日誦萬言少在洛陽專以山水遊晏爲娛嘗因霖雨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

後飲謔旣倦廣尋經史一覽無遺文章典麗旣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

李百藥齊書

劉勰著文心雕龍旣成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王筠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

劉氏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

紀少瑜丹陽秣陵人才藻新拔嘗夢陸陸以一束青  
鏤管筆授之云我此筆猶可用卿擇其善者文因道  
進

開皇中有神雀降於含章門高祖因召百官賜讌許  
善心於座請紙筆製頌奏之高祖喜曰文不加點筆  
無停毫嘗聞其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隋書

薛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踞壁而臥聞戶外有人  
便怒

王勃所至請托爲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舌耕北里志  
王勃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掩面而臥忽起一

筆書之初不窺點時人謂之腹藁

全子棲每爲文則入自課庵一文必三草十年後悟

其淺近盡付於火生平凡三焚文集徵文玉井

皇甫湜稱退之文曰穿天心出月脇

李义兄弟並有文才同一集共二十卷號花萼集唐書

馮定能古章句新羅國傳定黑水碑回鶴記西番寫

定商山記於屏其名傳戎狄如此

盧郢金陵人徐鉉爲郢姊壻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

未就郢曰當試爲君抒思適庭下有石十夫不能舉

郢取弄之有頃頓飲酒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

占使書不寬易一字鉉伏其工

南唐書

子瞻謂劉景文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復踰此

語林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友人盛覽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商一宮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西京雜記以下詩賦

楊子雲工於賦王君大習兵器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桓譚新論

左思爲三都賦門庭藩溷皆置筆硯十歲方成

張司空見左太冲三都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

張紘見傅桐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

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  
神氣盡矣吳書

張融爲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  
徐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  
卽求筆增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  
路

高爽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鰲魚賦以自况其文甚  
工後遇赦得免

張率爲待詔賦梁武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  
敏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夏竦字子喬幼學於姚鉉使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  
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  
右廣言之竦益之得六千字鉉喜曰可教矣十七善  
屬文爲時所稱涑水記聞

鮑照嘗謁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  
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  
才異士沈沒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韜知  
能使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  
義慶大竒之

顏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曰謝五言如初日

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繪滿眼

靈運每一詩出都下貴賤莫不傳寫宿昔間士庶皆

徧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實二

王文海在會稽日境有雲門天柱山王常出遊累月

不返至若耶溪賦詩曰禪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

時以爲文外獨絕

王籍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欲無愧時人謂康

樂之有王籍猶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莊周

南齊世祖問王儉曰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曰謝朓

得父膏腴

梁簡文答新渝侯和詩書云垂示三首風雲吐于行

間珠玉生于字裡跨躡曹左合超潘陸雙鬢向光風

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爲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

門下泣破粉成痕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音手持口

誦喜荷交并

竟陵王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

此爲率蕭文琰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

乃與江洪等共叩銅鉢響絕則成詩皆可觀

柳惲少工篇什爲詩云亭臯木葉下壠首秋雲飛琅

邪王融嗟賞因書白團扇

孟浩然學不爲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間過秘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爲繼浩然集序

唐球居蜀中所著詩撚稿爲圓納之大瓢中後臥病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方知我苦心爾至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唐詩紀事

道標詩章比之潘陸當時吳興有清畫會稽有靈徹語曰雪之畫能清秀越之徹洞冰雪杭之標摩雲霄每飛章寓韻竹夕花時彼三上人者當四面之敵右

庶子李益書云重名之下果有斯文西還京師有以夸耀高僧傳○皎然字清畫湖州人謝靈運十世孫

王仁裕喜爲詩少時嘗夢人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並進五代史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說苑○以下耽學

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子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



公旦佐相天下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墨子

甯越中年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我不敢休人將臥我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爲周威公之師

呂氏春秋

張儀蘇秦傭書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掌內股裏夜還拆竹寫之

拾遺記

匡衡好學邑有富民家多書與之傭作而不取直曰願借主人書讀耳遂博覽羣書

衡別傳

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藜杖杖端出火用以照向具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以授之至向子歆從父受術亦不語人

拾遺記

楊雄語劉歆曰雄爲郎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奉冀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銘詩二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

上計孝廉及內郡衛率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齋油  
素四尺問其異語歸卽以鉛摘次之於槩二十七歲  
於今矣 古文苑

桓榮學長安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 榮別傳

朱穆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至不自知亾失衣冠顛  
墜院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

延篤欲寫左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  
記紙不可寫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  
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  
木聞一知二未足爲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

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

任末年十四學無常師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庵削  
荆爲筆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然蒿自照 拾遺記

任末好學觀書有合意處則題其衣裳及掌理以記  
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 拾遺記

邴原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曰童子何泣也原  
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一則羨其得學  
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  
就業長則博覽洽聞金玉其行 原別傳

曹孟德嘗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

葛洪丹陽人貧無童僕籬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  
入室累遭火典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鈔寫賣薪買  
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人少能讀之 抱朴子

皇甫謐之少也游蕩無度所養叔母歎曰昔孟母以  
三徙成子曾父以烹豕存教豈我居不上鄰何爾魯  
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  
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遭人而問少  
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 王隱晉書

皇甫士安耽玩典墳忘寢與食時人謂爲書淫或箴  
其過篤將耗精神士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有

修短懸於天乎

高士傳

沈攸之晚好讀書史漢中多所記憶嘗歎曰早知窮  
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蕭琛每云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  
惟書籍不衰

沈麟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織簾先生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

崔浩表於太武言臣稟性劣弱力不及健婦人更無  
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及夢與鬼爭議遂  
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

真正者少

劉松作碑銘示盧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邢子才後爲文示松松復不能甚解乃嘆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沈麟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手寫納書三二年滿數十篋

齊春秋

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於舍壁以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

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从夕達旦時一昏睡焚其書及覺復讀常恐所見不博聞有六書必往所借

崔慰祖謂之書淫

李琰之每休暇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語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

宋人詩讀書祇爲聲名計只恐廬山也笑人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魏董遇字孝真從學者苦渴日遇言當以三餘夜者日之餘冬者歲之餘風雨者時之餘

賀琛方受業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

盡其義終不肯食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魏收隨父赴邊欲以武藝自達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月坐版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版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年二十七上南狩賦甚見褒美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走鬼

侯道華好子史手不釋卷嘗曰天上無愚懵仙人張子韶謫南安病目執書倚柱向明而觀者十四年歲月既久埽上雙趺隱然泊北歸乃書此事於柱後

人爲刻之

梁溪漫志

劉穆之與朱齡石便尺牘嘗於武帝坐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以下敏捷

王勳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同日受冊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百官在列方知闕禮勳召五吏在前執管口授一時都畢其辭粲然衆皆悅服令狐楚爲太原書記鄭儋在鎮暴卒不及指揮後事軍中誼譁將變忽夜數十騎持刀迫楚至軍門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立成讀示三軍無不泣感

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碁語  
笑誼譁而不妨締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每盈  
一幅則令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數千言歸田錄

黃祖長子射嘗與禰衡俱遊共讀蔡邕碑射恨不繕  
寫衡曰吾一覽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因書出之  
射馳使寫碑校如衡所傳書以下強記

王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  
使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  
信以帕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道一

陸倕所讀一徧必誦於口嘗借漢書失五行志四卷  
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臧嚴於學多所諳記湘東王嘗自執四部書目試之  
自甲至丁卷終各對一事併作者姓名了無遺失  
裴諏之嘗從當景借書百卷十許日遂返景疑其不  
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  
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裴生矣

朱遵度避耶律德光之召挈妻孥攜書雜商賈奔楚  
王待之甚薄杜門却掃諸學士每爲文章先問古今  
首末於遵度時號幕府書廚十國紀年

杜學士鎬博聞強記凡有檢閱先戒小吏某事在某書第幾行取視無差士大夫有所撰著各以古事無不知者雖晚學卑品應答不倦時人號爲杜萬卷墨客

揮犀

靈寶經仙術也吳王伐石治宮而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問仲尼曰赤雀銜書以置殿前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曰此乃靈方長方之法禹所服也禹將仙化封之各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銜之殆天授也抱朴子○以下博識

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

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漢武故事

山海經云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窳窳帝乃牯之於疎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以髮繫之於山上盤石之下在開題西北漢宣帝時使人鑿上郡發盤石得一人徒跣被髮反縛械一足莫有識者劉子政按此言之宣帝大驚時人爭學山海經向別傳

竇攸舉孝廉爲郎時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燐燐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鼯鼠

也帝問何以知攸曰見爾雅按秘書如攸言詔賜帛百匹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卽歾參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僕囊

吳書

張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答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山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問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樹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於

是如其言聲聞數十里

異苑

魏帝殿前大鍾不扣自鳴人皆異之以問茂先茂先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鍾鳴應之耳尋蜀都上其事如茂先言

洛下有田宄婦欲殺夫推而下之久乃至底得宄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如此九處最晚行至告饑長人指中亭柏樹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須三捋得三珠令食後所得者遂不饑復尋宄行出交州還洛問茂先云九處地仙名九館大夫羊爲癡龍初一珠食之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療饑而已

幽冥錄



陸機嘗餉張華鮓於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旣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雒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視雉側果有蛇蛻東督字廣微博學多識元康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督督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

文士傳

劉元海幼好學尤好左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

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不知君子之恥也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衆

晉載記

王彪之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著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王氏青箱學

竟陵王得古罌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陸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詳視器底彷彿可識如澄言

沈約於坐策劉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僊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可人雖吾家平原請張

壯武王桀謁伯喈必無此對

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滯校年月一字無差

任昉得一篇闕簡文字零落諸人莫能識劉顯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

劉士深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楮酒而作楬字昉問此字是不劉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各昉又問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劉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實不憶此劉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乃載其賦云三重

五品商溪檨里昉卽檢楊記言皆不差

劉杳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事約曰鄭玄答張逸謂爲畫鳳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魯郡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曹凝於青州發齊景墓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皆古遺器知非虛也沈約又云何承天纂文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記云古來至今不舛約檢二書一如杳言

崔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與平原劉孝標皆以碩學  
被徵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  
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喫  
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朓歎曰假使班馬復  
生無以過此

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  
使賓客隸事多者受賞事皆窮惟何憲爲勝乃賞以  
五花簾白團扇容氣自得王攜後至儉以所隸示之  
曰卿能奪之乎攜操筆便成文詞華奧舉坐擊節攜  
乃命抽憲簾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

者負之而趨

陸常侍好學無所不覽行坐眠食手不釋卷王僕射  
常自以博聞過澄澄曰僕少無事惟以讀書爲業且  
年倍令君令君少便執掌王事雖復一覽便諳然見  
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侯儉  
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  
服

王僕射在中書省出巾箱机案雜物服飾令學士隸  
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陸常侍後來更出  
諸人所不知事復數條并奪物將去

魚尾類林 卷之三  
張綰與兄纘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以百事綰對闕其  
六號爲百六公

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  
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潁陰侯  
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  
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識

張永開玄武湖過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  
之朝何承天曰此亾新威斗王莽時三公亾皆賜之  
一在冢內一在冢外此必甄邯之墓果然

隋獻皇后崩公主以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牛弘

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  
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  
盡在此矣

劉炫自陳所能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  
經論語孔鄭王何杜服等注凡十五家雖義有精粗  
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  
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數微妙至於公私文翰  
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

孝昌中廣平第掘得一古玉印敕召祖瑩與李琰之  
辨之瑩曰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時所獻乃以墨塗

字觀果如所言

孝武西遷雅樂多缺有罇于者近代絕此器或自蜀得之皆莫之識斛斯徵曰此罇于也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將之其聲極清衆咸歎服

李後主獻画牛一畫在欄外夜歸欄中太宗以問羣臣無知者僧錄贊寧曰南徭海中方諸蚌有淚得之和色着物則晝隱而夜見沃焦山風燒嵐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見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經後杜鎬檢三館書果見於六朝舊書中

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一日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問墨智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卽今秘閣取此書既至今於第幾版尋檢果得之上喜甚未幾擢爲執政

語林

劉敞博學無不通自浮圖老子及山經地志陰陽卜筮天文醫藥略皆究知嘗齋太乙宮與內第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盛以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入繼大統

劉原父行狀

人有獲玉印遺劉原父文曰周惡夫印原父曰漢條侯印尚存於今邪或疑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

盧縮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

大服語林

有人問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讀漢書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

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語林

傅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

有岐謂之怪傳識之曰雖非怪也雨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後果驗可類于雲別鼯鼠曼倩識騶虞蘇光錄

雖以醉反



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枝葉皆

出煙色青白如焚香至暮方止木如故歷訪儒士莫

知其說惟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于木禍發必克

疑有將士作亂而不成者月餘果有告戍卒謀亂者

皆獲楊彥巖筆錄

焦氏類林卷之三

五

焦氏類林卷之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焦氏類林卷之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業 焦 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幹局

管子得於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女唱女爲我和其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遠管子可謂能因事役人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而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乎呂氏春秋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



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公歸。

驃騎東平王蒼辟朱暉爲掾。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暉曰。若之何。暉望見

少府主簿持璧。卽給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蒼旣罷。謂暉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

孫策夢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曰。今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揖盜。未可爲仁也。乃易服扶上馬。使出巡軍。

陳矯從征漢中。太祖崩。羣臣徇常以爲太子卽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卽位。以繫遠近之望。卽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矯以王后令策太子卽位。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

信一時之俊

王丞相善於因事初過江帑藏空竭唯有練數千端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遂涌貴乃令主者賣之端至一金

謝晦每以朝廷密事語其兄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爲戲笑以絕其言

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賓客輻輳求訴咨稟盈堦滿室目覽詔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言笑彌日裁有聞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

祖珽爲倉曹參軍神武口授三十六事出而疏之無一遺失

孔覲醉日甚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醒醉

徐紇有機辯強力終日治事不以爲勞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

斛律光聞琅邪王殺和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故自不凡入見後主於永巷曰小兒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出千秋門琅邪

必不敢動。乃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琅邪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

令狐楚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迂史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德宗卽位，淄青節度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

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土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從之。正己大慙服。

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

劉宴有精力，變通有無曲盡，其妙莫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遠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權悉在掌。握勺檢出納，雖至緡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宴始爲轉運時，財賦歲入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張易昇元中上元令後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飲醉就席酒甫行尋其少失遽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鬼戕暗啞自如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南唐書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高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謹王清臣塵史真宗不豫李迪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

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曰王所需也廼取案上墨筆攬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毒也卽上馬去宋名臣言行錄

宋英宗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韓魏公欲止召太子魏公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之其達權知變如此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謁告歸上遣伺察之何將至潞公亦爲之動幕客張少

愚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與聖從同郡因迎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管伎善舞聖從狎問其姓伎曰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卽取伎頂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納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伎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爲之霑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伎雜府伎中歌少愚之詩以侑觴聖從每爲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廐爲薪不可禁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曰天

實寒可拆與之飲宴自若卒氣沮無以爲變

曹武穆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憚之自是邊境無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亾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眴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爲襲已盡殺之

宋初遣盧多遜使李國王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王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缺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王亟令繕寫送之於是多遜盡得其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郡縣悉要地圖所

至皆造送至揚州牒取地圖是時陳秀公守揚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制供造及圖至都聚

漫志

而焚之具以事聞秀公蓋因前事有所感發也

蔡君謨知開封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兩

客語

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文正公一切委順

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

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

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有朱崖之行

趙南仲蔡父方寧宗時爲荆湖制置使蔡每聞警報

與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歾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

盡歾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

欲爲變奏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

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高宗南渡駐蹕臨安草創禁苑爲行在方造一殿無

瓦而天雨郡與漕司大憂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

以錢錙分俵關廂鋪席賃借樓屋腰簷瓦若干旬月

新瓦到如數陪還郡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

建炎初駕幸錢塘而留張忠獻於平江爲後鎮時湯

東野適爲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亟走

白張公張曰亟遣吏屬解事者往視有故則緩驛騎而先取以歸湯遣官發視乃明受僞詔也則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宜乎張曰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急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何忠之能輸哉湯曰然則當奈何曰今便發庫錢示行賞之意乃屏僞赦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卽去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郊賚時則可矣湯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

失文公集

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

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使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事中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以俊兵衛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虜脅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悉麾隸他軍頃刻而定瓊伏誅

殿帥楊存中有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筭一日無故怒逐之吏莫知其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

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無何御史  
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歸語其父其  
父奔告存中存中卽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  
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臺中果以爲言高宗出  
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

秦檜當國日民間以乏見錢告貨壅莫售京尹曹泳  
以白檜檜卽席命召文思院官趣者絡繹既至亟諭  
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  
以進入盡廢見錢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退夜呼  
工鞠液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

粟物賈大昂泉溢於市

宋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  
士謀爲變黃震白王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  
稽留耳卽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醮紅卓三百事  
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於酒坊茶肆取卓淨洗糊  
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  
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伎館蘆簾實以脂卷  
而繩之繫於夾道松樹左右照耀比於白日此皆難  
辦而易爲可爲吏役之法



賞譽

留侯贊尼父曰巖巖孔聖異代稱傑量合乾坤明參

日月道書洞天集

仲尼曰史鮪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

鬼直能曲於人說苑

田巴竒魯連曰魯連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哉

留侯七世孫張讚字子卿居吳縣相人里時人諺曰

相里張多賢良積善應子孫昌文士傳

伏湛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

謀慮朝之淵藪

王公子問桓君山以楊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

有此人

論衡○陽城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玄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

王仲任撫班固背曰此兒必為天下知名

抱朴子

繆斐字文雅代修儒學經術修明學士稱之時人語

曰素車白馬繆文雅

皇甫謐達士傳

荀季和八子並有德業時人號之八龍居西豪里渤

海宛康知名士也時為賴陰令以為其高陽氏有才

子八人今荀氏亦八人遂改所居曰高陽里

張璠漢記

桓彬以廢卒蔡邕論序其志以為彬有過人者四夙

智蚤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  
辭隆從容絜操也乃共樹碑而頌焉

華歆靈帝時與邴原管寧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為一

龍謂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龍尾 魏略

孔文舉英雄特傑如衆星之有北辰 孔融家傳

張紘與孔融書言虞仲翔頗為論者所羨美玉瑀磨

益光不足以損

東國宗敬蔡中郎不言名咸稱蔡君亮州陳留並圖

畫形像為之目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

顧雖少從蔡伯喈學琴伯喈賞異之曰卿必有成吾

以名與卿故雖與伯喈同名字元歎言為雖所歎 江表傳

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

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

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 翰著中論二十篇辭義典雅

沈友字子正才辯縱橫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

法每所至衆人默然莫與為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

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 張勃吳錄

趙戩遭三輔喪亂客於荊州州牧劉表以為賓客爾

時禰衡來遊京師詆訾朝士謂無復人反南見戩歎

曰所謂劍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  
弓典略

平原陶丘洪舉劉正禮為茂才是劉岱弟刺史曰前  
年舉劉岱奈何復舉劉繇洪曰若使明君用岱於前  
擢繇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聘騏驎於千里何所  
復難

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為繡虎目王仲宣為泥下潛  
蛙

諸葛孔明見殷禮歎曰東吳蕪蘆中乃有此人作書  
與兄瑾曰殷往嗣季才今之儔勝也通語

晉宣王與孔明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歎述足下不  
去口實

鍾元常言顏子既歿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令君  
為然

梅陶謂曹識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  
孔明陸抗諸人皆不能及

謝太傅云小時在殿廷會見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  
人

王世將高朗豪率王丞相庾太尉遊於石頭會世將  
至爾日迅風飛颿世將倚樓船長嘯神氣甚逸丞相

謂太尉曰世將爲復識事太尉曰正足舒其逸耳  
謝鎮西尚與羅君章爲方外之友常稱之曰羅君章  
可謂湘中之琳琅

或有人言羅君章可謂荆楚之杞梓桓大司馬曰此  
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

張華謂褚陶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  
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  
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盡

張茂先重成公簡宗舒曰公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  
比張安世

華性好人物至於窮賤候門之士有一分之善者便  
咨嗟稱詠爲之延譽

周顛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疑然儕輩不敢媒汝  
南賁泰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穎固多賢士自頃  
陵遲雅道殆衰今復見伯仁將祛舊風清我邦族矣  
晉陽秋

衛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  
禮論者以爲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謂諸王三子  
不如衛家一兒 玠別傳

諸葛恢字道明避難過江與穎川荀道明陳留蔡道

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明時人語曰京都三明明各

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中興書

蔡克未仕時山濤與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眾曰山子以一字拔人

阮籍孝盡其親忠不念君明不遺身知不預事愚不

亂治自莊周以來命世大賢其惟阮先生乎梅子

傅長虞為司隸勁直忠果劾案驚人雖非周才偏亮

可貴顧榮書

賀循論楊方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曾臆乃是一

國所推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

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佳穀

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為之贊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

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

枝葉扶疎

蕭思話從宋文登鍾山北嶺道有盤石清泉帝使於

石上彈琴因賜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褚彦回謂任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

為多一不為少由是昉名聲藉甚

袁粲每經傅昭戶歎曰經其戶寂若無聲披其室其

人斯在豈非名賢

李渾出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歡崔陵後至一坐無  
談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效如洪鍾響  
留中貯萬卷書使人那得不畏

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各時謂叔源風韻為高  
目望蔡肅肅如寒風振松目康樂凜凜如霜臺龍  
王令明素不與靈運相識嘗得一交言靈運辨博辭  
義鋒起令明時然後言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  
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如萬頃陂

褚中郎向淹雅有器量風儀端麗眉目如點公庭就  
列為衆所瞻為廬陵王長史卒官謝舉銘其墓曰弘  
治推華子嵩慚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為擬  
得其人

劉孝綽除秘書丞武帝曰第一官當與第一人

劉訐與從兄歆各履高操族祖孝標曰訐超超越俗  
如半天朱霞歆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良  
稷寒年之纖纈

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閏未為時知孔珪嘗令草讓  
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拆簡寫之謂珪曰士子  
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沈約每見王筠文咨嗟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

梁元帝問蕭大圜以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應答無滯帝曰昔河間好學臨淄好文爾今兼之然得東平好善則彌高千載

徐羨之嘗與傅亮謝晦晏聚亮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雅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

崔浩每與盧玄談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

吏部郎中陸印嘗稱李德林曰德林文章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

齊明帝云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傅修期耳

昭明太子執王筠袖推劉緯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

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齊武命植之雲和殿前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

江智深與沈懷文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  
人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

江淹謂郭鞏曰子之咳吐成珠玉吐氣作虹霓

徐陵數歲家人攜候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

麒麟也

何點稱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王儉以庾杲之爲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曰盛府

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

人以入儉幕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

陳後王問蔡徵蕭允之爲人徵曰清虛玄遠殆不可

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

太武指崔浩謂高車渠帥曰女曹視此人纖厓懦弱

手不能彎弓轉矛其胷中所懷踰於兵甲

文宣啓太后云唐邕一人當千又云邕手作文書口

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

楊愔每謂元文遙云堪解穰侯印者必此人

楊素每云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惟楊達耳

謝舉稱柳遐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

蔡大寶見柳莊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

隋文每問羣臣曰蘇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



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非威匹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

龐晃等前後短高頰帝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摩瑩皎然益明

韋祖征問弟子叡女自謂何如王愷杜惲叡謙不敢對祖征曰女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幹國家成功業皆莫女逮也

後周韓果破稽胡散其種落稽胡號爲着翅人文帝曰着翅之名寧減飛將

張文成爲徐有功贊曰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

懼鳳峙鷓臬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

孟浩然文不爲仕佇興而作故或選行不爲飾動以求真故似誕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於選部聚不盈於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士源嘗筆讚之曰導康挺靈寔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

王士源浩然集序

李揆美風儀善奏對每有敷陳皆符獻替肅宗賞歎之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第一故時人有頭頭

第一之說

揆曾爲入蕃會盟使行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致仕居東都杜司

徒罷淮海入洛見之言及事事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自有所承官職遭遇耳今形骸凋悴看卽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獨孤信見孫思邈曰器大難爲用耳

崔氏兄弟六人至三品宣帝歎曰卿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題所居曰德星堂京兆民卽其里爲德星社邠鄆鄆凡爲禮部五吏部再

畢誠爲翰林學士時河西羌擾宣宗召訪邊事誠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上曰不期頗牧在吾禁中玄暢見法朗曰吾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盡羅衡惟見此一子

王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各阮嘗曰聽景文談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

趙東山贊陸子靜云儒者曰女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 品藻

呂氏曰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楊朱貴已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尸子云墨子貴兼孔子貴仁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

子貴虛料子貴別

荀子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用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賢申子蔽于勢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辭而不知實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楊子云莊揚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

武帝謂東方朔顏淵之道德何勝方朔曰顏淵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生

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雖美不尊淮南子

趙簡子問成搏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

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說苑

魏文侯謂扁鵲曰子兄弟三人孰最善爲醫對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鏡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鵲冠子

漢桓帝問陳蕃徐穉袁閔韋著三人孰爲先後蕃答曰閔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故當爲先

曹操曰袁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

陳登使功曹陳季弼詣許謂之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季弼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竒逸卓犖

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乎瑣瑣亦焉足錄哉

孔融評邊讓曰邊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

劉寔以爲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魏志

顧邵嘗與龐士元宿問曰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

或問盧欽徐公景山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天下奢靡轉相倣效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盧欽論

劉備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難獨任也亮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持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

張惠恕少修節操吳王問群臣曰温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爲輩太常顧榮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温當今無輩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惠恕黜免未得其故思之數日曰吾今已了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司馬景王欲誅夏侯玄意未決問安平王孚云已才足以制之不孚曰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後至一坐悉起以此方之恐不如也遂殺之

語林

吳宣太子鈔選官屬東宮號多士使侍中胡綜作賓客目曰英才卓犖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

幽究微則顧譚凝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  
微游夏同科則范慎南陽羊道私駁綜曰元遜才而  
疎子默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  
指趣然道竟以此言不爲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時  
以道爲知言 吳志

陸士光真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  
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兄公讓明  
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  
足爲公望賀生沈潛青雲之上陶公兄弟才幹雖少  
實事故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 顧榮上琅邪王牋

范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吳士季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聖  
王之老成明時之儁又朱永長體履清和黃中通理  
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稟氣清純思度淵  
偉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張威明稟性堅明志行  
清朝居磨涅之中無緇磷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

逸光

晉蔡洪與周浚書

桓溫云顧長康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  
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 宋文帝文章志

世言周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

直

邢廣曰盧詢祖有規檢彌衡盧思道無冰稜文舉  
裴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柏鬱茂范雲廟在  
王橋蓬蒿不剪梁武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爲  
已歿裴爲更生

陳武與諸將晏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  
伐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  
暗狎於小而驕於尊矜其功而不收其拙周侯不擇  
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  
厭輕挑而肆志率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濟陰王暉云江左文人有顏謝任沈我溫子昇足陵  
顏轅謝合任吐沈

崔浩言於明元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王猛之經國  
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  
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先帝何如  
浩曰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  
霑四海自與羲農堯舜齊列臣豈敢仰名語至中夜  
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  
鹽酒故與卿同味

高伯恭與廣平游雅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伯

恭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前史載卓公寬中文  
饒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  
嘗見其慍喜之色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  
出口余嘗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  
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  
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股栗不能言宗欽以下伏地  
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  
音韻高亮明王動容仁及僚友向之所謂矯矯者更  
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王公以下望庭畢  
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

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  
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陋之於形  
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煬帝爲太子問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  
良將其優劣何如對曰楊素猛將非謀將擒虎鬪將  
非鎮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曰然則大將爲誰弼曰  
惟殿下所擇

或問張元一蘇味道王方慶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  
鷹王十月被凍蠅

朝野僉載

李華兄事元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作三賢論曰德



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詣人心。穎士當以  
中古易今世易於孔子之門。皆達者與使德秀據師  
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  
亂根源。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  
屈使當廢興去就。一歎一生間。而後見其節。

程伯淳受知神廟。神廟問張載。邢恕所學對曰。張載  
臣所畏。邢恕從臣游。晁氏客語

### 夙惠

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大逆  
讞。帝疑之。武帝年十二。爲太子侍側。對曰。繼母如母

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  
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從之。疑獄集

杜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貴戚  
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  
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  
擘後漢書

吳祐年十二。隨父恢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  
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在書多珍怪。上爲國  
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  
援以惹。故興謗。玉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際。誠先賢

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桓麟伯父烏官至太尉，麟十二在坐，烏告客曰：此吾

弟子，有異才能作詩賦，客乃作詩示麟，曰：甘羅十二

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麟，即應聲答云：邈矣

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余，蠢弱殊才

偉年仰慙，二子俯愧，過言。文士傳

濟北汎昭戴所，徐晏夏隱，劉彬少並，有異才，皆稱神

童，當桓靈之世，人號為五龍。濟北英賢傳

潁川荀子文，年十三，聰辨不羣，正光初，潘崇和講服

氏春秋，子文攝齊北面受道，時趙郡李予問荀住處

對曰：僕住中甘里，予曰：何為住城南，此有四夷館，意

以此譏之，荀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

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

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

無，卿予無以對，和曰：汝潁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

如錘，信非虛也。伽藍記

殷陶汝南人，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

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匱在焉，獨居廬，不動親

戚，扶持曉喻，莫能移之，啼號益盛，由是顯名。陶靖節集

魏武時，南方獻山雞，操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

取大鏡着其前雞見形而舞不止

異苑

曹冲五六歲有成人之智孫權曾致巨象操欲知其重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而載之則可知矣操大悅

管公明年十五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羣士論難鋒起公明人人酬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子春語衆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大人游獵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雋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爲神童

王弼十許歲便好莊老通辨能言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

弼別傳

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汰漉白瓦作鄭玄碑又自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

唐丁用晦序云學慙鼠狹智乏雞卵用此

士龍儒雅有俊才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為項託楊鳥之儔也

陸雲別傳

司隸徐正名知人苻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相

車頗秦書

後魏李賢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指而已或譏其不  
精答曰賢豈徒受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于心問者  
慙服

王儉幼篤學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  
太盛耳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  
枯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  
王僧祐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  
作率爾人

蔡興宗幼爲父廓所重與親故書小兒四歲神氣似  
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遊白母不宜受伯軌財軌

有愧色謂其子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祖瑩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不能止嘗密於灰中  
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後然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窻  
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內外呼爲聖小兒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年四歲祖愛異之以四函銀列  
置前令諸孫各取一季直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  
伯不應度及諸孫

永安王浚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  
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  
如字景裕不能答

或攜何遜集入洛諸賢皆賞之元文遙時年十餘一覽便誦邢邵云此殆古來未有

虞寄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笑曰郎子姓虞後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謝真八歲爲春日閒居詩從舅王筠竒之謂所親曰此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顧歡六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鵲歡作黃鵲賦而歸鵲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柳慶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遍便誦之無所漏

長孫紹遠年十三王頊聞其強記欲試之乃試以禮記月令紹遠讀數紙纔一遍誦之若流

賈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僉曰此子英英賈詎之後莫之與京

裴安祖年八歲就師讀詩至鹿鳴篇語兄曰鹿得食相呼况人乎自此未嘗獨食

楊愔四世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有李樹實落羣兒爭取之情頽然獨坐季父暉適入學館見而大異之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有美竹遂爲愔於林邊別葺室命獨處其中嘗銅盤具盛

饌以飯焉因責諸子曰汝輩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情從兄星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年後當求之千里外

徐之才年八歲與從兄康造周捨聽講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

李崇幼以父賢功拜爵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勲於國幼受列侯當報主恩不得終孝養是以悲耳

袁充年十餘歲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充應聲曰惟絺惟綌服之無數客大嗟賞之

袁君正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休袁答曰尊患旣未差眠亦不安

李百藥七歲時中書舍人陸又嘗過其父德林有讀徐陵文者云刈琅邪之稻坐客並不識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邠人藉稻注云邠人在琅邪開陽縣人皆服其機穎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七歲時讀書至牧誓問奈何以臣伐君貞公答曰應天順人耳又問用命賞于袒不

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答

樂天女金鑿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勒之

豐寧傳

李泌年九歲賦詩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吾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彼丈夫兮我丈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見者莫不稱賞張九齡獨戒之曰蚤得美名必有所折夫藏器於身古人所重况童子邪但爲詩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之爲妙後爲文不復自言嘗以直言諷九

齡九齡感悟呼爲小友

張九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大旨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公答如響且置卷歛衽曰精粗本末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言爲法諸老驚歎目爲竒童

警悟

王烈字彥方國中有盜牛者主得之對曰我邂逅迷惑子旣赦宥幸勿使王烈知之烈聞以布一端遺之曰恥惡則善生故賞之閭年之中行路父老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頃之父老復失劍於路有行人守之

至暮劍主還見之前代擔人也父老以告烈乃昔盜牛人也先賢行狀

張充少好逸游父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正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縱脫鞵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母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子有焉明歲翻然易操尋師就學鬱爲名士

伶玄字子于買妾樊通德有才色知書慕司馬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聞居命言厭厭不倦子于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驚嗜慾蠱惑

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顧眎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曰夫淫於色至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百物變態爲溝爲壑無所不往焉禮義成敗之說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盛衰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今婢子所道趙后姊弟事盛之至也主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衰之至也婢子拊形屬影識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相緣奄忽雖婕妤聞此不少遣乎飛燕外傳

邵員與虞俊鄰居員先不知俊俊至吳與張溫朱據會清言竟日溫等敬服於是吳中盛爲俊談員聞而



歎曰吾與仲明遊居比屋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風烈而令他邦稱我之傑深用爲愧

會稽典錄

王藍田性至狷急旣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嘗怒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着壁初不應之半日奕去始復坐

王懷祖初試宛陵令受贈遺修家具爲州司所檢至千三百條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改于昔

梁蕭恪爲雍州刺史委政羣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蔡遷王臺卿庾仲容皆有蓄積人聞歌曰江千萬

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帝以示恪恪大慙乃拆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奕棋廢業夜令蒼頭執燭或時睡頓則杖之奴曰郎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乃圍碁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乎琛悵然慙感遂請許赤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四

三

焦氏類林卷之五

豪爽

子高遊趙與鄒文季節相善及將還諸故人訣既畢  
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抗手高揖  
而已其徒問之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也乃今知其  
婦人耳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羣聚乎孔叢子

袁盎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  
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謂盎曰吾聞劇孟

建業

焦 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毋死客送  
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  
有急扣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  
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  
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盜

傅介子年十四好讀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  
功異域何能坐事散儒

西京雜記

索勸字彥義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酒泉燉煌兵  
千人至樓蘭屯田召善鄯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  
斷汪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肩堤勸厲聲曰

王尊建節河隄不溢王霸精誠滹沱不流水德明古  
今一也勸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陳被仗鼓譟謹叫  
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胡人稱神

水經注

馬援斬徵側傳首洛陽封新息侯乃擊牛醜酒勞饗  
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  
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  
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羸餘但  
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  
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  
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

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

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  
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  
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亦然謝  
承後漢書

馬實曰幸生盛明之世免輓瓦之資託爲丈夫當建  
名千載不可爲空生徒歿之物穢天地之間同上

吳郡王閎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閎拔劍斫水罵伍  
胥風濤得濟同上

陳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

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  
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  
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  
床臥使客臥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  
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  
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  
何但上下床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  
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堵陽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側水謂之白馬  
塞孟達爲守登之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

魚目類考 卷之三  
更失之乎爲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惻人心今水次尚  
歌之水經注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  
舞稍數迴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桓南郡作詩或時思不來輒作鼓吹旣而思得云鳴  
鵠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曹景宗旣賢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  
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劈礮聲箭如餓鷓叫平澤  
中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  
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

至今來揚州作賢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  
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邑邑使人氣盡

習鑿齒與桓泌以才氣相推鑿齒罷滎陽郡歸與桓  
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  
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  
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  
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  
日撫乘躊躇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  
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卽瑣瑣常  
流碌碌凡士焉足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

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盛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想其爲人况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此一時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竝爲景行乎當時賞其風期後邁

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是以策馬鴻鸞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晉載記

荀濟負氣每謂人云曾楯上磨墨作檄文

劉裕次山陽聞何無忌敗績卷甲兼行將渡而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有天命風當自息若其天不助舟

覆溺何足爲怪卽命登舟舟移而風自息

三十國春秋

李苗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之請出長安諸葛不許太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絕倒

高恭之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賢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

慕容儼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能拜人

宗慈答叔父少文問所志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王融為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  
過朱雀航聞人爭路乃椎車辟曰車中乃可無七尺  
車前豈可無八騶

桓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不  
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  
之伎何異犬羊乎

王斌初為道人有才辯能唱導而不修容儀嘗弊衣  
於瓦官寺聽雲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惟僧正慧超  
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罵曰那得此道人  
祿簞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問名叙勳僧

正那得無隊父道人不為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  
四座屬目

齊神武令諸子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  
須斬

王彥深不為羣從所禮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每  
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王儉當朝蕭琛年少未為儉識自負其才氣候儉宴  
於樂游乃着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其座儉與語大  
悅

周文育少時父使人寫蔡邕勸學及古詩遺之文育



不省曰但知有大槩耳誰能學此取富貴

楊纂每云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  
不沮人雄志

高昂與鄭嚴祖握槊劉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枷其使  
使曰枷時易脫時難昂卽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  
有貴不敢校

高昂龍準豹頸姿體雄異少不尊師教專事馳騁每  
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  
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  
敖曹故以名字之

煬帝遼東之役麥鐵杖請爲前鋒顧醫者吳景賢曰  
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炙頰瓜蒂歎鼻療黃不差  
而臥歿兒女掌中乎將度遼呼三子曰阿奴備淺色  
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歿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惟誠  
與孝爾其勉之

來護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  
飾孔武有力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爲國  
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事筆硯乎遂覽兵法曰此  
豈異人意也

李白見玄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

陳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金家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衆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

司空表聖甚爲王重榮父子所重嘗爲重榮作碑贈絹素千匹表聖致虞鄉市中人得取之一日都盡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

下衣服極敝命屈之與語大奇之曰以君才識必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貺之客亦不讓登舟奴婢偃蹇者輒鞭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張徐州也  
幽閒鼓吹

歌者袁絢嘗從子瞻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壁一碧無際加江流傾湧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妙高臺命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自起舞

任達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死更百年

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

桓譚新言

衛端木叔藉其先貲放意所好及病無藥石之儲禽滑釐笑其狂而段干生以為德過其祖賜

東方朔為郎常侍中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皆以為狂朔曰如朔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楊王孫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十金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亾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

按西京雜記楊王孫名貴史失其名

鄭泉博學有奇姿而性嗜酒閒居嘗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肥甘置兩頭反覆沒飲之倦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

吳志

鄭泉嗜酒臨卒謂其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阮嗣宗宏達不拘禮俗口不論事自然高邁兗州刺

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

魏氏春秋

阮籍嗜酒荒放露頂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

王隱晉書

伯倫肆意放蕩以宇宙爲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鍾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

名士傳

王尼蚤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

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

謝安縱心事外疎畧常節每畜女伎携持游肆王坦之嘗以書規之安荅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聊以自娛耳若潔軌迹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嘗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道未易爲人

宋明帝文章志

陶潛性真率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容我醉欲眠君且去

蕭恭從容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權興

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  
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放水肆  
意酣歌也

蕭介性高簡少交游惟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洽從  
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以比謝氏烏衣遊

沈慶之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則與  
馬爲三無人則與馬爲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

謝幾卿性通脫預樂遊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  
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若  
文宣賜陸法和奴婢錢帛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

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  
日醉一日病酒

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  
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  
反故紙乎

李行之臨終口授墓志以紀其志曰隴西先生行之  
以某年某月某日終於某所年將六紀官歷四朝道  
叶希夷事忘可否雖碩德高風有傾先構而立身行  
已無愧夙心以爲氣變則生生化曰歿蓋生者物之

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樂於其間哉乃爲銘曰人生  
若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所是非言終而絕  
劉舍度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跌宕名高一時嘗云不  
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惟重目前所見  
李元忠雖居要任不以物務干懷惟飲酒自娛時欲  
用爲僕射或言其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操聞之  
請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  
宜勿飲

梁忠烈世子性愛林泉特好散逸著論曰吾嘗夢爲  
魚因化爲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  
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  
性吾之進退常在掌握舉首懼觸捶足恐墮使吾終  
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世如脫屣耳

張融臨終與子書云吾生平行善自當凌雲一笑三  
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  
華經以吾平生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甞  
停閨閣

張天錫在北數游宴園池頗廢政事時有諫者天錫  
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  
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

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  
狡之徒若引申觸類庶無遺漏矣

袁粲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爲丹陽尹郡南一家  
頗有竹石粲徒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  
得主人出笑語歡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  
袁尹又嘗步履白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  
飲明日此人謂被知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  
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陳暄嗜酒沈湎兄子秀憂之致書諷諫暄答云昔周  
伯仁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二百

杯吾不以爲多吾嘗辟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  
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  
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  
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何水曹眼不識杯鎗吾口  
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  
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  
無多言非爾所及

司馬消難因暇尋高季式酣歌留宿旦日重門竝關  
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脇我邪消難拜謝請  
出終不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括消難頸更索

自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乃皆脫車輪更留一宿

邢邵脫畧簡易有齋不居坐臥常在一小屋果餌之屬常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士無賢愚皆傾接對客或解衣擇虱且與劇談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閣爲犬所吠言畢輒撫掌大笑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無功荅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

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王無功求爲大樂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無功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歿其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歿無功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遂棄官去

韓朝宗爲山南采訪使謂孟浩然間代清律寘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奏挾與偕行先揚於朝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友生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諾而怠之無乃不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畢席不赴

王士源浩然集序

裴度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歿時至則行



裴令臨終告門人曰吾歿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  
未成軟碧池繡魚尾未長漢書未終篇爲可恨耳

公語

遺語

司空圖預爲壽藏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  
或難之圖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  
何不廣哉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歲時  
村社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

馮惟一爲太常頗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  
雖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卽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  
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

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伎樂殆以百數所得月  
俸盡散諸姬熙載敝衣芒屨作瞽者持獨弦琴俾舒  
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爲笑樂

右補闕正己四十四致仕預製棺題曰永息菴置諸  
寢室人勸移之僻地曰吾欲見之常運歿想滅除貪  
愛耳

李愚告人予夙夜在公不曾爛遊華胥國欲於洛陽  
買水竹作蝶菴謝事居其間菴中當以莊周爲開山  
第一祖陳搏配食然忙者難爲注籍供職

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間

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  
獨存亦何足樂

子瞻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  
水無際淒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邪已而思之天  
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  
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  
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逕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  
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存存方軌八達之路乎念  
此可爲一笑

周公謹諸人邀趙子固各攜所藏書畫放舟湖上相  
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旁若  
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艤棹茂樹間指林麓最幽  
處瞪目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  
數十皆驚歎以爲真謫仙人

慎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及  
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  
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  
河陽釋法常性英爽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卽  
熟寢覺卽朗吟曰優游麴世界爛熳枕神仙謂人云  
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賢賤之拘無

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樂其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蜚都則又蒙騰浩淼而不思覺也

寵禮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說苑

范蠡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越王令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

國語

董仲綬知為儒臬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律是

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珪璧之敬

論衡

孝成帝翫弄衆書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又以桓君山藏書多待詔門下時人語曰玩楊子雲之篇樂于居千室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財帝嘗謂祭彤可屬以重任從東巡守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鄭弘為太尉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肱自卑明帝問知其故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

謝承後漢書

肅宗詔黃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香後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迺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

王郎剛猛能解盤牙破節目考驗楚王瑛謀反連及千餘人事竟引入詰問無謬一見賜御筆墨再見賜

佩帶三見除司徒西曹掾

陳留耆舊傳

馮豹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敕令

勿驚范曄漢書

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

皆拜伏廷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焉令左右讓之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即歛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顧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請為諸君分河南尹羊陟知壹非常人明旦大從車騎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

太守者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接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蔡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聞王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當盡與之

呂蒙病發孫權迎置所館之側所以治獲之者萬方時有加減權爲慘感欲數見又恐其勞動常壁瞻之

見少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喏夜不能寐病中瘳爲下敕令

吳錄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明帝一日引於廣室慨然言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擬議辭避帝曰方與君善語復何事謙挹

羊元敬嘗詣謝混謝拂席易衣然後見之時康樂在坐退告宣遠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由此益知賀琛進見武帝語輒移晷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人呼之

史寧遣使詣周文請事周文以所服冠履衣被弓甲等賜寧語其使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衣公善始善終無損功名

後主晏東宮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

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卽手授

譏後主幸鍾山開善寺召从臣坐寺西南松林下敕

張譏豎義索麈尾未至勅取松枝手以授譏

陳書

韋綬在翰林德宗常至其苑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士鄭絅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蜀纈袍覆而去

唐書

王起文宗時侍講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卽以榜子寫對故起著口宣十卷

李訓講周易時方盛夏文宗命取水玉腰帶辟暑犀如意賜之曰如意與卿爲談柄

真宗祀汾陰召華陰處士种放不至問使者云臣到放所居適于草廳中看画水牛詔閱行在所得古画四十餘軸悉賜之

宋學士王珪召對藥珠殿設紫花墩命坐珪英宗挽詩曾陪藥珠殿獨賜紫花墩紀此事

企羨

趙咨拜東海相道經滎陽令曹暉迎謁不爲留暉送  
至亭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  
爲天下笑卽棄印綬還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爲  
時人所貴如此

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  
客慕之自父黨宿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  
止黃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  
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  
山南遂有公超市

益州刺史董榮圖畫譙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

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真鑒世盈虛雅明  
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  
是圖嗟爾來葉鑒茲顯模

大血部 考有舊傳

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  
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  
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  
在霄漢

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爲北海相欲其反郡敦請懇  
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倘  
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其蕃椽林木必繕治

墻宇以俟還向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尚父今可成曰鄭君不得稱名

孔融深敬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寔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開廣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袁紹一見玄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

殷若小說

孔融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拯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卽遣兵三千救之

吏部郎謝眺雅重江革嘗候革時大雪見革敝絮單席嗟嘆久之乃脫所着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克臥具而去

蕭允爲會稽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爲詩叙意詞理清典



任昉爲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號爲龍門遊  
陶隱居深慕張良爲人曰古賢無比

張鏡少與顏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張靜  
默無語聲後顏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牀坐聽辭

義清玄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叫  
表淑德候李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  
吾羞對軒冕

仲長子光隱居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王無功  
愛其真素徒與相近

白傳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酒塚前方丈之士常

成泥滓

賈黃巾談錄

蕭穎士嚴酷異常有一僕事之十餘年穎士每加箠  
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僕曰我非不能  
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奧耳

仕宦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  
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  
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  
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  
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

韓詩外傳

西門豹爲鄴令清尅潔愆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

韓非子

孔臧仲尼之後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專修家業漢武遂用之

孔臧集序

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竝專

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後漢尚書郎下筆爲詔策出言爲詔命其入直官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練爲之給帷帳通中枕大官供食物餅餌及五熟果實之屬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給指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

護衣

漢官儀曰沈佺期直宿詩大官供宿膳侍史護朝衣

鍾離意上書薦劉平等有詔徵之特賜辦裝錢

楊震客居於湖不荅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鷓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之服象也數三者法三

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馬融少而好學大將軍鄧騭召爲舍人棄遊武都會  
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  
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何者身貴於天下  
也豈以曲俗咫尺爲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爲  
校書郎出爲南郡太守融自叙  
梁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  
登高望遠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歿當廟  
食如其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  
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竝無所就

崔烈入錢五百萬爲司徒於是聲譽衰減嘗問其子  
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對曰大人少有英稱歷  
位御守論者咸謂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  
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  
鈞狼狽而走

御史大夫張忠辟孫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  
設儲待寶自劾去後署寶主簿廼徙入舍祭竈請比  
鄰忠使所親問曰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  
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例不爲主簿子旣爲之  
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對曰高士不爲主簿而

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文學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况主簿乎

趙溫字子柔初爲京兆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歿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

蘇瓊幼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否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參軍

胡廣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竝爲三府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

魏何昌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員缺則才足相代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車

劉靖爲河南尹應璩與書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

民之術日引月長

魏志

蔣濟遺衛臻書曰漢祖遇亾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荅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竒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盧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盧毓爲吏部魏文謂之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

作餅不可啖也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

劉廙兄望之劉表從事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見害

諸葛誕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亟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

魏志

舊儀侍中親省起居俗謂之執虎子始蘇則同郡吉

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爲冗散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

魏畧

羊祜與弟書曰既定戎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二疏是吾師也

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山濤薦阮咸曰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

山濤啓事

阮修字宣子好老易能言理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

儲宴如也瑯琊王處仲爲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嘗無食能作否修曰爲復可耳遂爲鴻臚丞

傳

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俎朝野憂懼以陸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辭讓不獲乃歎息謂朋友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

殷深源被廢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流放之戚外生韓康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殷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

王子敬辭中令帖云民志不慕高情不怠榮惟欲離  
今任耳餘無所擇王懷祖先輩名流作此職可謂僉  
允桓宣武窺尚書門猶言此中無人固知當之未易  
也。

何偃爲吏部尚書劉瑀圖侍中不得二人從郊祀偃  
乘車在前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車何疾曰牛駿馭  
精所以疾耳偃謂瑀曰君馬何遲瑀曰騏驎羅于羈  
絆所以居后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曰一蹙自造青  
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王晞苦辭侍中或勸勿自疎晞曰我年少以來閱要

人多矣克誦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  
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  
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李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  
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賦詩末章曰人亦有  
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  
然武帝忿之免密官

張普惠爲諫議大夫任城王澄謂曰不喜君得諫議  
喜諫議得君

齊王罔辟張翰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

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顧憲之爲吏部郎中其祖凱之嘗爲吏部於庭中植嘉樹曰吾爲憲之植耳後果爲此職

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伯乃復低頭入中耶所住齋前有嚮所種花草甚美惠開悉令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

沈疇之令丹徒不事左右以浸潤繫上方歎曰一見

天子足矣齊高召問復何所陳對曰臣坐清所以獲罪帝曰清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謂誰疇之舉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郎皆是

張懷拜太常自謂閒職輒歸家齊武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旣富貴那得復委去懷曰陛下御臣若養馬無事就閒殿有事復牽來

卞延之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覲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幘耳卿乃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南齊柳元伯之子五人皆領州五馬參差於亭



荀家門內羅列入龍  
柳氏亭邊參差五馬

何尚之在選日有一人求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敝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時顏延之在坐笑語尚之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夫何疑焉當時以二公爲名言

劉孝標云余與馮衍有三同敬通值中與明君終不試用予值英主亦擯棄當年一同也敬通雄才冠世志堅金石余雖不及而節亮慷慨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身操井臼予有悍室亦令家道轆軻三同也謝晦謂顏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太守今

卿又爲始安所謂二始

劉孝孫博學通敏而仕不遂常歎曰古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壁書籍安耳

常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楊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

魏愷積年沈廢遇楊愔於道微自陳愔曰發詔授官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愔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乃除霍州刺史

魏愷辭青州長史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

朝廷爲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  
荅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曰何慮無  
人因放還

檀珪求祿不得與王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  
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媾帝姻而令子姪餓死書牘十  
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暴腮蟬腹龜腸爲日已  
久饑彪能嚇人遽與肉餓驕不噬誰爲落毛

王僧虔爲尚書令作飛白書題省壁曰圓行方止物  
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  
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爲座

### 右銘

文帝召王敬弘子恢之爲秘書郎敬弘爲求奉朝請  
與恢之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  
欲使汝處不競之地

王秀之爲晉平基年求還或問其故曰此郡沃壤珍  
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  
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  
求歸

劉善明嘗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清子孫楷式足矣及  
累爲州郡以母在北頗黷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曰

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  
皆因以贖母母至清節方峻

張融與從叔永書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  
康闕守應得之不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  
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袁湫不附劉湛大相乖忤袁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  
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尋以病免官

陸徽九綜州綱三端府職皆幕官也六朝稱府幕曰  
府端州幕曰州端節度幕曰節端憲司幕曰憲端  
元日冬至大朝百官已集而宰相方至列燭多至數

百炬謂之火城宰相火城至則衆背滅燭以避之國史補

賀知章拜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時源乾曜與張說  
同在政府乾曜問張曰賀公久著盛名今一時兩命  
足使學者光耀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爲美張曰侍郎  
爲衣冠之華選非望實兼美無以居之然非往賢所  
慕學士懷先王之道爲縉紳軌儀蘊揚班之辭彩兼  
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實爲最  
張嘉貞生延賞延賞生弘靖三代掌書命皆在台座  
前此未有楊巨源贈詩曰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

時稱其能與張家說門戶

歐陽彬爲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爲二千石作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佳哉

檇杌

韋思謙進御史大夫性蹇諤見王公未嘗屈禮或譏之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鵬鸞鷗豈衆禽之偶柰何屈以狎之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君先白大夫而言則彈大夫當白誰也

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淵明

孔若思嘗謂人仕至中郎足矣及遷庫部郎乃置一石止水於左右示止足之意

柳子厚在永州吳武陵遺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

楊嗣復進門下侍郎建言宜省官屬文宗言無乃滯才乎嗣復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秕滓菁華乃出

范質年二十舉進士時翰林學士和凝權知貢舉疑平生以宰輔自期登第姓名在十三及覽質文知其非常亦以爲第十三人場屋間謂之傳衣鉢後凝既登庸不十年質亦大拜

范純夫言曩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朝矣

容語

夔夔子山嘗語人曰天下事皆宰相所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吾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

元史

棲逸

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於路呼牧者取之牧者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類君子而言野也有君不臣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吾豈取金者乎季子知其賢請問姓名牧者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哉

韓詩外傳

楚王遣使聘陸通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

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絰器

游諸名山食桂櫨實黃菁子隱蜀蛾眉山

高士傳

盧遨遊玄關在北海至蒙蔽之士見一士深目而玄準渠頭而爲肩軒軒然迎風而舞顧見遨慢然而下其臂通乎卑下遨往視之方卷龜殼而食蛤蜊遨曰

遨少好遊背羣離黨觀於六合之外夫子可與遨爲友矣若士傲然笑曰我方南遊乎罔食之野北息乎沈默之鄉西窮冥冥之里東貫鴻濛之光其外猶有沈沈之泥下無地上無天吾能往來于處矣吾與汗漫遊於九垓之上乃舉臂聳身入雲中遨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不亦悲哉

淮南子

南山四皓者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東園公也秦世道滅德消坑黜儒術於是退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

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崔嵬四皓頌

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李少君臨淄人也少好道入山采藥遇安期先生求隨奉給奴役便聽師事之安期將少君東至赤城南之羅浮北至太恒西遊玉門周流五嶽觀看山川如此數十年

盧元明侯山記曰漢有王玄者隱於此山景帝再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以爲名

宋之問侯山詩王玄拜隱侯荆公草堂懷古詩

周顯宅作阿蘭若妻約身歸宰堵波他日隱侯身亦老爲尋陳迹到烟蘿用此王氏事○河南志

梅福曰生爲我酷形爲我辱智爲我毒身爲我桎梏乃棄官隱洪崖及玉笥山

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遊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

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嘆曰楊子雲誠知人 王貢龔鮑傳序

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竝避時亂隱居西山人各其居爲五大夫城光武卽位封爲五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二館之城澗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煙披薄觸可棲情方外之士尚憑依舊居取暢林木 水經注

安帝以玄纁羔幣聘周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

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守東岡之陂乎爨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迹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

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画工圖肱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惑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竇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冀寵名賢以弭已誦於是起聘士姜肱爲犍爲太守肱告其人曰吾以虛獲實蘊籍聲價盛明之際尚

不委質况今政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所之

風俗通

陶淡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

結廬居之養

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

周磐居貧養其母儉薄不克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及母歿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嗇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吾親已歿矣從物何爲遂不應延叔堅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越雋太守李文德素善叔堅語羣公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柰



何屈千里之足欲令薦引之叔堅爲書止文德曰夫  
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  
雖篤所未敢當吾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  
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  
逍遙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  
盈耳煥爛兮其溢目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  
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  
軀雖漸離擊筑傷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  
於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  
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

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慚赧如此而不以善止恐如  
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後遭黨事禁錮卒  
於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廟

鄭次都去吏隱居蟻陂之陽與同郡鄧敬折芟爲坐  
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葦門琴書自娛  
汝南先賢傳

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  
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遠  
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三輔決錄

陳留老父見張升與友人班草而坐相抱而泣趨而

過之植杖太息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  
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後漢遠  
仲長統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  
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  
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澗池環  
而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  
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後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  
無苦身之勞良朋萃至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  
則烹豚羔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泉追涼  
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

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  
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  
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  
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  
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世莫知焦先所出或言生漢末無父母兄弟見漢衰  
乃不言常結草爲廬冬夏袒露垢汗如泥後野火燒  
其廬先因露寢遭大雪袒臥不移人以爲歿就視如

故皇甫謐高士傳或問焦先於皇甫士安士安曰  
曠然以天地爲棟宇闔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  
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  
不足以回其顧眇乎與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以來

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能測量哉○陸雲焦生頌焦生卜居在河之東皓襟解帶嘉卉結容願神太素淑思玄冲在彼黃堂明道固窮

孝然嘗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羊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或忽老忽少魏伐吳有竊問者孝然不應謬歌祝魴祝魴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爲殺牂羊更殺幾癘魏軍敗人推其意牂羊指吳殺癘指魏也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

許子伯嘗與友人言次因及漢無統嗣幸臣專朝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伯哭世秦子敕少有才學屢辟辟命同郡王商勸令仕云貧

賤困苦亦何可以終身敕荅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宓得曝背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箴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爲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身安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賢矣斯乃宓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蜀志

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都之圭里里人化之斑白不負戴男女不錯行弘嘗爲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之仲元曰本不官

管寧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爲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魏畧

明帝徵管寧辭不就詔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疾疴頓邪喜上言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出入閨庭能自拄杖不須扶持四時祭祀輒自力強加衣服着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

魏志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窖住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

親樂之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

魏氏春秋

張廌隱居願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爲屋居王右軍聞而造之廌避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爲竹中

高士 永嘉郡記

許邁字叔玄清虛接真遐棲表志所在往而不返故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爲世外之交

道學傳

王右軍旣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徧采名藥不遠千里游東中諸

郡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歿

王逸少與人書疾患經月兼焦勞不可言迎集中表親踈畧盡實望投老得盡田里骨肉之懽此一條欲不謝二疏而人理難知患此不知小却得否異疾患差末秋初冬必思與諸君一佳集排棄無益快共爲樂欲以少日補頃者之慘戚也

逸少與謝萬書曰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願養閒曠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宴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嘗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

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逸少與人書頃小差欲極遊目之娛而吏卒守之可歎東陽花果自小可何日得卿諸人

米氏書史

張忠隱于泰山冬則緼袍夏則帶索食用瓦甌鑿石爲釜金端拱若尸不事琴史鑿地爲窟以居弟子皆效之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符堅徵至長安賜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一見而還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及關遂卒謝玄與兄書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綸爲事足以

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  
索襲偉祖虛靜好學不應州郡之命太守陰澹嘗造  
焉經日忘返退而歎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而  
目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  
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  
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  
高遠莊生之不顧茂以過也遂諡爲玄居先生

劉子驥志在棲遯桓車騎請爲長史劉固辭車騎因  
到其家劉於樹條桑曰使君旣枉駕光臨宜先詣家  
君卑騎乃造其父父命劉歿後還拂短褐與車騎言

話父使子驥於內自持濁酒蔬果供賓車騎敕人代  
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便非野人之意車騎慨然  
歎美至暮乃退

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  
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  
之主簿張玄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終於家

得陽記

謝康樂與廬陵王牋會稽旣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  
並多居之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純之隱約  
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續戎先業浙河之  
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旣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

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  
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宋纖少有遠操沉靜不與世交居於酒泉南山弟子  
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時太守楊宣画其像  
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  
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鐃鼓造焉  
纖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  
形不可覩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  
丈青壁萬尋竒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  
琛室邇人遐寶勞我心

陶元亮遺子書曰每以家敝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  
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  
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  
旣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  
內媿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  
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  
北窻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  
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踈緬求在昔眇然如  
何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林稻已秀翠色

染人時剖膏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矣淵明別傳  
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  
斛視如瓦石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行動幽祇德  
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

王僧達禮致褚元璩停郡信宿丘珍孫與王書曰聞  
褚先生出居賢館此子滅影雲棲抗高木食有年載  
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  
閭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人餐糲之士乃可暫致  
不可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  
日躔紆清塵亦願助爲辭說王荅曰褚先生從白雲

遊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孫或使華陰成市而此  
子索然惟朋松石介於孤峰絕頂者積有年歲近故  
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訖芝桂借訪薜蘿若已窺  
烟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辟

王敬弘所居舍亭山林澗周環備登臨之美時人謂  
之王東山宋文帝嘗問爲政荅曰天下有道庶人不  
議上高其言

頽延之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  
其爲適傍若無人

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耶雲門寺後遷



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卽林成樓因巖爲堵別  
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  
齊高卽位遣王杲之以手敕喻何胤并徵謝朓杲之  
之先至胤所胤恐朓不見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  
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書出就席伏讀及杲之從朓  
所還問胤以出期胤知朓已應召答杲之曰吾年五  
十七月食四斛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  
能荅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拜表留與我同遊邪  
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  
何必有例

初胤二兄求點竝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  
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雖異克終皆隱世  
謂何氏三高

何點或乘柴車或躡草履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時人  
謂之通隱在法輪寺竟陵王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  
席子良欣悅無已遣點稽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梁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  
召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徵爲侍中  
點以手持帝頭曰乃欲臣老子邪辭疾不起

陶弘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盤桓不

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  
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此難立直恒欲就之  
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  
豈惟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

陶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  
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陶弘景止於句容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  
卽以隱居代名築三層樓自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  
客居其下與物遂絕

梁武數徵弘景弘景畫兩牛一散放水草間一着金

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學曳尾之  
龜豈可復致

蕭大園是簡文子神情俊悟江陵平入魏大見知遇  
深信因果心安閒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  
漏網挂冠懸節慮吾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  
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  
夫閭閻有優游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  
留侯追蹤於赤松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况乎  
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  
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

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臯。築蝸  
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  
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  
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窓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  
而看灌漑。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  
可克。紆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  
志。畜鷄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  
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淚歲時。披良  
書。探至曠。歌纂纂。唱嗚嗚。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  
自遠。揚摧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

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脰就羈。  
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  
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  
嗟乎。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量。實不願之。執燭  
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擎跽曲拳。四時如流。俛眉  
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仲尼  
恥之。

梁邵陵王以書二萬卷付馬樞。樞肆志尋覽。始將周  
徧。乃喟然歎曰。吾聞賢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桔愛山  
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枉下之言。翫清

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薦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途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茅山有終焉之志。

朱百年少，有高情，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采石爲業。以樵若置道傍，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多少留錢取樵，若而去。或寒雪，樵若不售，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三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談玄理。往往有高勝之言。

謝謙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皓月。」

孔珪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曰：「欲爲陳蕃乎？」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慙色。

明僧紹隱於攝山，高帝謂其弟慶符曰：「卿克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徑路絕，風雲通，乃賜竹根如意、筴籜冠。」

沈麟士苦無書，因遊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遂歸鄉，不與物通。或引之仕，荅曰：『魚縣獸』。」

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作玄散賦以絕世

張永為吳興請沈鱗士入郡沈聞郡後堂有佳山水乃往停數月張欲請為功曹使人致意沈曰明府德履沖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歿爾

阮孝緒嘗與范元同徵不起袁峻語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懷栖遁耶孝緒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間山林

為仁由已何關人世高士傳

阮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為精舍竹樹環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阮孝緒著高隱傳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為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為中篇掛冠人世棲心塵表為下篇中篇惟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歊劉訐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耶對曰所謂荀君雖幼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歊訐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亾訐兄潔錄其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陸夸少與崔浩爲莫逆交浩爲司徒逼召之不得已  
入京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  
利浩每欲屈以位竟不能發言後遂投詔書於夸懷  
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  
也吾便求別

宗測少靜退不樂人間豫章王凝徵爲參軍測荅云  
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欲遊名山廼掛其祖所画  
向子平圖於壁上齋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  
測長嘯不顧遂往廬山止祖舊宅其辭侯子響贈遺  
曰少有狂疾尋山采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

形而衣薜蘿澹然已足豈容常此橫施又善画自画  
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臥對之高士傳

宗少文好山水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室衡山以  
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覩惟澄懷觀  
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  
操欲令衆山皆響

庾詵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高士傳  
後魏郭瑀字元瑜少有超俗之操精通經義多才藝  
善屬文谷隱鑿石而居張天錫以蒲輪玄纁備禮徵  
之瑀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直獨遠心與至境冥

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茲遣使者  
虛左授綏使至元瑜指翔鴻示之曰此鳥安可籠哉

仲長子光字不曜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  
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爲業人莫之知也  
汾陰生游河渚一見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  
顯重守令來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河渚  
先生傳以自寓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請道者劔書老易  
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王仲長先生傳百文中子薛收問仲長子光子曰天人  
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

太平獨能  
成其天

王績嗜酒不任事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身  
鴈蕪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  
也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

元德秀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垣墻局鑰歲饑  
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房瑄每語人曰見  
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陸羽上元初隱居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  
行野中誦詩不得意或慟哭而歸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晴夏晚雲中秋

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階急雨各製  
一銘 清異錄

王摩詰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  
奉佛居常蔬食不茹暈血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  
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  
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日飯數十名僧以玄談  
爲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酒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  
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亾不再娶三十年孤  
居一室屏絕塵累

摩詰與裴迪書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  
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  
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  
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  
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踈鍾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  
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當待春中  
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鯁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隼  
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儻然從我遊乎 摩詰集

王維輞川林下坐用雷門四老石燈滅則石中鑽火  
事畧

李長源嘗語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第宅皆非所



欲收復京師後得枕天子膝睡有司奏客星犯帝座  
一動天文足矣 李泌別傳

天隨生宅荒少墻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盃  
案至夏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責僮兒采掇人言千  
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爲具以飽君君獨  
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賢遺言何自苦如此天隨生  
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邪  
陸龜蒙別傳

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築室越州東郭茨以  
生艸椽棟不施斤斧豹席纓屨每垂釣不設餌志不  
在魚也陳少游表其居曰玄真坊爲買地大其閔號  
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構之號大夫橋  
陸羽嘗問孰爲往來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  
諸公共處未嘗少別又語顏真卿曰願爲浮家泛宅  
往來苕雪間

樂天云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  
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  
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泊布衣家以宴遊召者  
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  
爲之先拂酒壘次開篋詩酒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

秋思一遍

白氏長慶集

樂天廬山草堂記云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數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醉吟先生宦遊三十載將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舩具體而微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皇甫朗之爲酒友每一相遇欣然歸

李建勳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營別墅於山中放意水石或謂曰公未老又無疾遽爲此舉欲復爲九華先生邪荅曰吾平生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閒適耳

子瞻云元豐六年十月十日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寐相與步於中庭庭中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東坡集

蘓子美荅韓持國曰比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應接

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  
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窓羅列圖史琴樽  
以自娛有興則汎小舟出盤閫二門吟嘯覽古於江  
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尊鱸稻蟹足以適口又  
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林園珍花奇石曲池  
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

蘇子美集

### 遊覽

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騶駟而左騶耳  
右驂赤驥而左白縹主車則造父爲御齒肩爲右次  
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驅而右山子桓

天主車參伯爲御奔戎爲右一日行萬里

太史公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  
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  
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學鄒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  
鄉射鄒嶧危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匡廬衆嶺中第三嶺極高峻人所罕經也太史公東  
遊登其峰而遐觀南眺五湖北望九江東西肆目若  
涉天庭焉

遠公廬山記

李固與弟書固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  
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

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欲類此子矣

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綠岸菱芡覆水是游燕名處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襄陽記

焦光仲遜共游陸渾時春和景妍遜謂光曰冥冥花

樹攬人離思

唐詩飛花攬獨愁

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御者多矣皆湮滅無

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鄒說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日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倚驂臨水久之乃去

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續晉陽秋

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費白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此屑意

安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

夷何遠

車胤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温在荊州取爲從事一歲至治中胤旣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公遊集之日常開筵以待之

續晉陽秋

陸機在洛忽思齋東頭竹篠之飲謂劉寶曰吾鄉思轉深矣

語林

謝靈運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賦及知靈運乃安又要太守使進琇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

### 易山行

劉歊隱居求志尤愛山水登危履險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

劉訐嘗着縠皮巾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閒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遇者皆謂神人

李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携謝眺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

甲秀堂帖

柳子厚云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羊元居山當戶山峯竒秀每據胡牀終日笑傲或偃臥謂客曰此翠屏宜晚對爽人心目顏魯公名其山爲翠屏

東坡集

劉伯壽洛陽九老中一人也築室嵩山下每登嵩頂回則於峻極中院投筆記歲月捐館之年題云余今年若干歲登頂凡七十四次矣精力雖疲心未足也王輔道學士與其孫之靜游嵩至峻極中院作一絕

句云爛紅一點出浮漚夜坐嵩峰頂上頭笑對松窓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回遊

朱弁風月堂詩話

子瞻云元豐二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藍輿則日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出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靈石鳴得支徑上風篁嶺憩於龍井亭酌泉投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

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子瞻云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松杉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忽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厭焉問於習廬山者曰雖茲

山之勝棲賢蓋一二數矣

子瞻云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輶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

子瞻云暮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竒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回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

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  
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子瞻言嶺南氣候不齊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  
天佳月卽中繩不須以日月爲斷也今歲九月殘暑  
方退旣望之後月出愈遲予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  
客遊豐湖入棲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曉乃  
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絕  
唱也

張子偉少不婚宦得刁景純廢圃結茅齋居焉嘯傲  
長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湖湘山川之盛杖

策獨行登廬阜泛彭蠡絕洞庭南至衡山數年而返  
所過雖兔迹鳥道人迹所不及必窮搜極覽以盡其  
意隨輒疏錄名之曰山水漫遊記

天台丁仲容寓居金陵城北家有園亭之勝古檜列  
植左右蒼然晚歲盤桓於冶城龍河之間詩必因酒  
而作引觴揮毫若不經意而語率高飲至半酣詩語  
益竒而先生亦積然醉矣

傷逝

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  
我



范巨卿式先與張元伯友式爲郡功曹時元伯寢疾同郡鄧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歿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非歿友而何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歿友也居頃之卒式忽夢元伯玄冕垂纓履屣而呼曰巨卿吾歿當以某日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馳往赴之未到而喪已發柩不肯進其毋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停柩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毋望之曰此必范巨卿也

巨卿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歿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乃得前

孔融與蔡邕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孫子荆除婦之服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羊曇少爲謝太傅所知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此西州門也羊悲感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

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桓玄作王孝伯誄曰川岳降靈哲人是育旣喪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亾邦國喪牧于以誄之爰旌芳郁

王規歿昭明太子與湘東王令曰王威明風韻道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悲信非虛說

任昉卒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于盤悲不

自勝

張融仲兄緒亾融齋酒於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崔浩歿賈夸爲素服受鄉人弔嘯經時乃止歎曰崔公旣歿誰能更容賈夸

魯廣達爲陳將被執憤慨而卒江總撫棺慟哭題其前和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歿不作負恩生

李士廉終於家趙州士女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歿而令李參軍歿乎

宗炳妻羅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亡後炳哀之過甚  
既而輟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分  
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

孫璉亡後江總爲其誌銘後王又題銘後四十字遣  
左民尚書蔡微宣敕就宅鑄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  
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  
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咸以爲  
榮

柳弘博涉羣書辭彩雅贍與弘農楊素友善柳卒素  
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修

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  
爲士友痛惜如此

雷宣微有終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  
貪夫之鈎餌橫戈開邊枝劔討叛歿生食息之不顧  
及其歿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江鄰幾云胡翼之凶計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  
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師喪給二日  
假近時無復此事

子瞻云昔劉原父酒酣誦陳季弼告陳元龍語因仰  
天太息此自原父舒其胸中磊塊之氣吾嘗作詩云

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記原父語也原  
父有有真父在每與語差強人意今復歿矣何時  
復得得其人乎

原父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焦氏類林卷之六

建業 焦竑 竑弱侯輯  
王元貞 孟起校

術解

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  
下足不來顏子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子  
貢果乘舟而至衝波傳

武帝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于皿下射之皆不能中  
東方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著布卦而對  
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是非守宮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蜥蜴上曰善

上林嘗獻棗上以所持杖擊未去前殿檻呼朔曰叱叱先生來來先生知此筐中何等物也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對曰呼臣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兩木林也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

曼倩別傳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曰何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

論衡

焦延壽字子贛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侯伺先知

奸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亾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韋玄成等試問房房對受學於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二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姑執姑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畢

矣夫十二律之變於六十猶八卦變至於六十也  
安定高真明算術成帝時人真嘗筭其年壽七十三  
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壁以記之二  
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其筭時長下一筭欲以告  
之慮脫有旨今果校一日真又曰北邙青隴上孤櫬  
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  
往掘得古時空槨卽以葬焉

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  
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  
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蹇馬蹇馬亦罵之

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之馬目果眇

論衡

張衡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尊  
尊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  
丸下設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一龍吐丸其  
機關巧制皆在尊中

周騰字叔達爲御史桓帝欲南郊平明將出叔達仰  
首曰今宮中策馬星不動帝何出焉四更皇太子卒  
遂止

豫章列士傳

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鵲鳴桑樹上宣曰前有  
覆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六血部  
考舊四

睦固字白菟屯於射犬巫戒之曰將軍字白菟菟見  
犬必驚不宜屯此固不從司空曰兔入犬城旦當取  
遂進軍擊平之

漢獻春秋

管輅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當富貴乎輅長  
歎曰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  
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  
遺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耳辰問其故答曰  
吾額上無主骨目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  
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驗天有常數不可得諱

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畧無差也

安平太守王基令管輅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  
男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有一大蛇銜筆須臾  
去之又烏來入室中與燕共鬪燕死烏去有此三怪  
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官舍久遠魍魎魍魎爲怪耳  
兒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  
直老書佐耳烏與燕鬪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  
不見凶知非咎徵後卒無患

安德令劉長仁聞輅曉鳥鳴初不信之須臾有鳴鵲  
來閣屋上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



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如輅言長仁乃服路中小人失妻輅爲卜教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鬪具如其言豚逸走卽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出

朱建平善相術魏文帝爲五官將坐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已年壽又令徧相衆客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當有厄若得過可年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

見一白狗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伯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後其言皆驗惟文帝壽止四十方病困謂左右曰建平言八十謂晝夜也

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嚙文帝膝帝大怒卽便殺之

王濬將征吳問靳普今行何如普對曰客星伏南斗中而太白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志矣普學術不貪榮貴卒於布衣

華陽國志

張偉康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當爲大郡而

不善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狩故爲大郡然象以齒喪  
身後爲吳郡果爲沈充所殺

晉陽秋

晉隗炤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後五年詔使龔負吾金  
以吾所書板告之後如其言使者惘然取著筮之卦  
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自藏金以待太平知  
吾善易書板寄意金五百斤盛以青甕埋在堂屋去  
壁一丈入地九尺掘之果得金

廣記

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  
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  
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子

### 孫遂昌

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及  
陳亾之年淮流實竭曩時王氏人物掃地盡矣

晉武帝母李太后簡文時執役宮中簡文無子令善  
相者相諸宮人相者指后當生貴子而有虎厄帝幸  
之生武帝及會稽王道子旣爲太后服相者之驗而  
怪虎害無謂且生未識虎乃命工圖形戲擊之患手  
腫而崩

晉陵韋叟善相桓玄使視宋武帝叟曰當得邊州刺  
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中當相

用爲司馬至是叟詣帝曰成王不負桐圭之約君應  
不忘司馬之言今不可希領軍司馬願得領軍佐  
北齊神武田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  
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忽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  
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  
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  
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  
齊文襄遊東山有雲起恐雨使筮遇剝李業興云艮  
爲山山出雲故知有雨吳遵世云坤爲地土制水故  
知無雨須臾雲散各受賞罰

徐熙好黃老隱秦望山有道士過之求飲留一瓠與  
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  
扁鵲鏡經二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子秋夫孫  
道度叔嚮曾孫文伯嗣伯並以醫貴顯云張太素齊書  
梁武九錫之出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徐文伯視  
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卽時愈政恐二年不可  
復救雲曰朝聞夕死而况二年乃下火而牀焉重衣  
以覆之有頃流汗旣起二年果卒

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  
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鴈以問楊元慎元慎曰卿執羔

大夫執鴈君當得大夫之職俄令伯除諫議大夫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有功封陽城侯雖令與侯小乖今令百里卽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爲妙着

洛陽伽藍記

崔浩作魏歷示高允允疑其金水二星不當背日而行浩曰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詳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游雅曰高允陽源之術也

幽州刺史張亮初有薛琬夢亮於山上挂絲覺而告

亮且占之曰山上絲是幽字君爲幽州乎未期而受

後魏書

蕭吉經華陰見楊素冢上白氣屬天密言之煬帝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庶可免帝後從容謂玄感宜早改葬玄感以爲吉祥託言遼東未滅不遑私事未幾以謀反族

煬帝將幸江都王令言子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驚起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曰頃來有之令言欷歔流涕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帝果死

江都

萬寶常妙達鍾律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撰六樂譜四十卷

寶常嘗聽太常樂法然而泣曰樂淫厲而哀天

下不久相殺時方全盛聞者皆不謂然大業末其言卒驗而寶常貧困無人瞻遺飢餒將死取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

王早與客清晨立門內遇卒風振樹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兩馬一赤一白從西南來至卽取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鄰里辭別乃沐浴帶書囊出門候日中果至卽促上馬詣太武

行宮時涼州未克也

趙達治九宮一筭之術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或難達飛者固不可校此殆妄爾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

達嘗過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爾遂出酒酣飲

李寬爲常侍門下盧生善相或問李公何如曰據其

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冢公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死乘舟歸舟破骨沉

金華子

張胃玄改定新歷言前歷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懿楚上言曰漢洛下閎改顓頊曆作太初曆云後八百年差一日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有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由是漸見親用胃玄歷法與古不同者三事超古獨異者七事

浮圖泓師與張說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怪宅氣索然視東北隅已穿一次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欲平之泓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

譬身瘡痂補他肉無益也

唐高宗調露中章懷太子賢作寶慶曲闕於太清觀柏人李嗣真謂劉槩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且聲多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又嘗曰隋樂府有堂堂曲言唐再受命也比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謠側不正也撓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爲后所蹂踐難作不久矣

李嶠昆弟皆年二十卒母憂之以嶠問袁天綱袁荅曰神氣清秀苦壽不永耳又請連榻而寢視嶠睡鼻

息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是龜息也必大貴壽唐定命錄

魏元忠謁張憬藏張待之甚薄問通塞不荅公怒拂衣去張遽曰公相在怒中當位極人臣廣異記

吳殷文圭舉進士塗中遇一叟目文圭久之謂人曰向者一人綠眉拳入口神仙狀也如學道當冲舉不爾有大名於天下而文圭拳實入口乾寧中擢第元國志

石晉趙瑩家有樗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云合有登台輔者後瑩出將入相北夢瑣言

晉陽館中有一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某母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筭術時庭中棗樹方實令布筭即知其數并赤白若干惟少一子筭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

王處訥通星曆之學太宗時贊寧撰僧史十卷充史館編脩壽八十四處訥推其命孤薄三命禽畧六壬遁甲俱無重貴處謂寧曰師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必有列土侯王在戶否寧曰母謂某生時方卧草錢文穆王詣臨安至門雨作避於茅檐者久之浣浴襴藉徘徊方去野錄

景德中司天史序奏今年丁未六月二十五日五星當聚周分臣尋推得五星自閏五月二十五日近太陽行度甘氏星經曰五星近太陽而輒見者如君臣齊明下侵上之道也若伏而不見卽臣讓明於君此百千載未有也恐今夜五星皆伏真宗親御禁臺以候之果達旦不見大赦天下進序一官 湘山野錄 帝問紇石烈良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且而赤色應在東高麗當之暮而赤色應在西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矣既而夏國有任德敬之亂高麗有趙位寵之難其言皆驗 金史

### 書法

神農因嘉禾八穗乃作穗書頒時令 雜跡集

濕水徑大翻小翻山南高巒截雲層陵斷霧雙阜共秀競舉羣峰之上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弱冠變蒼頡舊文爲今隸書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輒不至次仲履真懷道窮數術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首發于邁化爲大鳥出在車外翻飛而去落三翻於斯山故其峰巒有大翻小翻之名矣 水經注

尚書徵召用虎爪書告下用偃波書以防矯詐 華虞決疑



敬王睦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及寢病明帝使驛馬  
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范曄漢書

漢靈帝時師宜官隸書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  
寸千言或時不持錢詣酒家因書其壁顧觀者以辭  
酒討錢足以滅之

崔瑗子玉文章益世善草書師於杜度點畫之間  
莫不調陰陽表昂評其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  
隱謂之草賢

張懷瓘書斷

張芝字伯英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  
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

暇草書人謂爲草聖芝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  
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

杜度妙於草草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法  
此秣襲與張芝相善芝自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  
趙有餘

書斷

劉德升字君嗣桓靈之世以造行書擅名旣以草創  
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  
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

書斷

鍾繇少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二年比還見蔡邕筆  
法於韋誕坐上苦求不與及誕死陰令人盜開其墓

得之嘗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卧畫被穿過表如廁至於忘歸見萬類皆畫像之

鍾繇書法

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弩作一點如高峰墮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如驚蛇入草此三折書法

索靖作草書狀曰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鈎飄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蟻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歛奮鬣而相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

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穴隆揚其波玄熊對踞於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廉苦隨體散布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颺相犇翅陵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踞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倣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垂百世之殊觀著絕勢於純素

索靖傳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下馬坐觀因宿其下三日乃去

衛夫人曰學者書字先執筆真書一寸二分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撇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意前書後者勝意後書前者敗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 筆陣圖

右軍書不同往往以變格難儔其書樂毅論太史箴其體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樵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篇孤鶴賦迹遠趣高有抱

素拔俗之象畫象贊浴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意以獨妍 唐李嗣真論

寫樂毅則情多鬱怫書興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戒誓情拘意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擘咄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 孫過庭書譜

王羲之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鴈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 孫過庭書譜

右軍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  
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

庾翼與右軍書曰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  
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  
舊觀

袁袁曰右軍用筆內擲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大令  
用筆外拓而開廓故散朗而多姿

王子敬好書觸遇造玄嘗日戲北館取掃帚沾泥汁  
中以書壁作方丈一字晻曖斐亶極有好勢右軍見  
而歎其美作書與所知云子敬飛白太有道書苑

獻之嘗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真體合窮  
僞畧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  
也大人宜改體觀其騰煙煬火則回祿喪精覆海傾  
河則玄冥失馭天假其魄非學之功若逸氣縱橫則  
義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羲二家之法雖殊  
而子敬最爲道拔矣張懷瓘書斷

羊欣父不疑爲烏程縣令欣時年十二王獻之爲吳  
興守甚知愛之嘗夏日入縣欣著新練裙晝寢獻之

書數幅而去欣本攻書因之彌善沈約云羊敬元尤  
長隸書子敬之後

可以獨步時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會稽王  
世子元顯每使書扇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

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  
意貌恬然不以卑高見色

吳之善書者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中州則有  
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並用古體俱足周事飄乎  
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

抱朴子

齊高素善書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賭畢謂曰誰爲第  
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  
爲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對曰臣正書第一草書  
第二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  
一帝大笑曰卿善爲辭

周顥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顥書  
玄圃茅齋壁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換之顥笑曰天下  
有道丘不與易也

梁江夏王鋒年四歲好學書家無紙札乃倚并欄爲  
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累月又晨興不肯拂  
窓塵而先於塵上學爲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書一  
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償鳳尾

尾矣

蕭子雲書迹雅爲武帝所重帝嘗曰筆力駿勁心手  
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  
子雲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逢子  
雲維舟將發使人于渚次候之望船二十餘步拜行

而前子雲問之荅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

陳蕭引爲金部侍郎善書宣帝指引署名曰此字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耳

丁覬與智永同時善隸書世稱丁真永草

法書要錄

褚遂良一日問虞世南某書何如永師虞曰聞彼一字直錢五萬官豈得若此又問何如歐陽詢虞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恚曰若爾某何得更留意於此虞曰若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

可貴尚褚喜而退

趙彥深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解若施之於人卽似相輕易

米元章臨智永千文字字形絕不類岳珂跋其後云摹臨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榱榱椽雖具準繩而締創旣成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鵠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寶晉蓋進乎此者也又爲之贊曰永之法妍以婉芾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袒裼不免夜戶不啓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

陳寺丞伯修之子也好學書嘗於枕屏效米元章筆迹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伯修命出拜元章即使之書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着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黼辰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以往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漫志

胡汲仲謂趙子昂書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舉無此書

趙子固目姜堯章爲書家申韓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大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

神怡務閒一合也感物循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遠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

孫過庭書譜

巧藝

帝舜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曰生之乎殺

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抑首而愧終身不忘

帝王世紀

公輸般欲以高雲梯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輸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輟兵

墨子

楚王有白鰲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鰲擁柱號矣

說山訓

漢明帝東巡有鳥飛鳴乘輿上亭長祝曰烏烏啞啞

引弓射洞右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射中之帝賜錢百萬令天下亭壁悉畫鳥

漢明起居注

魏舒爲鍾毓長史工射而毓不知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爲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克數於是發無不中加搏措閑雅殆盡其妙毓歎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

王隱晉書

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曰所貴



者以不中爲奇中之何難一發而中觀者咸服其妙  
堅時年六十餘矣

燕書

斛律金嘗命子孫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  
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令出田還效  
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腋美獲多非要害之處光恒  
蒙賞美或被捶人問之曰明月必背上着箭豐樂隨  
處卽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甚矣

蕭摩訶與北齊戰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摩  
訶遙擲銑覘正中其額應手而斃

覘音簡

范蔚宗曰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

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  
不可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  
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

世稱柳士隆雙鎖爲上品第一自云馬稍第一清談  
第二彈琴第三又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

武帝謂周捨曰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  
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樂工廉郊常池上彈琵琶賓調忽聞菱荷間有物跳躍  
出岸乃方響一片識者知其琵琶鐵也指撥精妙致

律呂相應物類相感耳

琵琶錄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

博物志

孫權使曹再興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成蠅權疑其真以手彈之

名畫記○王右丞詩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畫輕內史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鯢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鯢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顏公廷誥曰徐景山之畫獺是也

梁吳均齊諧記

劉瓊妹爲齊鄱陽王妃王誅妃追傷遂成痼疾殷蒨

善画人面與真不別瓊令蒨畫王像并圖王寵姬共執鏡如欲偶寢瓊乃密使乳媪示妃妃唾之因罵云固宐其早死病亦徐差

愷之丹青妙絕於時曾以一厨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厨後取之好加理復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續晉陽秋

將軍裴旻嘗請吳道玄畫天宮寺壁道玄曰聞將軍善舞劍願作氣以助揮毫旻欣然爲舞一曲道玄看畢奮筆立成若有神助

張僧繇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睛云點之卽飛  
去人以爲妄因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二龍乘雲騰  
上天未點睛者見在名畫記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爲同  
能不如獨勝去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於火  
中結跏趺煙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  
定慧力安然不動李廌爲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  
火周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  
何生何滅畫品

張乖崖鎮蜀雅聞孫知微欲一見之終不可致一日

聞在僧舍飲亟損車騎詣之卽投閣遁去乖崖還朝  
出劍閣逢一村童持知微書負一篋迎道左曰公所  
喜者畫也今以二圖爲獻問知微所在曰適一山人  
以書授我信去已遠矣張公益歎其高後馬知節守  
成都與知微游處得其畫甚多馬解所服金帶贈之  
卽繫於苧袍上人見其標韻蕭散白衣金帶皆以爲  
孫思邈李太白也畫品

郭恕先仕於朝跡弛不羈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  
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其爲樓居仙圖蕭散簡遠  
無塵埃氣子瞻爲之贊長松參天蒼壁挿水縹緲飛

觀憑欄誰子空蒙寂歷煙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  
出 畫品

子瞻作文與可画篔簹谷偃竹記云画竹必先得成  
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画者急起從之振  
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  
之教余如此然不惟竹也嘗記蜀人孫知微欲於大  
慈寺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  
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  
舒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

吳廷紹爲太醫令先主因食飴喉中噎醫莫能爲廷  
紹獨謂當用楮實湯一服疾良已馮延巳苦腦中痛  
廷紹密詰厨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曰多食山雞鷓  
鴒廷紹曰吾得之矣投以甘豆湯亦愈或叩之荅曰  
噎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鴒皆食烏頭半  
夏故以甘豆湯解其毒耳聞者大服 江表志

于法開善醫術嘗行暮投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  
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鍼之須臾  
羊營裏兒出精妙如此

褚澄善醫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淪  
雞子過多取蘇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升涎裏之

乃是雞雛羽翅爪距皆見凡十三頭而愈

徐秋夫能醫嘗夜中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荅言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問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按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忽然不見

徐之才醫藥可稱神解嘗有一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此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病者言實曾如此之才爲割得蛤子二枚大如榆

梁武發熱服大黃姚僧坦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

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及梁元有心腹病諸醫請用平藥僧坦曰脉洪實宜用大黃帝從之果下宿食而疾愈

許胤宗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卽以黃芪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重薄之是夕語

秦王俊有疾上馳召許智藏治之王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許智藏將至當必相苦爲之柰何明夜俊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當卽發癩不可救也俊果數

太上皇居長安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雞蹴鞠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高祖少時嘗祭粉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競加賞贈月餘累百金

雜記

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作一器不因風水

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子暉之亦有巧思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常行遇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覺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觔治平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沒於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鈎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之紫衣

漫志

### 兵策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盡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拔頭箭丙丁拔目箭戊巳

拔腹箭庚辛拔足箭丁疾病乃愈四夷聞皆懼越裳獻白雉

太公金匱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亾晉不敵晉不敵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亾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敵晉齊實利待邢亾而復存之其各實美桓公乃不救

韓非子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安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韓非子

齊興師伐楚子發帥師當之師三郤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而遣之偷夜解其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復歸之齊將軍大駭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

淮南子

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覬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

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  
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  
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  
爲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

淮南子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  
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  
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  
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  
使人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

淮南子

馬援上書曰擊潯陽山賊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

蟻蝨而剝之蕩蕩然蟻蝨無所復依上悅因出小黃  
門頭有蝨者皆剝之

東觀記

廉范遷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虜衆盛而范兵不敵  
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藁火營中星列虜  
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  
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黃巾羣起青州刺史焦和恐賊乘冰渡河多作陷冰  
丸投河中賊衆遂潰

楊璇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猾賊攻郡縣賊衆多  
而璇力弱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



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載弓弩剋共會戰乃  
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  
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羣盜波駭  
破散追逐梟其渠師郡境以清

呂布詣表紹紹患之布求還洛陽紹遣壯士送之陰  
令殺之布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  
而布已亡

英雄記

曹操攻呂布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  
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

出引還

漢紀

魏武帝自宛征呂布至下邳布退固守攻之不拔武  
帝欲還荀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  
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  
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進攻  
之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擒布

孫策將襲許衆懼郭嘉料之曰策新得江東所誅者  
英髦雄傑輕而無備雖有百萬無異獨行中原若刺  
客伏起一人之敵耳果爲刺客所殺

魏志

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諸人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  
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前

當亮六十里亮聞懿垂至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亮  
意氣自若令軍中仆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大開四  
城門掃地却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  
伏引軍趨北山亮拊手大笑曰懿必謂吾怯將有強  
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言懿後知深以爲恨郭冲  
三事  
魯肅上代周瑜呂蒙謂之曰兄代公瑾既難爲繼且  
與關羽對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  
膽氣頗自負好凌人今宜有以待之密爲肅陳三策  
秘而不宣江表傳

樊佃誘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劉備孫權召問潘濬

潘濬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佃權曰卿何以知之曰佃  
是南陽舊姓頗弄脣吻而實無才略臣所以知之者  
佃昔爲州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  
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吳志

吳未始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  
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魏書

吳遣將軍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  
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  
軍長情自思乃曰吾聞兵有刃者可禁彼必是能禁  
吾兵者也必不能禁吾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楮

選有力精帥五千人爲先登盡持楛彼山越恃其善  
禁者了不嚴備于是官軍以白楛擊之彼禁者果不  
復行所擊殺者萬計

抱朴子

劉琨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  
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吹奏胡笳賊  
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賊並起圍奔去或  
云是劉王喬

孝武入討至新亭柳元景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  
數力易竭乃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遂破元凶  
侯景與宇文泰合戰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

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杖泰背罵曰隴東軍士爾曹  
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舍之而過穆以  
馬授泰與之俱逸

宗慤討林邑林邑王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外  
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奔衆  
因此潰

郎基字世業嘗征西爲賊所圍糧仗皆盡乃削木爲  
箭剪紙爲羽得圍散還朝僕射楊愔勞之曰卿本文  
吏遂有武畧木箭紙羽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  
之

焦氏類林 卷之六  
周文遣達奚武覘齊軍三騎皆衣敵衣至暮下馬潛聽其軍號歷營若警夜者不如法則撻之具知敵情以告遂破之

檀祗于廣陵被賊傷股語左右曰賊乘暗人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之曉必走矣

司馬楚之從征蠕蠕有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爲驗賊將至矣

殷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赭圻之戰軍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無斃得乎是日中矢死

宇文欣追尉遲迴於鄴不利時鄴城士庶觀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走觀者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擊之迴大敗

韋孝寬至相州伺尉遲迴審其反狀乃馳還所經橋道悉令毀撤擁驛馬自隨又勅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肴酒芻粟迴遣梁子康將騎追孝寬驛司供帳豐厚停留故不及

吐谷渾與党項寇邊時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矢下如雨士衆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

對舞虜異之休射縱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衆大潰

張巡守雍丘令狐潮引兵圍之城中文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藁人還得數千萬矢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

涇州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李克用入魏博覘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

步一計更令審探果縛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城而行鄩軍遁已二日

北夢瑣言

周世宗征濠夜遣兵持炬乘駱駝絕淮濠兵驚以爲

鬼乘龍也今名乘龍洲在鳳陽

寰宇志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知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晏將佐次夜晏從軍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蹙起如內久之使人喻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未得退忽有持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

張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入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翼日斬死囚循衆曰此苗劉刺客也

玉露

种世衡所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人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徃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

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強于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嘉熙間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遣巡尉領兵迎敵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攜竹蘿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長炊方熟皆有熟飯熟水厚酌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

開禧中敵常以水櫃敗我軍畢再遇夜縛橐人數千

衣以甲冑持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戰且前且却至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敗走敵乘勝追之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賊又大敗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鄧瓊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晏僚佐報忽至滿坐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

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成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棘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鶴林玉露

### 容止

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鼎

如斗

演孔圍○曹植相論云孔子面如蒙俱周公形如斷蒿○音思

慕勝之素聞雋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劔珮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劔不疑曰劔者君子之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

王商爲人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馮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二寸

周燮生而欽頤折額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聖賢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

陸閔字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

魏陽元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爲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稽叔夜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

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在羣形之中自知非常之

器

石苞字仲容雅曠有知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美無雙

衛叔寶在羣伍中有異人之望齟齬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爲璧人王武子叔寶之舅嘗與叔寶同遊語人曰昨日與外甥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王濛美容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  
馨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賣之嫗悅其美遺以新  
孟覲與兄昶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

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俛仰應答精神足以陰映數人

鄧粲晉紀

陶隱居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  
耳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

謝景滌年二十為太子舍人意氣間雅瞻視聰明梁  
武帝嘗目送之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

王儉儀容甚盛作解散哇傾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

效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

王景文美風姿袁粲歎曰景文非惟風流可悅乃嘯  
歎亦復可觀有一客及見謝混答曰方謝叔源則為  
野父矣粲惆悵久之曰恨眼中不見此人

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謝莊為一雙阮

韜何偃為一雙唐人詩雲仍王謝  
並風貌阮何雙

袁愨孫峻於儀範廢帝裸之迫使步愨孫雅步如常  
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褚彥回美儀貌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  
國使莫不延目送之宋明帝歎曰褚彥回能運行緩

步便得宰相矣時以方向平叔

彥回與王或謝莊等嘗聚表粲宅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謝莊撫節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官商暫離不可得已

何炯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日叔寶神清杜又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

張敷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

張氏自敷以來並以理音節修儀範爲事至融風止

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聚觀成市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留不進齊高帝素愛融見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柳世隆謂神武曰庾杲之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龔祈風姿端雅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仙人

伏曼容風采韶秀宋明帝以方稽叔夜命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賜之

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王思遠

言其兩反也

李諧形貌短小兼是六指因瘦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蹇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三短

裴粲謁高陽王王以舊怨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遠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內解坐定謂曰可更爲一行粲卽下席從容而出

溫子昇謁梁客館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爲

長孫儉爲荊州蕭簪遣使內附儉於廳事前列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客容貌魁偉聲音如鐘大爲鮮

卑語遣人傳譯以答問客皇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晏別齋因叙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

### 簡傲

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謂諸葛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何至與兵子語

零陵先賢傳

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穎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劉智傳

謝眺輕江禠爲人禠嘗謁眺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旣而便停禠問其故曰定復不急

張纘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  
退詣纘者纘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劉孝綽仗氣負才多所凌忽每朝集會同處公卿間  
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

謝瀟嘗與劉俊飲推讓者久之俊曰謝莊兒不可云  
不能飲瀟曰苟得其人自可流酒千日俊慙不能

孫子荆爲驃騎參軍時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氣  
又心易苞初至不拜但長揖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  
軍事

中書舍人狄當周赧並管要務以張敷同省名家欲

省之赧曰彼若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日吾等並已  
員外郎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方設二牀去壁三四尺  
二客就坐敷呼左右曰移我牀遠客赧等失色去  
孔休源寄宗人少府孔登宅范雲命駕到少府登謂  
當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筇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  
膳止有赤蒼米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  
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  
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摹索着亦可識

國史纂異

崔信明簡亢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時人弗許也一

日鄭世翼遇之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數詩曰所見不遠所聞投諸水引舟而去

汰後

吳王闔閭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城外旦食鮓山晝遊蘇臺射於鷗陂馳於遊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吳越春秋武帝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臺爲簾青琉璃爲扇懸黎火齊爲牀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有霞光繡藻龍繡連煙繡有走龍錦雲鳳錦翻鴻錦閣上燒荃靡香屑燒粟許其氣三月不絕郭憲洞冥記

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後巖棲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西京雜記

袁帝爲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華蔭山靈水怪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更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西京雜記

郭况光武皇后弟也累金數億錯拾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拾遺記  
馬融善鼓琴好吹簫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次以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梁冀大起第舍而妻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窓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

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倡伎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

靈帝起裸游館千間渠水遶砌蓮大如蓋長一丈夜舒畫卷名夜舒荷宮人靚妝解上衣着內服或共裸浴西域貢茵墀香煮湯餘汁入渠號流香渠  
靈帝裸游館采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徹乘船遊漾選玉色宮人執篙楫奏招商之曲以來

涼風曰涼風起兮日照渠盡荷畫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鳧千秋萬歲嘉難踰拾遺記魏文帝美人薛靈芸年十五容貌絕世常山太守習谷以千金寶賂聘之以獻至京師帝以文車十乘迎之道側燒石葉之香未至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又築土爲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遠望如列星之墜地道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志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閣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拾遺記

甘寧以錦維舟或割棄以示奢侈吳志

羊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

王劭字敬祖永康初遷司徒驕奢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太官御膳無以加之

石虎冬月施熟綿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蜀地傅山文錦或用紫綿小明光錦中

石崇伎妾千餘人擇十數人裝飾一處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倒龍佩瑩金爲鳳凰釵有所召者不

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釵色豔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

外國進火浣布帝服之以幸季倫季倫身敝服候帝從奴五十人悉衣火浣衫

阮佃夫明帝時論功封建城侯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伎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效焉嘗中路遇劉休相要同反就席便命施設珍羞畢備諸火劑竝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客故造次便辦如此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河間玉琛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鑊以金五色續爲繩伎女三百人皆國色遣使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次有七百里馬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鎖環造迎風館於後園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檐伎女樓上坐而摘食嘗會宗室陳寶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枝作工竒妙中土所無皆自西域而來金甌銀甕百餘口甌槃盤合稱是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扇珠璣冰紈霧縠不可勝數琛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曰嘗謂高陽賢



貨多於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江陽繼笑曰御欲作  
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 伽藍記

劉穆之性豪侈且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  
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嘗白武帝曰穆之家  
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存約損而朝夕所須  
微爲過豐此外無一毫負公

劉琰在蜀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妾數十能爲聲樂  
悉教誦魯靈光殿賦

魚弘常語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鹿  
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人庶盡大丈夫生世如輕塵

棲弱草白駒過隙貴富在何時部曲數百悉衣錦袍  
赫奕滿道

徐湛之產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之妙冠於一時門  
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行遊  
塗巷盈滿兩目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  
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是臬之子並  
各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語曰安  
成食臨汝飾湛之特兼何孟之美

羊高昌侃初赴衡州於兩艦解起三間通梁水齋飾  
以珠玉加之錦纈盛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

魚尾為村 卷之六 四五  
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填咽

侃嘗燕北使陽斐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  
秦王部女樂及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

孫德璉頻立武功居家富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  
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出鎮郢州  
乃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良辰美景  
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一時稱為勝賞

蕭臨川宏奢侈過度居第擬於帝宮後房數百人皆  
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東昏潘妃寶屨  
直千萬

徐君倩為湘東王諮議文冠一府新聲豔語人多諷  
習尤長部書問無不對善弦歌好聲色侍妾數十皆  
佩金翠曳羅綺服翫悉以金銀閉門盡日酣飲有時  
載伎肆意遊行荆楚山川靡不遊政時魚弘亦稱豪  
侈于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

爾朱文略嘗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  
各有贈賄諸王乃共假寶物以邀之文略弊衣而往  
從奴五千人皆駿馬疾服

隋煬帝時雲定興盛修儀仗課州縣送羽毛百姓求  
捕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斲眊之用者殆無遺類

煬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光徧巖谷

裴短以蠻夷朝貢者多諷煬帝令東都大戲徵四方奇伎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萬數敕百官及百姓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終月而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延邀蠻夷就坐醉飽莫不嗟歎謂中國爲神仙

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海中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

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相落則剪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爲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肴膳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煬帝觀書處窓戶玲瓏相望金鋪玉觀輝映溢目號爲閃電窓

南部煙花記

隋文帝子秦王俊盛修宮室窮極侈麗爲妃作七寶罩籬車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又爲水殿香粉塗壁玉砌金階梁柱榱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

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孩歌於上

李德裕在中書不飲京城水悉用惠山泉時謂之水  
逝有自 遞有損盛德京師昊天觀後一泉與惠

一 7 月 才

量與惠山等乃罷水逝芝田錄

李昌夔在荆山打獵才 具夫人獨孤氏亦出女  
騎千人皆着紅繡襖錦鞍韉鳳靴銀鐙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夾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  
諸色魚蝦號魚藻洞南康記

韋陟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藝穀苗以鳥羽擇米每庖  
中所棄其直不減萬錢宴公族家雖極水陸曾不下

筋

元載造芸輝堂芸香草也白如玉入土不朽爲屑以

塗壁設紫綃帳凝冬風不入盛夏自清涼唐蘇鶚演義

張功甫是張循王諸孫園池聲伎服玩甲天下嘗於

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半

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王簡卿侍郎嘗

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旣集一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

云香發未答云已發命卷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

座羣伎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

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伎執板奏歌

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卷  
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  
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  
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樂無慮百數十  
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

矜率

東方朔初來上書曰臣年十三學書二冬文史足用  
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  
吳兵法戰陣之具鍾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  
朔已誦四十四萬言又長服子路之言年二十二長

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  
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

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十六  
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  
到尹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  
設功曹以爲此吏倨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  
問甚奇其對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  
之自以能不及翁歸

戴叔鸞論議高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  
視天下孰與爲比答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

羌獨步天下誰與爲偶

韓遂請與曹操相見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魏志

伏玄度在桓公府有文名孝武當大會伏與坐還下車呼子系之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酒在否爲人作父定何如

張賓謂昆弟曰吾智策識鑒不後張子房但不遇高帝耳崔鴻後趙錄

燕主垂議伐西燕曰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

不復留此賊以累子孫

王僧虔戒子書曰王氏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

王融謂劉孝綽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

王融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陽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生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崔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

王敬則王儉俱卽本號開府儀同徐孝嗣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張融還鄉詣王儉別儉立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王前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勢而君趨士豈不善乎

張融善草書帝謂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張融嘗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

文帝問顏延之以其諸子才能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曰其

狂不可及

姓氏英賢錄

沈深見王儉詩曰王令文章大進丘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吳邁遠好自誇而蚩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檀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邁遠何爲者乎

袁淑見謝莊赤鸚鵡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齊席毗清幹之士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

若榮華須臾之玩耳豈比吾徒千丈松常有風霜不可彫悴劉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席笑曰可矣

顏氏家訓

游雅字伯度小名廣頭好自矜誇凌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素輕允允不以為恨允將婚於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廣頭

袁粲清整有風操自過甚高嘗謂周旋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

狂於是聚謀其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鍼藥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此亦試飲此水矣

孫搢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須更讀書搢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一萬

北齊崔儼自恃才高大署其廬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入此堂

劉晝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日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



魏收從叔季景有才學名位在收前頓丘李庶謂曰  
霸朝便有二魏收對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之比  
卿耶輸庶之癡叔也

魏收云我視沈約正如奴

關東風俗傳

表嘏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嘗語徐太尉云我詩有生  
氣須人捉着不爾便飛去

詩品

鄭仁表豪爽有文以門閥文章自高嘗曰天瑞有五  
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皮日休傲誕自號間氣布衣

北夢瑣言

東坡云爛蒸同州羊灌以杏酪食之以七不以筋南

都撥心麩作槐葉溫淘糝以裹邑抹猪炊共城香稻  
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鮮松江鱸膾既飽以廬山康  
王谷水烹曾坑闔品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赤  
壁前後賦亦一大快

志林

詆毀

劉荊州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言如  
是爲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乎

明帝時謗書謂臺中三狗睚眦不可當一狗憑點作

蛆囊

三狗謂何晏鄧颺丁謚也  
點曹爽小字謚尤阿爽

孫綽嘗鄙山濤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

隱若以元禮爲龍津則當黜額暴鱗矣

孫盛與桓溫牋州遣從事觀采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

庾信至北唯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何如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耳

孟顛事佛精懇爲謝靈運所輕嘗謂顛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公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

劉瑀出爲益州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峻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清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

向使齋帥以長力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正恐匈奴輕漢耳

劉秀之爲丹陽族子瑀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

王奐爲僕射劉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塗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丘靈鞠嘗詣褚彥回彥回不起曰比脚疾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

何尚之致仕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

尚之不能固志表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爲  
真隱傳以嗤焉

卞彬好飲仕不遂乃著蚤虱蝸蟲賦皆大有指斥又  
爲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狼猪性卑而率鵝  
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要羊謂呂文顯猪  
謂朱隆之鵝謂潘敞狗謂呂文度蝦蟆賦云紆青拖  
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羣浮閭  
水維朝繼夕律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

武儒衡爲中書舍人時膳部郎中元稹知制誥因宦  
官魏弘簡進不由宰相而得掌誥時論鄙之儒衡因

會公堂有青蠅集於爪忽怒擊去之曰適從何處來  
集於此一座愕然

王及善才行庸猥爲內史號鳩集鳳池

朝野僉載

### 排調

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日晏不來東方朔拔劍割肉  
謂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卽懷肉去大官奏之  
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何也朔免  
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朔再拜曰朔來受賜不待詔  
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  
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

復賜酒一石肉百斤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有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罰之簡雍與先主游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與私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私釀者

西使張奉於孫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嘲澤澤不能答薛綜下行酒因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勾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高知天子之都奉無對張裔為留府長史謂所親曰近者 道晝夜接賓不

得休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顧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致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槌脚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晉陽秋

苻堅與諸征鎮書曰晉士平吳利在二彥今克襄陽僅得一人半耳

謂釋道安晉鑿齒二人齒一足故戲之

殷淳與何勗共食淳羹盡勗曰益殷尊羹勗司空無忌子也淳徐輟筋曰何無忌憚

盧詢祖初襲爵大夏男朝謂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  
且得燕雀相賀

沈昭略嘗醉日晚負杖至婁湖苑遇王約張目視之  
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  
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  
王約奈汝癡何

人或勸柳津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  
此鬼名邪

高爽經途謁晉陵令劉禧之禧之了不相接俄爽代  
爲晉陵令禧之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曰高晉陵自

荅人問所以曰劉禧之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湘東王嘗遊江濱歎秋望之美劉諒對曰今日可謂  
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應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  
邪

朱异年二十出都詣沈約約面試之因戲曰卿年少  
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惟有文義  
碁書卿一時將去

楊素與牛弘退朝候白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  
輩爲牛羊下來邪

范曄撰和香方其序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

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  
金柰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  
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  
疾所言悉以比朝士麝比虞仲文零藿比何尚之詹  
唐比沈演之棗膏比羊玄保甲煎比徐湛之甘松蘇  
合比慧琳沈實易和以自況也

裴子雨爲下邳令張晴爲丞二人善言語曾論事移  
時人吏竊曰縣官甚不和或問之曰長官稱雨贊府  
道晴如此終日不和也

南郡新書

李繪使梁與梁人爭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自黃

帝在十四姓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  
一字耳一座皆笑

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爲父小  
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旣奇大父亦不小

劉夢得守連州替高霞寓高後入爲羽林將軍有殊  
眷附書夢得欲請自代劉荅云昔姬行山中遇虎虎  
舉足示姬見有芒刺爲拔之虎感奮而去及歸擲麋  
鹿狐兔於姬家無虛日一旦忽擲死人入村人執姬  
爲殺人姬說前事得釋乃登垣語虎曰感則感矣叩  
首大王莫更拋人來也

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地凡方姓貴人輒認爲親或戲之曰豐邑方相何親遽曰再從伯氏戲者笑曰旣是方相姪只堪嚇鬼

武后時裏行御史聚立門內有令史不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衆羞赧而止 國朝載記

陳亞性滑稽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爲亞所親任滿將去亞曰何以教我弼曰郎中才行無玷但調謔過差亞曰君乃上官弼也如下官口何弼笑而去

蔡君謨戲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應聲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張師正倦游錄

盧肇就江西解試未送以啓謁試官曰巨鼈屬鼈頭首冠蓬山試官曰昨恨以人數擠排焉得首冠蓬山邪肇曰頑石在上巨鼈戴之豈非首冠一坐大笑 撫言

假譎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餐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韓非子

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試引之。中闕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故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別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別跪走退。及夷射去。別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呵之。曰。誰溺。於是別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韓非子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宥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韓非子

清河胡常與翟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議論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尊讓已。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



翟酺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乃往候懿旣坐言無所及惟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荅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僕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

太史慈在郡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去郡恐後之求可使者慈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用求通慈曰章題署得無誤乎取來視之吏因爲取章慈便敗之吏大

呼慈與語曰君不以相與吾亦無因得敗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去慈旣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受其短

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取焉諸婦教以將軍貴人重志節宜數涕泣以示憂愁也若如此加重馮氏后見術每垂泣術果以爲有心益寵之諸婦乃共絞殺陷之于廁言其哀怨自殺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殮

典論

宋孝武嘗與顏師伯樗蒲帝擲得雉大悅師伯後擲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師伯爾日一輸

百萬

宋文帝遣到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帝晏會有歸化人在坐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既發問追悔失言得琛此對甚喜

王瑩代謝超宗爲義興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覓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賓客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鮪美鮓麇肚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

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瑩供養不足坐廢

高平郗紹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曰卿各位貴達我寒士賴有著述流聲於後代爲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遂行何書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事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劉仁之外示長者內多矯詐其對賓客破牀弊席麈

飲冷漿衣服過惡每於稠人廣衆或搥一姦吏或縱一孤貧淺陋者皆稱其美

牛弘奏求遺書劉炫偽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下獄經赦免

魏寧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以已生年月託爲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

周武於雲陽寢疾召姚僧垣赴行在所柳昂私問曰至尊脉何如曰天子上應天心當非愚臣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

姚崇天資權譎始爲同州張說素憾諷趙彥昭劾之及崇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他日退衆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詔問之對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其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客車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於是說出相州

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好諛謂適之曰華山上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疎信其言他日從容爲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爲愛已而薄適之

慕容彥超爲泰寧節度使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卽榜於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僞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爲之皆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

紕漏

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緇者援而入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君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爲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昔吾所亡者

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

呂氏春秋

涓石梁好畏見已之影以爲鬼而驚死

桓帝侍中廼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與令之戲頗小辛螯不敢咀咽嫌有過賜毒藥歸舍辭決家人哀泣莫知其故僚友求眠其藥出在口香咸嗤笑之

應劭漢官儀

桓帝時人有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文人不能爲作因語曰梁國葛龔者先善爲記文自可爲用不煩更作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龔名姓府公大驚不答

而罷歸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邯鄲氏笑林  
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臧罪狼籍郡舍溷軒有  
奇巧載之以歸

張角作亂向栩上便宜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  
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

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  
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

王思性急嘗把筆而蠅在筆端彈去復來思怒起逐  
蠅不能得去取筆壞而棄之魏畧

晉王與蜀後主禪晏作故蜀伎傷人皆爲感泣禪喜

笑自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

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後問宜泣對曰先人墳墓在蜀

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禪對云云

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曰誠如尊命

王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

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旣

不設備遂爲恩所害

齊主問南陽王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蠍於皿

器置狙其中觀之極樂帝卽命夜索蠍一斗比曉得

二三升置浴斛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

觀喜喙不已因讓綽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  
東昏於苑中立店肆以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  
將鬪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與杖乃勅虎  
賁不得進大荆子

北齊源師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  
驚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  
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王昕好清言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  
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見  
文襄說此以爲笑樂昕聞之詰邵曰卿不識造化還

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

有客姓吉詰何敬容問卿與邢吉遠近答曰如明公  
之與蕭何

袁淑嘗詰義康義康問其年荅曰鄧仲華拜袞之歲  
義康曰身不識也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  
讀書君無爲作才語見向

張融與尚書何戢善往詰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  
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  
自非是乃去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論事而繆於決判時嘲之曰

說事卽隊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 朝野僉載

游雅與陳奇爭論惡而黜之高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為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私奇曰君寧黨小人也取奇注論語孝經燒於廷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然奇論語雅後陷之於法

王起改太子少師起治生無檢所得祿賜為童婢盜有貧不能自存帝詔益仙韶院錢議者謂與玩臣分給可耻也起賴其入不克遜 百官志

郭祚領太子少師從世宗幸東宮明帝幼弱持一黃鵠出祚奉之時號祚黃鵠少師 後魏書

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

并州一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詵撤那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醞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 顏氏家訓

劉道綦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嘗謂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何意道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陽俊之多作五言歌詞蕩而拙世俗流傳各為陽五伴侶寫賣不絕俊之遇於市言其字誤取而改之賣

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  
自言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

雍州刺史劉韞人才凡鄙使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  
儀常自披玩以圖示蔡興宗興宗戲之指韞形問曰  
此何人在輿中韞曰正是我

郭弘霸爲右臺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  
霸獨後入憂形於色請視便液卽染指嘗之因賀曰  
凡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元忠惡其媚暴語於朝

皇甫湜卞急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歛蜂擣取其液一  
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未至嚙其背血流

唐書

東丹國長子突欲奔唐賜姓李名贊華工畫人物鞍  
馬習舉子能爲詩每通名刺云鄉貢進士黃居難字  
樂地以擬白樂天

令狐綯爲相時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吝其族由  
是遠近爭赴至有姓胡人亦冒之温廷筠戲爲詩曰  
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名

元豐命楊傑定樂傑欲消王朴舊鐘意新樂成雖不  
善無舊鐘可校詔不許後輔臣至太常按試前一夕  
傑乃擇朴敝鐘陳之一樂工不半夜潛易去明日輔



臣至傑厲聲曰朴鐘甚不諧使樂工叩之韻更佳乃  
大沮

張觀知開封日巡者得犯夜人捕致之觀據案訊曰  
有證見乎巡者曰若有證見亦是犯夜左右無不大  
笑

梅聖俞俞碧雲駢

惑溺

桀伐岷山氏岷山氏女於桀二人焉曰琬曰琰桀愛  
二女斲其各於苕華之玉於傾宮飾瑤臺居之  
紀年越謀滅吳有美女二人一夷光一修明以貢於吳吳  
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吳王目若雙鸞之在

輕霧

拾遺記。夷光修明即西施鄭旦

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三千人充之

未央長

樂輦道相續使三婦知書者為僕射大者

二百人

小者領一二百人皆自然美麗不施粉黛

帝故

武帝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

歌李

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花皆翻落麗娟  
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澆其體也帝嘗以衣帶繫其袂

閉重幕之中恐其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為珮置

衣裾裏不使人知云骨節自鳴相與為神怪

洞冥記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

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發痼疾乃作美人賦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誄傳於世

西京雜記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為當時第一擅寵後宮

西京雜記

成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池中起為瀛洲榭高四十八尺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

簪擊玉甌令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為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他日宮姝幸者或襞裙為縐號曰留仙裙

飛燕外傳

后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為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

飛燕外傳

荀奉倩娶曹洪女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後婦病亡傅嘏往弔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奉倩曰佳人難再得痛

年不能已已歲餘亦亡

和士開說武成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橫行之卽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

後主令狎客賦詩采其尤豔麗者爲曲調畧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皆美孔張顏色張貴妃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鑑聰慧有神彩每瞻視盼睒光彩溢目映照左右常於閣上觀教臨軒檻宮中望之飄飄若神仙

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即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后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何修之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猶恨不足人稱爲水滄於時又有送安令劉澄爲性彌潔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水剪蟲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

元載寵姬薛瑤英幼啗香肌肉皆香載處以金絲却塵褥

李後生寵小周后嘗於羣花間作亭幕以紅羅押以象牙雕繪華侈而制極道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

其中他寵嬖莫與也 南唐書

李納性不急躁嗜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密以棋具陳於前納觀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筭都忘其恚

孫何性落魄而醉好古文爲轉運使政苛急州縣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數本釘於館中孫至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嗅之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

焦氏類林卷之六

焦氏類林卷之七

建業 焦 竑 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象緯

古人言形者有三一曰渾天二曰蓋天三曰宣夜宣夜之說未嘗見也後有虞曷作穹天論虞喜作安天論姚信作昕天論天文錄

二儀氣分伏者為天偃者為地河圖括地象

物理論云水土之氣升為天

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桑是謂朏明出於曲阿是謂朝明臨於曾泉是謂早  
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臻於衡陽是謂禺中對於昆  
吾是謂正中靡於鳥次是謂小遷至於悲谷是謂晡  
時回於女紀是謂大遷經於泉隅是謂高春頓於連  
石是謂下春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於虞泉是謂黃  
昏淪於蒙谷是謂定昏日入崦嵫經細柳入虞泉之  
地蒙谷之浦垂影在樹端謂之桑榆淮南子  
計然曰日者寸也紀刻而成晷也月者尺也紀度而  
成數也范子

鬱華赤文與日同居結鄰黃文與月同居皆日月之

神名 七聖記

瑜珈論大海中有魚鼈等影現於月輪故其內有黑  
相現

軒轅時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  
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  
曰景星竹書紀年

景星者天精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  
不私人則現孫氏瑞應圖

晉天文志金雞星見必有大赦自後京師肆赦必立  
雞竿

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  
狼星老子感火星

劉晝新論

雷電在室南霹靂在雷電南雲在霹靂南土工吏在  
壁西南蓋雷公電姥雲將雨師與霹靂宿吏皆北方  
水宿之精而娵訾爲人門故其神棲焉

甘氏星經

董仲舒曰陰陽之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  
雲其氣也雷其相搏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雨垂  
空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踈風少則合遲故雨  
細而密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雷不驚人電  
不眩目雪不封條

西京雜記

淮南子曰天地之氣怒者爲風和者爲雨陰陽相搏  
而爲雷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  
陰氣勝則凝而爲雪霜

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傷奔厲天之怒氣也

黃帝風經

冬至廣莫風至誅有罪斷大刑立春條風至赦小罪  
出稽留春分明庶風至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清明風  
至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至辨大將封有功立秋  
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鄉秋分闔闔風至解懸垂琴瑟  
不張立冬不周風至修宮室完邊城八風以時至則  
陰陽變化道成萬物得以育生王者當順八風行八

政當八卦也

易通卦驗

宜都佷山縣山有風穴口大數尺名曰風井夏則風

出冬則風入出入之時吹拂左右嘗淨暑月經之凜

然有衣裘想

盛弘之荊州記

述征記長安宮南靈臺上有相風鳥或云此鳥遇千

里風乃動

梁書云長沙王懿孫儼獻相風鳥又劉禹錫詩蒹蒹淮陰市竹樓綠岸上好日起檣

竿鳥飛驚五兩

甘露降者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

之晉中興書

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

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

夏初陰雲出觜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

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

如蟠石

易卦通驗

四方常有天雲五色具而不雨下有賢人隱

京房易傳

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蟠中荷斧之人向軫而蹲於

是楚唐史畫遺灰而雲滅宋均注曰軫楚分也雲水

氣灰火氣畫遺灰故雲滅也

春秋文耀鉤

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有其狀若懸釜而

赤其名曰雲旂

呂氏春秋



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  
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  
絳越雲如龍蜀雲如困 兵書

四方有濯魚雲疾者立雨遲者雨少難至江漢雲疾  
者即日雨 黃子發相雨書

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其泰  
山之雲乎 公羊春秋

春日榆莢雨夏至前日梅雨六月日濯枝雨八月日  
豆花雨 荆楚歲時記。魏知古詩  
濯枝林杏發潤葉渚蒲生

三月三日日留客雨 陸机西要覽

偃山縣有一山獨立峻絕西北有石穴以燭行百步

許二大石其間相去一丈許俗名其一為陽石一為

陰石水旱為災鞭陰石則雨鞭陽石則晴 盛弘之荆  
州記

雷於天地為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其出入也雷出

地百八十三日而後入入則萬物入地百八十三

日而復出出則萬物亦出此其常經也 書洪範緯

天冬雷地必震教令撓則冬雷民飢 古易占

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 論衡

霜者陰精冬令也四時代謝以霜收殺霜之為言也

也物以終也 春秋考異郵

羣公對雪尚隆之日麵堆金井誰調湯餅吳永素曰

玉滿天山難刻珮環坐間服其韻精姑藏記

河南張楷字公超好道術居華陰能作五里霧時關

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謝承後漢書

闕澤年十三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會稽先賢傳

形勝

地有四遊常動而不止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

舟行不覺也尚書曰考靈曜

禹傷父功不成登衡山血白馬而祭之夢赤繡文衣

男子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書者齋於

黃帝之嶽禹乃退齋三日登宛委發石得金簡玉字

之書言治水之要吳越春秋

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

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歿丘陵為牡川谷為

牝

禹導河之際沈秘景符以鎮五千之水患後人賴焉

禹功記

孟門始經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

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

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逢觀者常若霧露

沾人窺深悸魂其水尚崩浪萬尋縣流千丈渾洪轟  
怒鼓若山騰濬波顏疊迄於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  
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水經注

河津一名龍門巨靈迹猶存去長安九百里懸水下

注龜魚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集門下數千不得上

上即爲龍故云暴腮龍門垂耳轅下三秦記

龍門之險懸船而行蜀江謂之釣灘三秦記

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山水險阻

黃金子午蛇盤壘而樞勢與天通三秦記

唐高宗問許敬宗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

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

赴海者也濟雖細獨而尊唐書

湘水至清雖深五六丈見底了了石子如樗蒲五色

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湘中記

番禺記晨潮下晚潮上兩水相合謂之沓潮唐詩云  
屯門積

日無回颺滄波  
不歸成沓潮

庭州灞水金鐵皆漏鄜延之川日夜脂流弱水弱毛

黑谿玄贛悉唐制角畔怯腐手水性之別也丹鉛錄

衡山有二峯極秀一峯名芙蓉峯最爲竦特自非晴

霽之朝不可望見峰上有泉飛派如一幅絹分映清

林直注山下

盛弘之荊州記

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赤帝館其嶺祝融宅其陽  
自湘川至長沙九向九背然後不見

湘中記

綠蘿山側巖垂水懸蘿百里許得明月池碧潭鏡澈  
百尺見底素巖若雪松如插翠流風叩阿有絲桐之  
韻土人爲之歌曰仰茲山兮迢迢層石構兮差我朝  
日麗兮陽巖落景涼兮陰阿鄣壑兮生音吟籟兮相  
和敷芳兮綠林恬澹兮潤波樂茲潭兮安流緩爾擢  
兮詠歌

黃閭武陵記

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脚

踢開而爲兩今掌足之迹仍存

華岳之勝不惟峰巒聳削上干青冥而泉水縱橫迅  
復飛薄懸瀑驚濤澄潭急澗觸風煙寫日月迸流霞  
嶂真擊亂石間者前後接響東嶽不逮也水下流經  
嶽殿前至後爲大池冬夏不乾

西遷注

西山內接太行外屬諸邊磅礴數千里林麓蒼黔谿  
澗鏤錯故其中物產甚饒古稱神臯隩區也蘆溝琉  
璃胡良三橋山水所洩多歸其中其水皆潔綠異常  
風日蕩漾水葉遞映倚闌流覽令人欣然有欲賦京  
都之意

西遷注

洗藥池在贛州興國縣葛洪過境見山靈水秀遂結廬築壇鑿池洗藥留詩曰陰洞冷冷風佩清清仙居永劫花木長榮

匡廬大嶺凡有七重圓基周廻乘五百里風雲之所據江山之所帶高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空嵌人獸兩絕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搏而纓絡於山嶺下及至觸石吐雲則倏忽而集或大風振巖逸響動谷羣籟競奏其聲駭人

遠公廬山記

廬山者雖林石異勢而雲霞共色長風暴作則萬流俱響晨颺曉吟則百嶺齊應東瞻洪井識曳帛之在

茲西望石梁見指實之可拾

梁元帝遊廬山碑序

廬山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峰巖或亘中嶺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

唐詩風吹山帶雨知張野廬山記

遠公遊廬山記曰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鑪峰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踊出野人不能叙直歎其奇而已

陶淵明所居桌里兩山間有大石仰視玄瀑可坐十人號醉石

廬山記

蜀中山水如峨眉山夏含霜電碑板之所聞崑崙之伯仲也

王右軍與謝安石書

武當山一名蓼嶺輕霄蓋其上白雲帶其前

太和山形特秀異於衆岳峰首狀博山香鑪亭亭遠

出藥石延年者萃焉晉咸和中歷陽謝允捨羅邑宰

隱遁斯山故亦曰謝羅山荆山置副記

劉禹錫詠九華詩序昔予仰太華以為此外無奇愛

女及荆山以為此外無秀今見九峰始悼前言容易

也歌云奇峰一見驚魂魄意想鴻鑪始開闢疑是九

龍天矯欲攀天忽逢霹靂一聲化為石

金華山枝峰蔓壑秀氣旁魄不啻神仙登臨陸魯望集

君山翠麗鮮明遠若臺榭名曰媧宮風雨之後景氣

明靜頗聞鼓吹之聲南康記

羅浮山本蓬萊山一峰有璇房瓊室七十二所日南志

雷首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

然攢茂丘阜俗謂之夷齊墓關駟十三州志

淳于山與白雉山相近絕壑之半有白石雉遠望首

尾可長二丈伸足翎翼若虛中翻飛武陵記

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

粧冬山慘淡而如睡

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谿山窈窕而幽

深塞山童頽而堆阜華氏耳目志

銳而出者爲虎牙。尖而背者爲熊耳。角而巘者爲牛首冠。而峭者爲雞頭。王涯仙掌辨

桂林之山玲瓏剔透。巴蜀之山巉差窳窳。河北之山綿衍龐魄。江南之山俊峭巧麗。

安寧州潮泉。一日三溢。三蘸。連州水下流。有斟谿。一日十溢。十竭。貴州城外有漏洑。一日百盈。百竭。應刻

漏

神丘有火穴。光景照千里。崑崙有弱水。鴻毛不能起。

玄中記

金陵外連江淮。內控湖海。爲東南要會之地。係年錄

金陵古名之。爲伏龍之地。句曲山。秦時爲句金之壇。

以積金山得名。山生黃金。漢靈帝詔採句曲之金。以

充武庫。孫權遣宿衛人採金屯伏龍之地。因改是名。

真誥

圖經云。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其地肥良故曰膏腴

水至則浮故曰地肺

鍾山本少林木。宋時使諸州刺史罷歸者。栽松三千

株。下至郡守。各有差山之最高峰。有五願樹。樹柞木

也。元嘉中。百姓祈禱。率有驗。李太白白下亭詩驛亭

煙暝長條漢水齧古根。荆公詩。五柳柴桑宅。三楊白下門。往來無一事。常得見青青。又恩容衰老護松楸。

有異類水 卷之七  
復得一龔隨我遊講肆劇談兼祖謝舞雩高蹈異求  
由北尋五柞故未慙東挽三楊仍有穆陟巖降原徙  
此始但無瑤玉與  
君舟○芥隱筆記

建康遭蘇峻之難宮室焚蕩温太真議遷都豫章三  
吳之豪請都會稽時異論紛紜王丞相曰建康古之  
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  
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  
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  
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俱非良計今特  
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

句容吳續塘有湖水半冷半熱皆有魚交人輒死雜俎

江乘縣有泉半温半冷共出一壑地記

顧琛爲朝請請急還東日晚泊方山有一假裝問顧  
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  
耳琛心知爲吉徵因誓曰得郡當於此立廟後果爲  
吳郡乃於方山立白馬廟

玄武湖是金陵勝處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林  
泉之事馮謚曰玄宗賜賀監鏡湖信爲勝事余非敢  
望此但賜後湖亦足暢平生也徐鉉答曰主上尊賢  
待士常若不及豈惜一湖所乏者知章耳馮有懶

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嶸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



摧翰竦條潭壑鏡徹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會稽郡記

孔華會稽記曰四明山高峰軼雲連岫蔽日

鑑湖會稽太守馬臻所開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縈

帶郊郭白水翠巖互相映發有若圖畫王逸少云從

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

輿地志

許遠遊玄與逸少書自山陰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

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

東坡詩尚

容逸少問金堂更與稽康求石髓

盛弘之記沮水幽勝云稠木芴生凌空交合危巉傾

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

雲之上遊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

荊州記

岨居南有石室西面有兩石室北西有二石室皆因

阿結牖連扇接闥所謂石室相距也東廂石上猶傳

杵臼之迹庭中亦有舊宇處尚髣髴前基北坎室上

有微涓石溜豐周瓢飲似是棲遊隱學之所子夏教

西河疑即此

水經注

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峰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

桀竦競勢爭高遠望簌簌若攢圖之託霄上其下層

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

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逮者因謂之積書巖巖內時見  
神人往還蓋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耳水經注  
白鹿山東清水所出也上承諸陂散泉積以成川南  
流西南曲瀑布乘巖縣河注壑二十餘丈雷扑之聲  
震動山谷左右壁層深獸迹不交隍中散水霧合視  
不見底南峰北嶺多結禪棲之士東巖西谷又是刹  
靈之圖竹柏之懷與神心妙遠仁智之性共山水效  
深更爲勝處也其水謂之清水谿曰瑤谿又曰瑤澗

水經注

蜀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

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而滅  
其年併于魏異苑

永豐塢有丁公泉發於焦泉之右次東又得焦泉泉  
發於天門之左天井固石天門山石自空狀若門焉  
廣三丈高兩匹深丈餘世謂之天門也東五百餘步  
中有石穴西向裁得容人平得東南入徑至天井直  
上三匹有餘扳躡而昇至上東平西二百步南北七  
百步四面嶮絕無由昇陟矣上有比丘僧精舍十有  
餘僧給養難周多出下平有志者居之寺左右雜樹  
踈挺有一石泉方丈餘清水湛然常無增減山居者

資以給飲北有石室二口舊是隱者念一之所今無人矣泉發於北阜南流成漢世謂焦泉也水經注

谷口去雲陽宮八十里流潦沸騰飛泉灑激兩岸峭壁孤豎橫盤凜然凝沍每入穴中朱明盛暑當晝甃暄涼秋晚候緼袍不暖所謂寒門也雲陽記

嶠以西有二石又南五六十步臨谿有恬漠先生翼神碑蓋隱斯山也其水北流注於河二水翼岸夾山魏峰岐舉羣山疊秀重嶺干霄水經注

隴西郡隴山其上懸巖吐溜於中嶺泉渟因名萬石泉泉益散漫而下溝澮皆注故北人升此而歌曰隴

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秦川記

濟南山水甲齊魯泉甲天下蓋他郡有泉一二數此獨以百計壽噴珠躍金霏碧渟韻琴筑而味肪醴莫殫品狀元于欽齊乘

廣昌嶺高四十餘里二十里中委折五迴方達其上故嶺有五迴之名下望層山盛若蟻垤實兼孤山之稱亦峻嶮也徐水三源竒發齊瀉一澗東流北轉逕東山下水西有御射碑翼對層巖壁立霞峙徐水屈東北逕郎山又屈逕其山南岑山岑兢舉若豎鳥翽立石巖亦如劍杪極地嶮之崇峭又東南流歷石

門中世俗謂之龍門也其山上合下開開處高六丈  
飛水歷其間南出乘崖傾瀾泄注七丈有餘奔蕩之  
音奇爲壯猛觸石成井水深不測素波白激濤襄四  
陸闕之者驚神臨之者駭魄矣水經注

西域書阿羅漢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鴈蕩山  
芙蓉峰龍湫唐貫休爲諾矩羅贊云鴈蕩經行雲漢  
漠龍湫宴坐雨濛濛此山南有芙蓉峰山頂有太池  
相傳以爲鴈蕩下二潭爲龍湫又有經行峽宴坐峰  
筆談

員嶠之山名環丘有雲石廣五百里或四五十或十

數里駁駱如錦川扣之則蒼蒼然雲出俄而遍潤天  
下西有星池周千里水色隨四時變化有神龜出爛  
石之上此石常浮水邊方數百里其色多紅質虛似  
肺燒有煙香聞數百里煙氣升天則成香雲遍潤則  
成香雨李賀詩依微香雨青氛氲虛象詩雲氣香流水○拾遺記

瀝水自倒馬關南流與大嶺水合水出山西南大嶺  
下東北流出峽峽右山則有洄精廬飛陸陵山丹盤  
虹梁長津泛瀾縈帶其下東北流注於滄滄水又屈  
而東合兩嶺谿水水出恒山北阜東北流歷兩嶺間  
其北雖層陵雲舉猶不若南巒峭秀自水南步迭峰

石磴逶迤沿途九曲歷睇諸山咸爲劣美抑亦羊腸  
印來之類也水經注

博水東徑陽城縣散爲澤渚方數里匪直蒲荀是豐  
實亦偏饒菱藕至若婉孌童艸及弱年女子或單舟  
采菱或疊舸折芰長歌陽春愛深淥水掇拾者忘疲  
謠詠者自得於時行旅過矚亦有慰於羈望矣世謂  
之陽城澱水經注

有龍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文成蛟龍或試撓破  
之尋平成龍畜生將飲者皆畏辟而走謂之龍泉水經注

謝靈運與弟書聞惡谿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

王右軍遊此惡道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李白詩遠

尋惡溪去不憚惡谿谿惡途  
開李北海灘聞謝康樂

趙德麟曰王仲至謂余云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

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東坡集

宋武帝登八公山劉安舊臺曰城郭如匹帛之繞叢

花也六帖

冠蓋亭在襄陽南廿里冠蓋山下漢靈帝末有四郡  
守七都尉二卿兩侍中一黃門二侍郎三尚書六刺  
史二十長史劉表以其豪盛乃即其山道口刊石銘

之曰峨峨南岳烈烈離明寔繁俊又君子以生惟此君子作漢之英德爲龍光聲比鶴鳴

圖經

國清寺與齊之靈巖荊州玉泉潤州棲霞號爲

絕四

甘露寺有石如羊相傳謂之狼石云諸葛孔明坐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

吳仲庶守金陵夢二舉子求哀曰若不垂佑明日當

爲煨燼美公甚異之詰旦兵馬司狀申乞燒三醜石

爲灰供修造用公悟敕寺僧愛護焉

楊公筆錄

### 節序

萬物豐於纁夏耗於玄冬

太玄注

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五行志

洛陽人家正旦造絲雞蠟燕粉荔枝正月十五日造

火蛾兒食玉梁糕寒食糝萬花輿煮楊花粥端午木

羹艾酒以花絲樓閣插鬢贈遺辟瘟扇七夕乞巧使

蜘蛛結萬字造明星酒裝同心膾重九迎涼脯羊肝

餅佩癭木符冬至煎餠綵珠戴一陽巾除夜銅刀刻

門埋小兒硯點水盆燈臈日造脂花餡

玉燭寶典○宋人賀正啓

瑞雲錢臘粉荔迎年

長安風俗元日以後遞飲食相邀號傳座

南部新書

元日飲屠蘇酒從少者起宋有問董勛者荅曰俗以

小者得歲故賀之老者失歲故罰之 時鏡新書

正旦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

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 晉樂志

正月一日取五木煎湯以浴令人至老鬢髮黑道家

謂青木香為五香亦云五木 雜修養書

正旦縣官殺羊懸其頭於門又磔雞以覆之俗說壓

厲氣裴玄以問河南伏君曰是月也土氣上升草木

萌動羊齧百草雞啄五穀故殺之以助生氣 裴玄新

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詔上元張燈舊止三夜朝廷無

事區宇又安方當年穀之豐登宜縱士民之行樂其

令開封府更放十七十八兩夜燈 貽謀錄

劉向外傳云上元夜人皆遊賞向獨在家讀書太乙

神以青黎照向 王介甫和劉貢父上元詩不知

荆楚記三月三日四民踏百草今人因有闢百草之

戲 鄭谷詩何如闢百草

池陽上巳日婦人以薺花點油祝而洒之水中若成

龍鳳花卉之狀則吉謂之油花卜 圖經

陸翽鄴中記并州俗冬至一百五日為子推斷火冷

食三日作乾粥

軍中以端午走馬謂之躡柳 躡音札○

抱朴子云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書着心前以辟五

兵

王禹玉端午夫人閣帖欲謝君恩却無語心前笑指赤靈符

太宗五日謂長孫無忌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

翫相賀今各賀君飛白扇二枚庶動清風以揚美德

唐書要錄

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頭露洗眼眼明也

記

述

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衆惜良晨知微曰可  
借酒肴登天柱峰玩月既出門天色開霽及登岸月  
色如晝及下山歸則淒風苦雨陰晦如故

三水小牘

非度除夜歎老迨曉不寐爐中商陸火凡數添也

歲節

### 官室

明堂辟雍為博士舍三千區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  
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郡所出物及經書相與買

賈三輔黃圖

趙昱請處士蔡母君公楊奇於緱氏界周盤自重合

令還張奐在扶風俱立精舍教授

謝承漢書

荆南舊有五花館待客之上地也故蔣玄上成訥詩

曰不是上台憐姓字五花賓館敢從容

南部新書



周德隆草木茂盛蒿堪爲宮室因名高室竹書紀年

晉孝武太元三年僕射謝安作新宮太極殿欠一梁

有梅木流至石頭城下取用之画梅花于梁上表瑞

因名梁殿金陵覽古

苻堅時沙門竺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常宅

居而朝居琨瑞山大起殿舍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

並以靜外致稱朝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縹

宋李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

曰千一百萬怪其貴李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

梁書

梁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與宣武寺

不復方幅意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怪時人謂

是我室古往今來豪富繼踵宛其死矣知是誰室

李德裕管平泉莊遠方以異物奉之或題曰隴右諸

侯供語烏日南太守送名花

王維居輞川室宇既廣山林亦遠而性好温絜地不

容浮塵日有十數掃飾者使兩童專掌縛帚而有時

不給洛都要記

園圃之勝不能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

少蒼古多水泉者躑躅望兼此六者惟湖園而已在

唐爲裴晉公宅園中有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曰四  
并堂其四達而當東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於湖  
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橫池披林莽循曲徑而後得者  
梅臺知止菴也自竹徑望之超然登之脩然者環翠  
亭也眇眇重邃擅花卉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  
樾軒也若夫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  
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羣峰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  
好則又不可殫記者也名園記

環谿者王開府園亭南臨池池左右翼而北過涼榭  
復匯爲大池周圍如環故名榭南有多景樓以南望  
則嵩高少室龍門大谷層峰翠巘畢效竒於前榭北  
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殿千門萬戶岩堯  
璀璨延亘十餘里凡左太冲十餘年極力而賦者可  
瞥目而盡也同上

安公叢春亭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  
天津橋者疊石爲之直力瀆其怒而納之洪下洪下  
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嘗窮冬  
月夜登此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  
留也同上

冠服閨裝附

聖人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以爲服凡十二章漢輿服志

漢官儀曰衣裳卿大夫藻火又曰綬青地桃花

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後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劉氏冠

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而不煥外柔而易內剛而勁也蟬者取其清虛而識時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古今注

八座尚書則荷紫以坐紫爲袷褰綬之服外加於左

肩

輿服志

漢末諸賢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表紹崔豹之徒雖爲將帥猶著縑巾

魏晉以來皮弁有纓無笄導何稠曰此古田服也旣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又從省之服無佩綬何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

宋景和中討義陽王杲六軍戒嚴應須紫擿左右欲營辦王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擿在匣中不須作

檢取果得焉

南齊書○擿音標以緇爲之長四尺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中官紫擿外官

絳擿俗  
曰飄帶

梁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鞬執青儀囊在  
前

梁典  
中丞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介幘絳朝服  
通典

何敬容為吏部尚書性矜莊衣冠鮮麗梁武帝雖衣  
浣衣而左右衣必須鮮潔嘗有侍臣衣冠卷摺帝怒  
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常以膠清刷鬢  
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暑月背為之焦

劉商鹿耳巾歌趙侯首帶鹿耳巾規模出自陶

弘景

成芳隱麥林山剥苧織布為短襪寬袖之衣着以酷

酒自稱隱士衫

梁福廬廬陵記

關文衍為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號九

華半臂自云令吾此身常在雲泉之內

時逢青陽記

張九齡體弱有葑藉故事公卿皆措笏於帶而後乘

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自九齡始

白樂天燒丹於廬山草堂作飛雲履玄綾為質四面  
以素綃作雲采染以四選香振履則如煙霧曰吾足

下生雲計不久上升朱府矣

推說

南方有炎火山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火滅之後草

木皆生枝條至火然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也取此木以為薪然之不盡以其皮績之為火浣布玄中記

蕭史與穆公鍊飛雪丹第一轉與弄玉塗之今之女銀膩粉也三代以降塗紫草為臙脂周以紅花為之

或曰出於闕氏以下閨裝

天女冠六銖又五銖北里志玉肌無軫五銖輕博異志

上元夫人降武帝官服青霜袍雲色亂目內傳

上元夫人戴九星靈芝夜光之衣西母戴太真晨纓

之冠漢武內傳

仙女天衣有金鏤單絲錦縠銀泥五暈羅裾許老翁傳

漢武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一神女留玉釵與帝帝

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謀欲碎

之明視其匣惟見白燕直升天後宮嘗作玉釵因名

玉燕釵言其吉祥洞冥記

飛燕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沉水坐燎降神百蘊香

合德浴豈菟湯傅露華百英粉帝嘗私語樊姬曰后

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飛燕外傳

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唬粧墮馬髻

折腰步齟齒笑以為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

上軒車埤幘袂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梁冀傳

魏文帝宮人莫瓊樹始製為蠅鬢聖之縹緗如蟬翼

然古今注

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於含章殿簷下梅花落公

主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自後有梅花粧宋書

美人粧面既傅粉復以臙脂調白掌中施之兩頰濃

者為酒暈粧淺者為桃花裝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為

飛霞粧梁簡文詩分裝間淺壓纒臉傅斜紅日札

齊東昏侯宮人皆著綠絲髻

陳蕭鄰詠複裙詩晶晶金沙淨離離寶縫分纖腰非

學楚寬帶為思君

賈妃以假髻為首飾曰義髻僖宗內人束髮甚急為

囚髻唐末婦人梳髮以兩髻抱面為拋家髻

杜甫每朋友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使其婦送

夜飛蟬以助粧飾放懷集

咸通中開昌公主下嫁有金菱銀粟連珠帳却寒簾

犀簟牙席蠲忿犀如意玉九鸞釵辟邪香杜陽編

七林詠美人足飾曰文綦綵縵綵縵羅膝縵足衣

樂府雙行纏云新羅綉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

好獨我知可憐

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裏春雲五陵年

少欵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

温飛卿錦鞋賦曰闌裏花春雲邊月新耀粲織女之  
東足嫵婉嫦娥之結鄰碧纒細鉤鸞尾鳳頭鞵稱雅  
舞履號遠遊若乃金蓮東昏之潘妃寶縹臨川之江  
姬匍匐非壽陵之步妖蠱質葶蘿之施羅襪紅蕖之  
豔豐趺縞錦之竒凌波微步瞥陳王旣蹀躞而容與  
花塵香迹逢石氏倏窈窕而呈姿擊箱回津驚蕭郎  
之始見李文明練恨漢后之未持重爲系曰瑤池仙  
子董夔成夜明簾額懸曲瓊將上雲而垂手顧轉盼  
而遺情願綢繆於芳趾階周旋於綺楹莫悲更衣牀

前棄側聽東晞佩玉聲

漢上題襟集

唐末宮中髻號鬧掃粧形如焱風散髮盃盤雅墮馬  
之類唐詩還梳鬧掃學宮粧獨立閒亭納夜涼試把  
玉釵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

三夢集

僖昭時都下競事粧脣婦女以此分研否其點注之  
工名字差繁其畧有燕脂暈品石榴橋大紅春小紅  
春嫩吳香半邊嬌萬金紅聖檀心露朱兒內家圓天  
宮巧洛兒殷淡紅心腥腥暈小朱龍格雙唐媚花奴  
樣子

五代宮中畫眉曰開元御愛曰小山曰五岳曰垂珠

日月稜日分稍日涵燁月稜眉又各却月東坡詩成都畫手開十眉橫月却月爭

瑩娘平康伎也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日作一樣唐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汝眉癖若是可作百眉圖更假歲年當率同志為修眉史矣

周光祿諸伎掠鬢用鬱金油傅面用龍消粉染衣以沉香水月終人賞金鳳凰一隻傳芳畧記

李後主宮嬪宵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宵娘以帛纏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

之態唐鎬詩蓮花中更好雲裏月常新為是作也道新闢

宋徽宗宮人衣裙多以麝香色為鏤金羅見元祐之詩北去穹廬千萬里畫羅休鏤麝香金

### 食品

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王逸楚辭注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婁護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世稱五侯鯖以為奇味西京雜記

虞仲善為滋味和劑皆有方法豫章王凝盛饌饗賓



王問今日肴羞寧有所遺否虞曰恨無黃頰臠何曾食疏所載也

世祖幸芳林園就虞侍中棕求扁米糲虞獻糲及雜肴數十罌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虞求諸飲食方虞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虞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苻朗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爲設精饌訖問關中之味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卽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食鵝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嘗著

符子數十篇

裴景仁素書

衛倫過予言及於味稱魏故侍中劉子陽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予曰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陽今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僕取糧糗以進予嘗之曰麥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熟也不同子焉得兼之倫笑而不言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麥杏時將發故糲以杏汁李柰時將發又糲以李柰汁故兼三味

玄晏春秋一

李預得古人餐玉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頗有麓黑者並篋盛以還至

而觀之皆光潤可觀預乃椎七十枚爲屑食之餘多  
惠人及死停尸數宿體色不變啓齒納珠因噓其口  
都無穢氣

王琚常飲牛乳色如處子

吳郡獻松江鱸魚煬帝曰所謂金齏玉膾東南佳味

也 南部煙花記

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  
以自給

韋陟廚中飲食之香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飫而歸語

曰人欲不飯筋骨舒黃緣須入郇公廚 長安后記

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寶貝

玉雄黃朱砂煎汁爲之二煎卽棄其滓 獨異志

段文昌丞相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塗號

行珍館家有老婢掌其法指授女僕四十年凡閱百

婢獨九婢可嗣法文昌自編食經五十卷時稱鄒平

公食憲章 清異錄

孫承祐在浙右嘗饌客指盤筵曰今日坐中南之蟾

蟬北之紅羊東之鰕魚西之棗栗無不畢備可謂富

有小四海矣 同前

金陵士大夫淵藪家事鼎鑪有七妙鑿可照面餽飽

湯可注研餅可映字飯可打擦擦臺濕麵可穿結帶  
餅可作勸羹寒具嚼着驚動十里人同前

子瞻邀劉器之參玉版和南至簾景寺燒筍食之器  
之覺筍殊勝問何名子瞻曰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

要令君得禪悅之味罽之乃悟其戲為之大笑子瞻  
為偈曰不怕石頭路來參玉版師聊憑柏樹子與問

籀龍兒冷齋夜話

蚰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駸映其文錦章石灰吞鹿

腹成癢瘡宿饗嘉食是豆是觴南齊志

鮫之為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入其腹小則如之

大則不復楊孚交州異物志

烏鰂八足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鰂

喙波巽墨迷射水匿萬震海物異名記

豬無筋魚無氣雞無髓蟹無腹皆物之稟氣不足者

不可多食願生論

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漢食貨志

鱮魚肥炙甚美諺云寧去累世宅不去鱮魚額三輔

山海經浮玉山北望巨區茗水出于其陰其中多鱮

魚子瞻詩知有江南風物否桃花流水鱖魚肥鱖魚

而長鬚一名刀魚太湖中饒之

扶柳縣東北有武陽城又北爲博廣池池多名蟹佳  
蝦歲貢王朝以充膳府 十三州志

石蜜之滋甜於浮萍非蜂之類假石之名實出甘柘  
變而逾輕 涿州異物志

### 酒茗

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蒲  
桃西京也竹葉豫北也土窟春滎陽也石凍春富平  
也燒春劔南也桑落陝右也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  
其木與實而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劉  
章曾得二焉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可供二

十客名青田壺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愨  
三伏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以簪刺葉  
令酒與柄通屈莖吸之薺氣清冽名曰碧筒酒予詩  
曰釀憶青田酒觴宜碧藕筒直須千日醉莫放一杯  
空近時以黃柑醞酒號洞庭春色以糯米藥麴作白  
醪號玉友皆奇絕者耳 珊瑚鉤詩話

遜頓國有酒樹似安石榴采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  
瑤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酒則味  
如醇酎飲三合三旬不醒飲甜谿水隨飲而醒 洞冥記  
淶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爲酒

極甘美與湘東鄴湖酒年嘗獻之世稱鄴涿酒盛弘之荆

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之大白說苑

蔡邕飲至一石常醉在路上臥人名曰醉龍

管輅頓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楊雄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抱朴子

袁紹辟鄭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椀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高士傳

魏晉鏘有蒼頭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接河源水以釀酒名崑崙觴芳味世中所絕西陽雜俎

河東人劉白墮善釀六月以罌貯酒暴於日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朝貴相餉踰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番路逢盜賊飲之即醉皆被擒時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伽藍記

劉墮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美然香醕之色清白若脩漿焉別調氛氲不與他同蘭薰麝越自成馨逸

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  
索郎反語爲桑落也更爲籍徵之雋句中書之英談

水經注

孟萬年好飲喜酣暢愈多不亂桓宣武嘗問酒有何  
好而卿嗜之孟答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

嘉別傳

孔羣與親友書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蘖  
事

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  
味好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  
多以春秫雜投之曰少延清歡

淵明別傳

魏肇稱徐君房年隨情少酒因境多

汝陽王璉家有酒法號甘露經四方風俗諸家材料  
莫不畢具

汝陽王璉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蓄酒作金銀龜魚

浮沉其中爲酌酒且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

醉仙圖記

羊侃不飲酒而好客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

唐玄宗置麴清潭砌以銀甃泥以石粉貯三辰酒一

萬車以賜當制學士

史詳錄

种明逸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

養和因號雲谿醉侯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

楊誠齋退居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嘗言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

茅山元符宮有蘇養直像自贊其上曰松風颭颭瘦藤在手惟此白叟獨金於酒

孟佗以菖蒲酒一斛邊張讓卽拜佗涼州刺史子瞻詩云將軍百戰竟不侯伯良一斛得涼州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消其潔

也醉樓宜暑負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

醉鄉日月

孔明戒子書曰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

於亂

陶侃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

燕常有飲限或勸酒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

曾有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踰

侃別傳

毛文錫茶譜云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

實如柝欄蒂如下香根如胡桃

陸鴻漸嘗爲茶論說茶之功效并煎炙之法造茶具

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  
雲谿友議

茶有九難陰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別也膏薪  
庖炭非火也飛湍壅潦非水也外熟内生非灸也碧  
粉縹塵非末也操艱攪遽非煮也夏興冬廢非飲也  
膩鼎腥甌非罌也  
陸羽茶經

王肅初入魏不食羊肉酪漿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  
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斗號爲漏卮後與高祖會食  
羊肉酪粥高祖怪問之對曰羊是陸產之最魚是水  
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

莒小國惟茗下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此號茗飲  
爲酪奴  
洛陽伽藍記

隋文帝徵時夢神人易其腦骨自爾腦痛忽遇一僧  
云山中有茗草煮而飲之當愈服之有效由是人競  
採掇讚其畧曰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  
建士  
摧紆

樂天入關劉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餽菊苗整蘆菹鮓  
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醒酒  
蠻甌志

和凝在朝率同列適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爲  
湯社



建人謂闔茶爲茗戰

北苑焙茶之精者名白引頭金蠟面  
僧寺茗所曰茶寮

覺林院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驚雷夾自奉以萱草  
帶供佛以紫茸香蓋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  
客赴茶者皆以油囊盛餘瀝以歸

蠻甌志

蔡襄善別茶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僧采造得  
茶八餅號石巖白以四餅邊蔡以四餅密遣人走京  
師邊王內翰禹玉歲餘慈被召還闕訪禹玉禹玉命  
子弟於茶筒中選精品碾以待蔡蔡捧甌未嘗輒曰

此極似能仁石巖白公何以得之禹玉未信索貼驗  
之乃服

唐右補闕綦毋旻性不飲茶著代茶飲序云釋滯消  
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耗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  
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

器具

黃帝巾机銘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  
不及夕兢兢懍懍日慎一日人莫躡於山而躡於  
蚩尤爲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爲指南車以示四方遂

擒蚩尤

劉氏外紀

西域奇肱國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其國人以車乘西風至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至乃使乘車復歸其國在玉門之西一萬里

齊慶封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亾也

左氏春秋

記里鼓車一名大章車晉安帝時劉裕滅秦得之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打一槌

崔豹古今注

馮衍車銘曰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處國無民誰與

古文苑

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

難雉乙十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乙又言兆之繇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成遷於三國

墨子

元鼎中汾陽得寶鼎卽吾丘壽王所識之鼎高一丈二尺受十二石雜金銀銅錫爲之四面蛟龍兩耳能鳴三足馬蹄刻山雲奇怪之象其文曰壽考天地百祥臻侍山伏其靈海伏其異

梁虞荔鼎錄

蕭何爲丞相鑄一鼎大如三石甕自表已功其文曰紀功鼎亦是何自作署書體四足

同上

王允字子師郭林宗見而器之允自鑄一鼎曰千里八分書同上

魏武帝鑄鼎於白鹿山高一丈紀征伐戰陣之能古文篆書四足更作鼎與太子名曰孝鼎刻古來孝子姓名小篆書同上

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杯刀切玉如切泥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杯於中庭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於杯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實靈人之器東方朔十洲記

管仲曰割廬山發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

劍戟大戴禮

楚昭王臥寤而得吳王湛盧之劍問風胡子曰寡人卧寤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對曰此謂湛盧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盤郢三曰湛盧魚腸已用殺吳王僚也盤郢以送其死女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卽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吳越春秋

肅宗嘗賜諸尚書劍惟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郢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時論者爲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

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推成

韓稜傳

劉曜隱居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背有銘曰神劍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時變爲五色後曜爲胡王水經注沈約爲東宮官謝勅賜孟嘗君劍啓曰田文重氣狗名四豪莫及寶劍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竒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也

典韋容貌魁傑名冠三軍其所持手戟長幾一尋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手把雙戟八十斤江表

蒲元性多竒思於斜谷口爲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刀成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大金之元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得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尋以竹筒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名曰神刀太平御覽文曰南西卷縣夷帥范椎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爲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呪之曰鯉魚變化冶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卽

瓦解

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故王粲銘曰相時陰陽制茲利兵

虞喜志林

阮師之作刀七月庚午見金神於冶監之門教以水火之齊用陰陽之候取剛柔之和

物理論

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止鳴其上追之者以爲必無人遂得脫及卽位異此鳩故作鳩杖以扶老

水經注

古鑑銘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清且明左龍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尚方作鑑真大好上有

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

何都巡出古鏡背龜紐以蓮葉承之左右彈琴仙人一鳳凰對舞蒂有銘云對鳳凰舞鑄黃金蒂陰陽各有配日月恒相會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同心人心相親照心照膽保千春

庾信詩盤龍明鏡餉秦嘉辟惡生香寄韓壽

曹公作欹案臥視書六朝人作隱囊柔軟可倚又勝欹案王維詩隱囊紗帽坐彈碁

魏武帝都鄴燕會文昌殿用漢儀設百華燈

劉表有酒器三曰伯雅仲雅季雅雅一作盃酒盃也

李適之有酒器九品蓬萊盞海川螺舞仙盞瓠子卮  
幌捲荷金蕉葉玉蟾兒醉劉伶東溟樣蓬萊盞上有  
三山象三島注酒以山沒為限舞仙盞有關挾酒滿  
則仙人出舞瑞香毬子出醜外逢原記  
鷓鴣水鳥黃喙長尺餘南人以為酒器也。劉欣期  
益州記

僊家三寶有碧瑤栝紅蕤枕紫玉函

李廣與兄弟獵於宜山見臥虎紅列之一矢即殪斷其  
頭為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為洩器示辱之也今

人作虎枕自廣始

洪崖先生欲歸河內舍人劉守璋贈先生楊雄鐵研  
四皓鹿角枕

齊卞敬家無患枕贊云爰茲素朴名為吉始匠人製

斯以獻君子無患木名程雅問樞木曰無患何也曰昔有神巫曰淫眊能符劾百鬼得鬼則

以此木為棒棒殺之世人相傳以為器用厭鬼故曰無患

武帝於天泉池新製編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常泛  
之惟引劉之遴陸雲公到漑朱异

隋梁睿請伐陳文帝荅詔曰陳國來朝未盡藩節若  
命水龍終當相屈盖謂戰艦曰水龍

赫連氏以百鍊之鐵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  
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  
以懷遠可以柔逋如風靡草威服九區水經注

陶器始舜時三代迄秦漢所謂甃器是也近世不貴  
金玉而貴銅瓷遂有秘色甃器乃錢氏有國日越州  
燒進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然陸龜蒙詩九秋風露  
越甃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如向中宵承沆瀣共嵒中  
散闢遺柶則越甸又非始錢氏宋葉寘筆衡

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  
輔故作五明扇秦漢公卿大夫皆用之魏晉非乘輿

不得用古今注

石虎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薄打純金如蟬翼二  
面彩漆畫列仙奇鳥異獸雲母帖其中彩色明徹虎  
出時用此扇挾乘輿又有象牙桃枝扇或綠沉色或  
木蘭色或紫紺色或作薄金色新中記

子建九華扇賦序云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桓帝賜  
方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

張融弱冠有名道士陸修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之  
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歷代吟譜

慕容寶因燕樗蒲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蒲有神

豈虛語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廬於是三擲盡廬故云五木之祥晉樂志

宋武帝節儉過人張妃房帳碧紗文幃三齊苜蓿五醖盤桃花米飯梁崔祖思傳

長安巧工丁緩作卧褥香鑪一名被中香鑪為機環轉運四周而鑪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為名又有九層博山香鑪縷為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自然運動西京雜記

陶貞白有金鵲尾香鑪又珠林云吳興人費崇先少信佛法每聽經常以鵲尾鑪置膝前皮日休詩鵲尾金爐一世焚

李煜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器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三神卍字金鳳口嬰玉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金玉為之

文具

養筆以硫黃酒舒其毫養紙以芙蓉粉借其色養研以文綾蓋餐乎隔塵養墨以豹皮囊貴乎遠濕文房寶飾漢尚書令僕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漢官儀

張華撰博物志武帝賜于闐青錢研遼西麟角筆南越側理紙南人以苔為紙其理縱橫故名



陶侃獻晉帝牋紙三千枚墨二十九皆極精妙文房四譜  
庾易字幼簡表彖欽其風贈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  
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遠亮昔聞巢許今  
觀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

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  
窮神盡意妙物遠矣邈不可追齊蕭子良與王僧虔書

開元二年賜宰相張文蔚楊涉薛貽寶相枝各二十  
龍鱗月研各一寶相枝斑竹筆管也花點勻密紋如  
兔毫鱗石紋似之月硯形似之歛產也

張永善隸書又多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求

表啓輒執卷咨嗟自嘆供御者不及宋書

太公筆銘云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茂房月反○出

陰謀

崔豹曰蒙恬以枯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  
謂毫非今之竹兔也

製筆之法筴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爲刃爽者爲輔  
參之以絲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  
直中繩勾中鈎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

妙韋誕筆經

筆偈云圓如錐捺如鑿只得入不得却言縛筆要緊

一毛出卽不堪用

柳公權帖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掣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

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玉綴以隨珠文以弱翠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

傅子

右軍筆經云諸郡毫惟中山兔肥而毫長可用先用人髮杪數十莖雜青羊毛并兔毫裁令齊平以麻紙

裹杖根令治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

又云昔人用琉璃象牙爲管重則躓矣近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乎

元帝爲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常紀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逸者以斑竹管書之

梁書

司空圖隱於中條山芟松枝爲筆管曰幽人筆當如

是

汗漫錄

趙光逢薄游襄漢濯足谿上見一方甌類碑上題字  
云髡友退鋒郎功成髡髮傷冢頭封馬鬣不敢負恩  
光獨孤貞節立甄後積土如盎微有苔蘚蓋好事者  
瘞筆所在 清異錄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  
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  
魚網以爲帛故天下咸稱蔡侯帛 蔡倫傳

江寧縣有帛官署齊高帝造紙所也嘗造凝光紙賜  
王僧虔一云銀光 丹陽記

元和之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賸乃狹

小之蜀中才子旣以爲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名曰  
薛濤牋 資暇錄

元和中元稹使蜀管伎薛濤造十色彩牋以寄元稹  
於松花紙上寄詩贈濤蜀中松花紙雜色流沙紙彩  
霞金粉龍鳳紙近年皆廢惟十色綾紋紙尚在

元微之聞薛濤名因奉使見焉微之矜持筆研濤走  
筆作四友贊其畧曰磨潤色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  
之頭引書媒而黥黥入文圃以休休微之驚服

段成式與溫庭筠詩序云予在九江造雲藍帛輒送  
五十枚詩云三十六鱗充信使數番猶得寄相思

陸龜蒙魚牋詩向日乍驚新繭色臨風時辨白萍文  
好將花下承金粉堪送天邊詠碧雲

舒雅才韻不在人下一日得海螺甚奇宜用滑紙以  
簡獻於韓熙載云海中有無心斑道人往詣門下書  
材糙澁逆意可使道人馴之即證發光地菩薩

以竹稍甘露和天南星漬帟一宿裁之刀去如飛戩  
實節

鄭虔為廣文博士學書病無帟知慈恩寺有柿葉數  
屋遂借僧居止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 林邑記

陸雲與兄機書云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

斤云燒此消復可用然煙中人不知今送二螺 陸陸士龍集

唐李超易水人與于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

居以墨名家 聞見錄

晁叔用嘗作李廷珪墨詩君不見江南星官有諸奚

老超尚不如廷珪後來承晏頗秀出喧然父子名相

齊百年相傳紋破碎彷彿尚見蛟龍背電光燭天星

斗昏雨痕倒海風雷晦却憶當季清暑殿黃門侍立

才人見銀鉤灑落桃花牋牙牀磨拭紅絲硯同時書

畫二萬軸二徐小篆徐熙竹御題四絕海內傳秘府

毫芒惜如玉君不見建隆天子開國初曹公受詔行

掃除王侯舊物人今得更寫西天貝葉書

李廷珪藏墨訣曰贈爾烏玉玦泉清硯須潔避暑懸  
葛囊臨風度梅月

盧杞與馮盛遇於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  
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峰煤和針魚腦入金谿子手中  
錄離騷古本比公曰提綾文刺三百為名利奴顧當  
孰勝已而搜杞囊果是三百刺大唐龍髓記

真松煤遠煙自有龍麝氣世之嗜者如滕達蘇浩然  
呂行甫暇日晴煖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乃啜飲之  
仇池筆記

延安石油以為煙墨松脂不及唐詩二郎山下雪紛  
紛石煙多於洛陽塵

蜀人景煥博雅士也志尚靜隱卜築玉壘山下茅堂  
花榭足以自娛嘗得墨材甚精止造五十團曰以此  
終身墨印文曰香壁陰篆曰副墨子

子瞻云未知一生當着幾兩屐吾有嘉墨七十枚而  
猶求取不已不近愚邪石昌言嘉墨李廷珪墨不許人  
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  
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卿相間抄取殆逼近  
有人從渠來云懸墨滿堂此亦通人之一蔽也

墨紋如履皮磨之有油暈者一兩可染三萬筆成老伯墨

端谿硯水中者石色青山半者石色紫山頂者石尤潤如豬肝色者佳若匠者識山之脉理鑿一窟自然有圓石青紫色者琢而為硯其直千金謂之子石硯

蘇易簡硯譜

端谿硯有三種曰巖山曰西坑曰後磨石石色深紫襯手而潤叩之清遠有青綠圓小鵝鵠眼乃巖石其次色赤呵之乃潤鵝鵠眼色紫紋漫而大乃西坑石其下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乾

而少潤謂之後磨石西坑硯三當巖石之一後磨石

三當西坑之一

魏泰東軒筆錄

端石出端谿色理榮潤本以子石為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訛遂以紫石為上又以貯水不耗為佳有鸚鵡眼者為貴

歐文忠公研譜

歛硯出龍尾谿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為貴其石理微掬以手摩之索索有鋒芒者尤佳余少時得金星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

蔡君謨言端石瑩潤惟有芒者尤發墨歛石多鉞惟

臚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

研名曰龍尾研金星研羅紋研娥眉研角浪研松文  
研豆研皆出歙州而金星尤佳曰紅絲研黑角研黃  
玉研褐色研紫金研鵲金黑玉石研皆出山東紅絲  
為唐彦猷作自號天下第一子石研鵲眼綠絲環  
出端州他如吉州紫石研淄州黃金研金雀石研青  
州熟鐵研石末研萬州磁洞石研懸崖金星石研相  
州銅雀尾硯南劔州魯水研宿州藥石研洮州綠石  
研絳州角石研虢州澄泥研歸州大陀石研登州駝  
基島石研不可勝數然皆出歙縣端州下矣

李賀紫石研歌端州石匠巧如神露天磨刀割紫雲  
紗帷晝睡墨花春輕漚漂沫松麝薰

丁寶臣知端州製綠石研送王介甫謂之玉堂新樣  
介甫以詩報之云玉堂新樣世爭傳况以蠻谿綠石  
鑄嗟我長來無異物愧君持贈有新篇久埋瘴霧看  
猶濕一取春波洗更鮮還與故人袍色似論心於此  
亦同堅

端孰精曰紫潤無聲者歙孰精曰鉉而臚理者然而  
殫極受用莫如後山其詩曰書生活計亦酸寒斷甌  
半瓦寧求備

宋高似孫研箋

典籍

劉向校勘以來子歆爲七略大凡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王莽焚燒之後王允收而西者僅七十餘乘道遠復棄其半荀勗分經史子集爲四部大凡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西晉李兪以勗舊部校之在者三千一十四卷宋謝靈運造四部目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王儉造目錄萬五千七十四卷齊王亮造書目萬八千一十卷梁任昉文德殿所藏二萬三千一百六卷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殿書歸江陵凡十餘萬卷周師焚之宋武所收四千卷後周書目八千增至萬卷

周武平齊僅至五千卷唐滅隋魏鄭公盡收圖書載以船經砥柱沒十之七八凡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六卷見在三萬六千七百八卷開元中四部目錄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

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名瓊言五曰郡事六名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

班旂博學有俊材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秘書毋奏事旂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



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

班固叙傳

班彪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

叙傳

張華雅愛書籍身死之後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机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竒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張華傳

任昉博學於書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

小酉山上石穴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留之故梁湘東王云訪西陽之逸典

荊州記

孫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

范平傳

常景不事產業衣食取濟而已耽愛經史若遇新異之書不問價貴賤以必得爲期

宋次道家書皆校讐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爲善本住在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僦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僦直比他處常

高一倍

東都事畧

曹曾積石爲倉以藏書名曹氏書倉

拾遺記

杜元凱與子貺書曰知洪頗欲念學令同還車到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

柳氏序訓云余家昇平里西堂藏書經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紙墨籤束華麗者鎮庫一本次者長將隨行披覽又一本次者後生子弟爲業

杜暹家藏書皆自題跋尾以戒子孫曰請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爲不孝

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窻安置不見天日子弟直日看書借書者先投束修羊

唐餘錄

凡書冊以竹漆爲糊逐葉微攤之不惟可以久存字畫兼紙不生毛百年如新此宮中法也

白氏金鎖

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公晨夕所閱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具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卽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啓卷必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卽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視其沿

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帑每見  
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圖老氏猶知尊  
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汝當志之

梁谿漫志

### 聲樂

晉平公鑄爲大鍾使工聽之皆以爲調夫師曠曰不  
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爲調夫師曠曰後世有  
知音者將知鍾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至於師涓  
而果知鍾之不調也

呂紀

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

劉向別錄○袁思賦寒谷豐黍吹律以煖之

隋文帝取律呂實葭灰以候氣問於牛弘對曰灰飛  
半出爲和氣全出爲猛氣不出爲衰氣

古今樂錄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  
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  
留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之刺船而去旬時不返  
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愴然歎曰  
先生移我情美乃援琴而歌水仙之操曲終成連回  
刺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爲天下妙矣

樂府解題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  
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

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之官安能無悲乎

說苑

祝牧與妻偕隱作琴歌云天下有道我黻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蔡邕性沉審志好琴道嘉平中入清谿訪鬼谷先生故居山五曲曲有靈迹邕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馬季良王子師輩皆歎異之

蔡琰中郎將邕之女聰惠秀異年六歲父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父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父曰偶得之耳對曰吳札觀風知興亾之因師曠吹律識

南風不競由此言之何足不知

蔡琰別傳

嵇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辨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爲絕妙

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鼓琴云得戴安道之法柳吳興惲特盡其妙齊竟陵引爲法曹參軍特被賞狎王嘗置酒有謝太傅鳴琴在側以授吳興吳興彈爲

雅弄竟陵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  
今辰豈止當世稱奇足可追蹤古烈

王彥伯嘗至吳郵亭維舟理琴見一女子披帷而進  
取琴調之聲甚哀彥伯問何曲答曰此曲所謂楚明  
光也惟嵇叔夜能爲此聲自此以外傳者數人而已  
彥伯欲請受女曰此非豔俗所宜惟巖棲谷隱可以  
自娛耳鼓琴且歌歌畢止於東榻遲明辭去吳均續齊諧記  
段由夫携琴就松風澗響之間曰三者皆自然之聲  
正合類聚羊曇節以金縷年要之曲終不去金微變化篇  
趙師字耶利善鼓琴貞觀初獨步上京嘗云吳聲清

宛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  
浪奔雷亦一時俊快

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  
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  
滿

洛中董氏蓄雷琴一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  
無人蹤惟石嵯嶢狀其聲也其外漆下隱有朱書云  
洛水多清泚崧高有白雲聖朝容隱逸時得詠南薰  
此詩今見宋之問集中

車谿贛上人言嘗與其徒月夜登閣聽江貫道鼓琴

貫道信手忘言曲盡其妙於是據琴而弗彈坐客莫不自矢超然得意於絲桐之表隆茂宗乃畫為據琴圖

馬周上言令金吾每街隅懸鼓夜擊以止行李被盜

竊時人遂呼為鼗鼗鼓也有道人裴修戲為詞曰遮

莫鼗鼗鼓須傾滿滿杯金吾若相問報道玉山頽雍

靈異小錄

李長吉步虛詞鳳皇三十六碧天高太清元君夫人

蹋雲語冷風颯颯吹鵝笙太平廣記

九靈簫仙人吹以自娛聲聞四十里海錄

唐天后時李嗣真聞東夷三曲一遍授胡琴彈之無

一聲遺忘職林

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者老云蔡邕所製也初邕辟

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邕仰盼之曰良竹

也取以為笛音聲獨絕傳之至今伏滔長笛賦序

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以為笛堅如鐵石以遺

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嘗月夜泛江與舟吹之寥亮

逸發俄有客立於岸呼船請載既至請笛吹之其音

清壯山石可裂牟平生未嘗見及入破呼吸盤辟而

此笛應指粉碎客散不知所之國史補

燕昭王時廣延國獻二舞女其舞曲一名紫塵言體輕與塵霧相亂也一日集羽言宛轉若羽毛之從風也王子年拾遺記

閬中有渝水賓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陷陣銳氣喜舞高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華陽國志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弦歌畢每泣下流連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婦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霄西京雜記



漢宮人麗娟善歌體弱殆不勝衣常唱迴風曲庭葉

翻落如秋

洞冥記

羊侃性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着鹿角爪長七寸儻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救賚歌人王娥兒時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

對

唐人楊柳枝詞認得羊家淨琬腰

閻丘冲好音樂侍婢不釋管絃出入乘四望車

荀綽充州





夏侯亶性節儉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數十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樂時呼簾爲夏侯妓衣

高陽王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爲明妃出塞之歌哀聲入雲聽者成市後與衛將軍原士康爲側室徐語士康云王有二姬一名修容一名豔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容能爲綠水歌艷姿善幺鳳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鼓綠水幺鳳之曲焉伽藍記

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爲團扇歌壘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下琛令朝雲假爲貧姬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也卽相率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姬吹篪同上

李新聲邯鄲人李嚴女也太和中張谷納之長大妍麗豐足又能傳故都聲以牽課人擢沮有時涼曉哀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驚離弔往之懷不能多也雅爲谷所愛目曰新聲

熏燎

武帝元封中起方山館招諸靈異乃燒天下異香有

沉光香有精祗香明庭香金磬香塗魂香洞冥記  
吳孫亮寵姬有異香歷年彌盛百浣不歇名曰白濯香

劉季和性愛香嘗如廁還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  
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  
三日香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坦遁去耶季  
和大笑襄陽記

南陽宗少文嘉遯江湖之間援琴作金石弄遠山皆  
與之同聲其文獻足以追配古人孫茂深亦有祖風  
當時貴人欲與之遊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挂壁觀

之聞茂深閉閣焚香作香饋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  
小宗故傳小宗香云

中宗朝韋武間為雅會各携名香比試優劣名曰鬪  
香韋溫挾椒塗所賜常獲魁

昭宗嘗賜崔胤香一黃綾角約二兩酷烈清妙焚豆  
大許亦終日旖旎御題曰刀圭第一香清異錄

李璟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內香燕凡中國外夷  
所出以至和合煎飲佩帶粉囊共九十二種江南素  
所無也

後唐龍輝殿安假山水一鋪沉香為山阜薈薇水蘇

合油爲江池苓藿丁香爲林樹薰陸爲城郭黃紫檀  
爲屋宇白檀爲人物方圍一丈三尺城門小牌曰靈  
芳國

徐鉉遇月夜露坐中庭焚佳香一炷所親私號伴月  
香

沈香腦麝四合加以棋楠羅合榧子滴乳蠶甲九味  
相合分兩停勻煉蔗漿合之其香絕塵境而助清興  
洞天清錄

山林窮四和香以荔支殼甘蔗滓乾柏葉黃連蘇焚  
又加松毳棗核梨核皆妙

虞伯生與朱萬初帖云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  
之久佳品乏絕人爲取老松柏之根枝葉實共擣治  
之斫風昉麝蘇之每焚一丸亦足助清苦今年大雨  
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致石鼎清晝香空齋蕭寒  
遂爲一日之借良可喜也

釋知足嘗云吾身鑪也吾心火也五戒十善香也安  
用沈檀等乳作夢中戲

攝養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已自取也夫寢處不  
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

家語

莊子曰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  
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智乎故人之所畏者在席  
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戒者過也

呂覽曰尊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  
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又損其生  
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  
內耳不可聽目不可視口不可食

呂覽曰年壽得長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  
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  
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

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霖大霧  
七者動精則生害矣

仲長統昌言曰夫屈者以夫伸蓄者以夫虛內者以  
夫外也氣宜宣而遏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  
之必有次和者矣夫善養性者得其和鄰臍二寸謂  
之關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稟授四體也故氣長  
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氣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至  
于以肩息而舒其神稍專至于以關息而氣衍矣故  
道者常致氣于關是謂要術

崔寔箴曰動不肆勤靜不宴逸有疾歸天醫無能恤

太上防疾其次萌芽腠理不調骨髓奈何

劉子云目愛綵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鼻悅芳馨命曰薰喉之煙身安輿駟命曰召蹶之機

有饑即食食勿令飽百味未成熟勿食五味太多勿食腐敗閉氣之物勿食手常摩擦皮膚溫熱熨去冷氣久坐久立久勞久役皆宜戒也此是調理形骸之法形堅則氣全天隱子

亢倉子云道守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

唐隱士絡耕道嘗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於座右

唐書有二云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耗初雖無覺久且為弊

天清地寧人物營營名利奔迫喜怒交爭思永厥壽彌喪其生何不寡欲端守爾精搜神記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多則牖閉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見則明消續博物志

應璩詩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

鋤禾莠往拜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  
姬寵醜二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詞暮臥  
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抱朴子云槐子服之補腦令人髮不白而張生

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九十餘目看細書鬚髮皆黑

梁書

柳公度年八十九或問之曰吾不以脾胃暖冷物熟  
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

唐書

明宗不豫馮道入問疾道言寢膳之間尤宜調謹因  
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恩戒

江南李昇問道于王棲霞何道可致太平棲霞對曰

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國家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  
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爲至言

郭尚賢嘗云服餌導引之餘有二事乃養生大要梳  
頭浴脚是也尚賢每夜先髮後脚方寢自曰梳頭浴  
脚長生事臨臥之時小太平

周天祐嘗言冬至夜子時梳頭一千二百以贊陽出  
滯使五臟之氣終歲流通名神仙洗頭法

益眼者無如磁石以爲盆枕可老而不昏寧王宮中  
多用之

豐寧傳

草木

文命咸得俊又在官則朱草生郊

尚書中候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萃感

按祥瑞圖雙蓮為華

成王之時有王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幾王年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

韓詩外傳

漢武帝幸雍得竒木枝旁出復合上異之終軍曰衆

枝內附示無外也殆將有削左社而蒙化者

漢書

湛方生連理木頌曰相彼神竒遠見徵祥同根連柯本枝俱昌皇基增構靈祚維長運隆周室道均三王

不顯奕世休風載揚

南荒有地日草日中三足鳥欲下食此草羲和馭之以手掩鳥目

西壑傳

南海有草叢生如藤蔓土人視其節以占一歲之風每一節則一風無節則無風名曰知風草

黃志

太初二年東方朔從西邠國還漢得風聲木十枚實如柚實風吹枝如玉聲因以為各有武事則如金革之響有文事則如琴瑟之響上以枝賜人有疾者枝汗出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周世七百年枝未汗偓佺生於堯時三千年枝未折上以枝賜朔朔曰臣見

魚尾類林 卷之七  
枝三過枯死而復生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乃  
五千年一濕萬歲一枯縉雲之世生於阿閣間也洞  
記

鍾火山有艸武帝思李夫人東方朔獻一枝帝懷之  
卽夢見夫人號懷夢草同前

懷夢草贊帝之季女名曰瑤姬精魂化草實爲靈芝  
媚而服之則與夢期襄陽老百舊傳

物類志曰護門草出常山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  
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王筠寓直詩霜被守  
官槐風驚護門草

莊子槐生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

百益一損者棗一益百損者梨

木子之大者有積石山之桃實焉大如十斛籠玄中

漢武帝園一名樊川一名禦宿有大梨如升落地則  
破取者以布囊盛之名含消梨三秦記

胡桃本生西羌外劉樸內柔甘質如古賢欲以奉貢  
鈕滔母答  
吳國書

黃金山有柎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一年西邊榮東  
邊枯年年如此張華所云交讓樹者此是也潯陽記

陸機與弟書張騫爲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塗林  
安石  
也榴



范堅石榴賦紅鬢內豔頰牙外標似華燈之映翠幙若丹瓊之厠碧瑤

宋武帝戲馬臺梨花讚曰嘉樹之生於彼山基開榮布彩不雜塵緇

桐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閏則十三葉小者卽知閏何月也不生則九州

異君

遁甲。宋人四六梧桐之葉十三黃楊之厄一寸

王宴爲員外郎父普曜齋前柏樹忽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宴後果不能

終齊書

李衡字叔平爲丹陽太守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千樹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足用矣及樹成得絹數千

疋

襄陽記

王甲從北來詣謝公公問北方何果最勝答云桑椹最佳公問可比江東何果甲云是黃柑之流公曰君乃爾妄語甲不欲受妄語之名乃買駿馬候熟時馳取數十枚奉公公食之以爲美語甲曰此味乃江東所無君何近比黃柑

劉孝標送橘啓云南中橙甘青鳥所食始霜之旦采  
之風味照座擘之香霧喫人皮薄而味珍脉不粘膚  
食不畱滓甘踰萍實冷亞冰壺可以熏神可以茗鮮  
可以漬蜜

東坡詩香霧  
霏霏欲喫人

檳榔樹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調  
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仰望渺渺如  
插叢蕉於木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

稽含南  
方草木

檳榔實南游之奇觀子既非常木亦特奇大者三圍  
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棲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

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榭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  
而穢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縋繩本不  
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稠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

林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可以長吟可以遠想

俞益  
期與

韓康伯巖

何遜作揚州法曹解舍有梅花一株遜吟咏其下後  
居洛思之再請其任抵揚州花方盛開遜對花彷徨  
終日不能去

梁書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歎曰煙姿玉骨世外佳人恨  
無傾城笑耳

張洞桂林林志

新羅國多海紅卽淺紅山茶而差小自十二月開至  
二月與梅同時一名茶梅劉仕亨詩小院猶寒未暖  
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  
雪枝

梁使徐君房與魏使陳昭各言方物昭問君房葡萄  
味何如橘柚答曰津液竒勝芬芳減之君房曰金衣  
素裏見包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

蒲桃藤蔭地幅員十丈仰視若帷蓋焉其房實磊落  
紫瑩如綴號爲草龍珠帳

吳興山中有一樹類竹而有實似莢狀鄉人見之以

問陸澄澄曰名洛如花郡有文士則生

張寶就印錄

竹根曰鞭以鞭行時八月爲春二三月爲秋凡百穀  
皆以始生爲春成熟爲秋

贊寧竹譜

蓬山有浮雲之榦葉青莖紫子如大珠有青鸞集其  
上風吹竹折聲如鍾磬之音

拾遺記

江寧縣慈姥山生竹作簫笛有妙聲自伶倫采竹嶰  
谷其後惟見於此俗呼曰鼓吹山王褒洞簫賦所稱  
卽此

丹陽記

梁簡文修竹賦玉潤桃枝之麗魚腸金母之名

羅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

葉若芭蕉謂之龍鍾竹 南越志

天門山角上各生一竹倒垂拂拭謂之天帝

盛弘之荆州記

方谿隱天門山以櫻欄葉拂書號曰無塵子

高士春秋

蕭瑀陳叔達於龍昌寺看李花相與歎李有九標曰

香雅細淡潔密宜月夜宜綠鬢宜白酒

承平舊纂

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枝狀云此樹不庇凡草不止

惡禽如得託根長樂擢穎建章布葉垂陰比月中之

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

張九齡荔枝賦柿何稱於梁侯梨何幸於張公

白樂天荔枝圖曰荔枝生巴陝間形狀團團如帷蓋

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桃核

如琴軫殼如紅縐膜如紫綃瓢肉瑩白如冰雪漿液

甘如醴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如離本枝一日色變

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四五日外香色味盡去矣

石門巖卽松林也南臨石門澗澗中仰視之離離如

駢麈尾號麈尾松西嶺松如馬鬣又葉五粒者名五

粒松服之長生 廬山記

名山記松有兩鬣二鬣五鬣者言如馬鬣形又李賀

有五粒小松歌新香幾粒洪崖飯

鮮于伯機嘗於廢圃中得怪松一株移置所居齋前

呼爲支離叟朝夕撫翫以爲適

硯莊雜記

天街兩畔槐木俗號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柳衙

中朝故事

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之曰  
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衣矣果得藍袍當以  
棗餽祠我未幾狀元及第

二峰集

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禾善五木者五穀之先欲知  
五穀先視五木擇其本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  
也

師曠占術

師曠云歲欲豐甘草先生謂薺歲欲苦苦草先生謂

蘆歲欲惡惡草先生謂水藻歲欲旱旱草先生謂蒺  
藜歲欲雨雨草先生謂藕歲欲病病草先生謂艾欲  
流流草先生謂蓬

呂氏春秋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俱其熟也  
欲相扶

葶蘆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  
至陽而有涼醖

春秋繁露

鬲城東南有蒲臺秦始皇東遊海上於臺下蟠蒲繫  
馬至今蒲歲生縈委若有繫狀似水楊可以爲筓前齊

畧記

鄭玄教學處有草如薤而細俗謂康成書帶三齊記

將離贈芍藥芍藥一名可離相招贈文無文無一名

當歸欲忘人之憂贈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欲蠲人之

忿贈青裳青裳一名合歡又有折柳贈行折梅寄遠

見古今注屈軼指佞見論衡帝休不愁見山海經芍藥養性見博物志

物阜蘇釋念見王粲書甘棗不惑見東晉書樹有長生見中記

本有無患見異文

菊一名更生一名日精一名女華

埤雅曰鞠如聚金鞠而不落故字從鞠花大氣香莖

紫者為甘鞠花此日精也其葉可羹其花可釀其囊

可枕其實可仙

魏文帝與鍾繇書九月律中無射言羣木庶草無有

射地而生惟芳菊紛然獨萋萋夫含乾坤之純和體

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餐秋

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

之術

子建宜男花頌草號宜男既曄且貞其貞伊何惟乾

之嘉其曄伊何綠葉丹花光采晃曜配彼朝日君子

耽樂好和琴瑟固作螽斯惟立孔滅福齊太妣永世

克昌曹子建集

那悉茗茉莉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云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化為枳異矣彼之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為首飾

稽含南方草木狀○那悉茗卽素馨香梁張隱素馨詩細花穿羽縷盤向綠

廣東劉王女素馨冢上生白花因其名亦名素馨宋傅伯成詩昔日雲鬟鎖翠屏只今煙冢伴荒城香魂斷續無人問空有幽花獨擅名

宋良嶽八芳草曰金蛾曰玉蟬曰虎耳曰鳳尾曰素

馨曰渠那曰茉莉曰含笑

茉莉佛書翻譯集云未

園記作抹屬王十朋作林利洪景盧作未麗皆以已意名之

王維以黃磁斗貯蘭蕙養以綺石累年彌盛

汗漫錄

杜荀鶴舍前椿樹生芝草明年及第以漆彩飾之安几硯間號科名草

懷素居零陵庵東郊治芭蕉亘帶幾數萬取葉代紙而書號其所曰綠天菴曰種紙厥後道州刺史追作綠天銘

瓜之所出以遼東廬江燉煌之種爲美有烏瓜有魚瓜有龍蹄有羊髓大如斛出涼州陽城御瓜有青登

之名大如三升魁 廣志

洞冥記有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冰谷所謂冰谷素葉之瓜

靺鞨國西瓜一枚用二人舉之 瀛涯勝覽

隱侯竹園詩寒瓜方臥壟秋菰正滿陂紫茄紛爛熳綠芋鬱參差

諸葛出師令軍中所至種蔓菁云有六利一曰蔓菁一曰須一曰蕪蕪一曰葑蕀見爾雅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在宋時三蜀江陵人猶呼諸葛菜樹木有直根有蔓根直根曰根蔓根曰柢固其柢則

生長深其根則視久 韓非子

淮南子槐榆與橘柚合為兄弟有苗與三危同為一家

季直方嘗第果實名如貢士者以綠李為首楞梨為副櫻桃為三甘子為四葡萄為五或薦荔支曰寄舉之首范曄以諸香品時董侯朱虛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 國史傳

唐永徽中魏郡人王方言於河灘上拾得一小樹栽之及長乃林檎也實大如小黃瓠色白如玉間以殊點味非常美進高宗種于苑中以為朱柰又名五色



林擒上賜方言階文林郎又名文林果

洽聞記

譙周異物志文章草贊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即五加皮王屋山人王常云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又東華真人以五加為金玉之香草見煮石經

宋王微茯苓讚曰皓苓下居彤紛上蒼中狀雞鳧具客龜蔡神伴少司保延幼艾終志不移柔紅可佩

鳥獸

軒轅時有鳳皇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於阿閣或鳴於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

竹書紀年

天老曰國安其主好文則鳳皇居之國亂其主好武則去之今鳳皇翔於東郊而樂之其鳴音中夷則

相副 縣服牛相士乘馬臘作駕三人皆帝堯臣

世本

周公歸政於成王天下太平制禮作樂鳳凰翔庭成王援琴歌曰鳳皇翔兮于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

尚書中候

孔子夢芻兒捶麟傷左足兒曰吾為赤松子見一禽如麇羊頭一角其末有肉孔子束薪覆之麟向孔子蒙其耳吐書三卷孔子精而讀之

孝經古義

麟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

魚尾類林 卷之七  
緩 何法聖徵祥記

羽山之北有鳥曰青翟聲如鍾磬世語曰青翟鳴時  
太平 拾遺記

齊景公渡沈之河鼃銜左驂沒之衆皆惕古冶子於  
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於砥柱之下乃  
鼃也左手持鼃頭右手挾左驂燕躍鵠涌而出仰天  
大呼水為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為河伯也 搜神記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  
不聽謬為合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息烏即  
頭白馬即生角秦不得已而遣之 燕丹子

秦始皇有七名馬一追風二白兔三躡影四追電五

飛翮六銅雀七晨鳧 右今注

漢文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浮雲

二赤電三絕羣四逸驃五紫燕騮六綠螭七龍子

八麟駒九絕塵號九逸 西京雜記

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

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

宛馬曰天馬 張騫傳

馬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  
式還上之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國

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近世西河子輿明相馬法子輿傳儀長孺長孺傳丁君都君都傳楊子阿臣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輒有驗效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更名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韜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鬚王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二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

襄陽記匡廬山一地穴漢時嘗有數百匹馬出因名馬穴吳陸遜亦知此穴出馬得數十匹梁元帝荅齊國雙馬書曰名重桂條形圖柳谷襄陽地穴近求未易滇池水裏遠訪尤難

曹洪與魏武帝所乘之馬名曰白鶴時人諺曰憑空虛躍曹家白鶴

拾遺記

孫堅於西華失利被鎗墜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馳還營踏地嗚呼將士隨驄於草中得堅

吳書

苻堅爲慕容沖所襲堅馳馬墮澗追兵幾及計無由

出馬踟躕臨澗垂韉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授焉  
堅攀之得登岸西走廬江異苑

王湛兄子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湛曰  
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  
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  
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  
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否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  
蟻封盤馬果倒踣其僞識乃爾鄧粲晉紀

王武子好馬非馬不行正旦則柳葉金障泥上元則  
滿月韉清明則剪水鞭重午則籠嬌鞍中秋則玉櫛

揔絡頭重陽則蟬兒鐙春秋社則塗金鞍冬至則嘶  
風鐙除日則藥王鞍每節則飼馬以明紗豆薺薇草  
馬癖記

貞觀中骨利幹遣使獻良馬十匹太宗號爲十驥一  
勝霜白二皎雪驄三疑露驄四懸光驄五决波駟六  
飛霞驃七發電赤八流金駟九翔麟紫十奔虹赤又  
爲文以叙其事唐書

天寶中大宛進汗血馬六匹一曰紅叱撥二曰紫叱  
撥三曰青叱撥四曰黃叱撥五曰丁香叱撥六曰桃  
花叱撥上乃製名曰紅輦曰紫玉輦曰平山輦曰凌

魚目珠林 卷之七  
雲輦曰飛香輦曰百花輦

代宗時范陽貢馬額高九寸身被五花紋號九花虬

後以賜郭子儀

社陽雜編

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脚行五百里鬮筋  
豎者千里膝如團麴千里三軍莫逐但知所發不知  
所宿一云蹄團如麴

伯樂相馬經

薛公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騎以入  
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卿無  
目不足示也

桓譚新論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

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  
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以鹿觸之三當死帝  
默然赦之

東方曼倩別傳

郭舍人曰客從東方且歌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園牆  
遊戲中庭上人殿堂擊之拍之死者穰穰格鬪而死  
主人不傷是何物東方朔曰利豕細身晝匿出昏嗜  
肉惡煙指掌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蚊舍人詞窮不  
免脫禪

孝武坐未央前殿東方朔執戟階旁屈指獨語上從  
殿上見呼問之對曰殿後柏樹上有鵲立枯枝上東

向而鳴使視之果然問何以知之對曰風從東方來  
鵲尾長傍風則傾背風則蹙必當順風而立是以知  
之昌又脩別傳

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

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鼯

鼠客遂化爲老狸幽冥錄

楊雄方言物無偶曰特獸無偶曰介傳曰澤有介

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鷦也子

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鷦兮鷦兮逆毛

衰兮一身九尾長兮衡波傳

韋山張顥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稍下墜地

爭取之化爲一圓石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

印顥以上聞藏之秘府顥後官至太尉搜神記

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入止於對牀張惡

之披懷祝曰鳩爾來爲我禍邪止承塵爲我福邪入

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不知所在而得金帶鉤焉

遂寶之自是子孫盛昌幽冥錄

孔愉字敬康少時得一龜放於餘不谿中龜中路左

顧者數過及後以功封餘不亭侯鑄印而龜左顧更

鑄猶如此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累遷尚書左僕

射贈車騎將軍 諭別傳

異苑曰任城魏肇之初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爲封爵之祥

大中中孔溫裕因直諫貶郴州有鵲喜於庭兒孫拜之飛去墜下方寸紙上有補闕字未幾徵還果有此拜 因話錄

都區寶者後漢人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趨其廬中卽以蓑衣覆蔽之鄰人尋迹問寶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寶祭由是知名 王孚安成記

漢宣城郡守封邵忽化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述異記

虎行以爪坼地卜食觀奇偶而行今人畫地卜者曰虎卜 虎苑

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有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之錄奏檢瑞應圖曰齒耳也不食生物遇虎則殺之 同前

宋丞相范文穆公好談虎構軒曰說虎曰州留者其實火牛蒼毛豕身用若擔毛衛護其犢

與虎爲雙

藝林異物志

桂陽太守李叔堅爲從事家有犬人行家人言當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犬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狗戴叔堅冠走家大驚叔堅曰誤觸冠纓挂之耳狗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怪管叔堅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數日狗自暴死家卒無織芥之異

風俗通

齊廣寧王孝珩嘗畜一犬守外人不得趨近孝珩每射令其取箭亦解呼召左右牽衣而進

三國典略

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然則婚之有羊自漢始

鍾繇母與從弟書曰省爾譏我以養鵠乃戒以衛懿之禍斯言惑矣吾未之取衛懿之子民無後車之載鵠有乘軒之飾禍敗之由由乎失所乃若開園匹於靈囿沃池矩乎神沼又魚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修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盛以陶豆殷紂貯以玉柶而此聖以興彼愚以滅蓋置之失所如其無失來難何施乎

鵠字古通用

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皆使鶴銜取之無差

金城記

鶴陽鳥也稟金火之氣以生三年頂赤七年善飛又



七年十二時鳴六十年蓂毛生泥不能汗一百六十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不食而胎生仙人之騏驎也其相以長頸修竦則善鳴龜背鼈腹則善舞鶴經

表歲機有三鳥大類黃鶴每翔空中呼之卽至能令授人語謂之傳言鳥

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

背文負八卦古字堅如石作池養之

車頻秦書

龜千歲具五色額上兩骨起如角解人言浮出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

北村子

徐鉉博通今古時象筮取膽不獲鉉曰於前左足求之果得召問鉉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知之

峽中猿鳴清山谷其響泠泠不絕行者歌之曰巴東

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

宜都山川記

謝靈運遊名山記云觀挂猿下飲百臂相連

孫恪妻袁氏到端州峽山寺持碧玉環獻僧曰此是

院中舊物齋罷有猿數十聯臂下高松袁氏惻然題

壁曰無端變化幾湮沈剛被恩情役此心不如逐伴

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詩畢化老猿而去

續世說

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供奉羅隱詩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緋是也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全忠殺之幕府燕間錄程伯淳遊山山僧云宴元獻南來獼猴滿野戲為一絕云聞說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鞭羸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蟲亦世情二程遺書

戴顓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碱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高隱外書

釋道賁聞蟋蟀曰時聞此聲足代

荊州玉泉寺近青谿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千歲之後體如白雪蓋飲乳水而長生也李太白集

山雞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

山都形如崑崙奴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目張口如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覓螻噉之鄧德明南康記

海陽巨螻其殼專車汲冢書

呂亢守台州命工作螻圖凡十二種一曰螻蛄二曰撥棹三曰擁劍四曰彭蠡五曰竭朴六曰沙狗七曰望潮八曰倚望九曰石蝮十曰虾江十一曰蘆虎十

二曰彭蠡又有黃甲龜鼈鱉蟻在海中龜鼈鳥

東之

江東云蟹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其所之蚤夜曹沸指江而奔漁者緯簫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斷

陸龜蒙蟹志

蟹鶻眼蟹足蛭腦蝟腹其介類拳丁其螯類執鉞生

於濟鄆者其色紺紫產於江南者其色青白

傳胘蟹譜

蔡山人隱鍾山養鼠數千頭呼來卽來遣去卽去言

語狂易時謂之謫仙

劉向雁賦云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蘆而翔以避矰繳

雁銜蘆而捍網牛結陣以卻虎

尸子

鶴雀羣繞旋飛謂之鶴井必有風雨

西陽雜俎

獬廌見鬪不直者觸之窮竒見不直者煦之均是獸也其好惡不同故君子以獬廌爲冠小人以窮竒爲名

影鵝池北有鳴琴之苑伺夜雞隨鼓節而鳴從夜至曉一更爲一聲五更爲五聲亦曰五時雞

田饒言雞有五德文武勇仁信是也陸機言蟬有五德文清廉儉信是也

鹽鐵論以所不睹而不信若蟬不知雲也

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史記

李筌注陰符經至禽之制在氣懵然不解忽夢鳥衣人教之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蝨螭鶴青要食虎皆以小制大在氣不在形雲路友議

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暉目知宴陰諧

知雨

淮南子

鷓鴣能救水故宿水而物不害鳩能巫步禁蛇啄木遇蠹以嘴畫字成符而蠹自出鵲有隱巢木鷲鳥不能見燕銜泥避戊巳日則巢固而不傾鸛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之則銜

其中

續博物志

雉善聽狼善視狐善疑駱駝善知泉象善知地虛實澣布以灰濯錦以魚洗金以鹽草木子

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鼈珠在足魚珠在眼

蚌珠在腹

埤雅

龍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蟹易螯造化權輿

象退齒犀退角麕退臍皆輒蔽覆自珍也埤雅

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九章算術

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淮南子

鷓鴣之信不如鷹周周之智不如鴻

北魏崔劼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狐性多疑猶性多豫可謂獸之一短

變化論云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傳枝

禽經云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雞以嗔睨鴨以怒雀以猜瞿燕以狂晰鶯以喜嘽烏以悲啼鷓以饑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鴟以愁嘯晰視也

抱朴子雞有專棲之雄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

虎善卜狸善搏鵲善符鶴善舞雞善鬪鸞善歌鸚鵡善言鵲善步是鴛善畫印鵲善祝蛇蟠向王鵲巢避歲燕伏戊巳虎奮衝破乾鵲知來猩猩知往日札

千歲之雉入海爲蜃百年之雀入江爲蛤千歲龜鼈能與人語千歲之狐起爲美女千歲之蛇斷而復續千歲之鼠而能相卜搜神記序

春分之日鷹變爲鳩秋分之日鳩變爲鷹時之化也故腐草之爲螢也朽葦之爲蜚也稻之爲蟹也麥之爲蚨蝶也自無知化爲有知而氣易也鶴之爲麀也

蛇之為鼈也。蜚之為蝦也。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應變而動。是謂順常。苟錯其方。則為妖眚。搜神記序

黃魚化為鸚鵡。泡者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為豪猪。沙魚之班者化為虎。倦遊雜記

烏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譚子化書

鳥飛及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蟿翔水。各哀其所生。淮南子

蠶食而不飲。二十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礬石而歿。蠶食而

不飢。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可必推。淮南子

重耳奔齊。見蜘蛛布網。曳蠅執豸而食之。謂舅犯曰。

此蟲也。智之薄者。夫人之有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綸。

布絡地之網。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也。

管子

馬龔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况人乎。淮南子

龔蟲。無知也。

驥服鹽車上太行。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

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而羃之。

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造於天。忻伯樂之知己也。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說苑

國策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蹄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蹄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蹄而害七尺之軀者權也陳琳檄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蹄螻蟻地在手則壯士斷其節

馬仙理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為用矣齊和帝紀

張乖崖蠅賦曰觸類非非則飛薨薨竊臙而蠹芳筵

豫登當是之際無不我憎疑奸人之魂佞人之魄湮鬱不散托蠅寄跡不然者何以變白為黑變黑為白所以恣其點染所以遂其讒慝

雜阿含經有龜被野干所包藏六而不出野干怒而捨去佛告諸比丘當如龜藏六自藏六根魔不得便

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教之能誦經往往深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為求無上道及其歿焚之有舍利唐刺史李繁玄聖遺廬

誌公斑鳩偈曰人言斑鳩拙我道斑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七終

分類  
卷之七

九



焦氏類林卷之八

仙宗

黃帝書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沖虛子

真誥曰富貴淫麗是破骨之斧鋸載罪之舟車

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

觀焉

劉子政列仙傳

建業

焦

竝弱疾輯

王元貞孟起校

赤松子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能入火自燒至崑山  
上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  
去又黃初平亦號赤松子顏師古漢書注

周宣王時郊聞採薪者行歌云巾金巾入天門呼長  
精吸玄泉鳴天鼓餐泥丸時人莫能知之老君曰此  
活國中人其語秘矣斯皆修習無上正真之道也列仙傳

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中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  
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  
焉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僊人得道昇天當揖金

母而拜木公也自非冲虛登真之子莫知其津矣西王母傳

漢武帝閒居未央殿有人乘白雲車駕白鹿冠芙蓉  
冠曰我中山衛叔卿也神仙服食經

李克馮翊人自言三百歲荷草畚負五岳真圖而至  
武帝禮待之號負圖先生洞冥記

漢張苾女名麗英面有奇光不照鏡但對白紈扇如  
鑑焉長沙王吳芮聞其異質來聘女時年十五聞芮  
來登金精山仰卧被髮覆石鼓下人謂之死芮使人  
往視之忽紫雲鬱起遂失女所在石上留歌一首石

鼓石鼓悲哉下土自我來觀民生實苦哀哉世事悠  
悠我意我意不可辱兮王威不可奪余志有鸞有鳳  
自舞自歌凌雲歷漢遠絕塵羅世人之子其如我何  
暫來期會運往卽乖父兮母兮無傷我懷

茅盈咸陽人得道隱句曲邦人稱茅君山盈二弟衷  
爲五官大夫西河太守固爲執金吾各棄官渡江求  
兄於東山後咸得仙道太上命固治丹陽句曲山衷  
治常良山盈爲司命真君東嶽上卿內法旣融外教  
坦平爾乃風雨以時疾厲不起父老歌曰茅山連金  
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鶴各在一山頭佳雨灌畦

稻陸田亦復周妻子保堂室使我無百憂白鶴翔青

天何時復來遊

茅君內傳

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乘紫雲輦駕五色斑麟降  
漢宮東向坐遣侍女迎上元夫人云比不相見四千  
餘年劉徹好道適來觀之夫人可暫來否帝問上元  
何真也曰是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官俄而夫人至  
可年二十餘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帝拜夫人  
曰汝好道乎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  
賊五者常舍于榮衛之中雖慕長生亦自勞耳

王母設膳于漢武命王子登彈八音之璈董雙成吹

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鐘許飛瓊鼓震靈之簧  
阮靈華拊五雲之石范成君擊洞陰之磬段安香作  
九天之鈞

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方氏偉常從駕無時  
衣妻請致兩絹絹無故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  
成妻即因爐中水銀出囊中藥少許投之即成金偉  
大驚曰道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由  
命偉乃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肯  
告偉偉乃與其侶謀欲杖方氏方氏輒知之曰傳道  
必當得人如其人雖道路相遇當傳之非其人雖寸

斷而支解終不傳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  
以泥自塗卒乃尸解去

琴高浮游冀州二百餘年後入碭水中乘赤鯉魚來

出留一月復入水去

列仙傳。郭璞江賦海童之所遊。琴高之所靈。矯

漢匡俗字子希少以孝弟著委心學道遊諸名山至  
覆笥山頂有湖周數里多靈草異物有石燕春秋時  
能羣飛湖旁有石井及小石笥笥藏玉牒記名山福  
地及得道人姓名

真仙通鑑

王烈入河東抱犢山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讀  
之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諳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

嵇叔夜叔夜盡知其字於是將叔夜往識其徑分明了了往至失石室所在烈竊語弟子曰叔夜不應得道故也

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疑而爲石乃歎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

葛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竒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損雜執賤尺寶而惜分陰游德棲真超然方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唐子西嘗贊之云江左日陋無復德輝翔而表

翩然南飛鄧嶽細兒處仲餘黨豈有識知亦復嗟仰吾緣內丹遂居羅浮豈以嶽故而議去留所就者大寧卹其小吾與嶽遊如狎鷗鳥

葛仙公嘗于西峯石壁上石曰中搗藥因遺一粟許有飛禽遇而食之遂得不死至今夜靜月白風清之時其禽猶作丁當杵臼之聲名之曰搗藥鳥有仙人琴高聞仙公得道自東海跨雙鯉來訪仙公與之酣飲旣醉高卧白雲間酒醒雙鯉化爲石矣仙公乃以雙鶴贈之跨之而還石至今存

稚川居羅浮時鮑靚爲南海太守以道術見稱嘗行

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與稚川善常往來  
山中或遇論至達旦乃夫人見其來門無車馬獨雙  
燕來或怪而問之則雙履也 羅浮圖志

鮑靚以女妻葛洪靚後還丹陽卒葬于石子岡後遇  
蘇峻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已賊欲取刀聞氣左右  
有兵馬聲顧之驚駭棺中刀訇然有聲若雷震之者  
衆賊奔走賊平之後收刀別葬之 壩城集仙錄

陶貞白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  
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 遠矣  
陶貞白曰仙障有九名居其一使吾不白日昇天蓋

三朝有浮名乎

貞白荅朝士書云至哉嘉訊豈蒙生所辨試言之質  
像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  
則是靈是鬼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  
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鍊之事極感變之理  
通也當埏埴爲器之時是土而異於土雖燥未燒遇  
濕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尚毀火力旣足表裏堅固河  
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爲仙者以藥石鍊其形以精  
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眾法共通  
無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質化不離

不合則或存或亡于是各隨所業修道進學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畢寂滅矣

扈謙精易卦嘗在建康筮一卦百錢日限錢五百以三百供母二百飲酒并施貧乏五百足一卦千錢不爲也晉海西公旦出見赤蛇蟠御床俄爾失蛇詔謙筮卦謙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海西曰可消伏否曰後年有大將北征失利應損三萬人此災可消後桓温北征敗績還石頭城乃廢海西立簡文桓温妾產桓玄時至艱謙筮曰公第六間馬塔壞竟便產當是男兒聲氣雄烈震動四海温贈錢三

十萬夫人亦贈三十萬謙辭無容錢處温不聽後仍筮卦養母温錢日以醉客不問識與不識一日母亡謙辭酒家許氏云因緣盡矣安葬而去不知所之數日許氏家人於落星路邊見謙卧地始謂其醉捉手引牽惟空衣無尸云謙居金陵攝山今寺碑北望荒村扈謙卜筮之宅是也

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潁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

孫思邈四言詩曰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爲夫婦結

爲魂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鼎候無忒洪  
鑪烈火烘燄翕赫煙未及點燄不假碧如畜扶桑若  
截霹靂姹女氣索嬰兒聲寂透出兩儀麗於四極壁  
立幾多馬馳一驛宛其死矣適然從革惡黜善遷情  
回性易紫色內達赤芒外射熠若火生乍疑血滴號  
曰中還退藏於密霧散五內川流百脉骨變金植顏  
駐玉澤陽德乃敷陰功乃積南宮度名北斗落籍  
蜀道觀中鑿井得一碑有隱士言是漢時陰真人鍊  
丹法後雜著於子玉碑其文曰有物有物可大可久  
采乎蠶食之前用乎火化之後成湯自上而臨下夸

父處中而見受氣應朝光功參夜漏白英聚而雪慙  
黃酥凝而金醜轉制不已神趯鬼驟金歟玉歟天年  
上壽無著於文訣之在口

忠州丰都山仙都觀朝金殿西壁有天成四年人書  
陰長生真君詩三章其一曰維予之先佐命唐虞爰  
逮漢世紫艾重紆予獨好道而爲匹夫高尚素志不  
事王侯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跡蒼霄乘飛駕浮青  
要乘翼與我爲仇入火不灼蹈水不濡逍遙太極何  
憂何慮遊戲仙都顧閔羣愚年命之逝如彼波流奄  
忽未幾泥土爲儔馳走索死不肯暫休其二曰予之



聖師體道知真昇騰變化松喬爲鄰維予同學一十  
二人寒苦求道歷歷十年中多怠惰志行不堅痛乎  
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投幽壤何時  
可還嗟爾流俗富貴所牽神丹一成升彼九天壽同  
三光何但億千其三曰維予垂髮少好道德棄家隨  
師東西南北委放五經避世自匿二十餘年名山之  
側寒不遑衣飢不遑食思不敢歸勞不敢息奉事聖  
師承悅顏色面垢足胝乃見哀識遂傳要訣恩深難  
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白旣成貨財千億役使鬼  
神玉女侍側予得度世神丹之力

子晉鸞飛古洛川金桃再就賀郎仙三清樂奏嵩丘  
下五色雲屯御苑前朱頂舞迎低絳節青鬟歌對駐  
香駢誰能白晝相悲哭太極光陰一百年賀郎各自  
真飛昇而去

開元中文靖天師與司馬承禎赴千秋節齋中夜行  
道畢隔雲屏各就枕斯須忽聞小兒誦經聲玲玲如  
金玉響天師躡步窺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  
耀一席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聲也天師歎曰黃庭  
云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又云左神公  
子發神語其此之謂乎

女真焦靜貞泛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者指曰  
天台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靜貞  
還詣承禎求度未幾上昇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得  
道高於陶都水當爲東華上清真人

許宣平唐睿宗景雲中隱城陽山南塢結菴以居顏  
若四十許人輕健行疾奔馬時負薪賣于市擔上常  
挂一瓢及曲竹杖每醉行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  
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邇來三十  
餘年或施人危急或救人疾苦城市中人多訪之不  
見但覽菴壁題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

翫明月閑歌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巖前樂矣  
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其詩甚多常于驛路傳舍所到  
處輒題之天寶中李白東遊經傳舍覽詩歎曰此仙  
人詩也詰之得宣平之實白于是遊新安屢訪之不  
得見乃題詩菴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煙嶺  
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  
遼天鶴歸當千歲餘宣平歸菴見壁詩又吟曰一池  
荷葉衣無盡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着移  
菴不免更深居其菴後爲野火燒之莫知宣平踪跡  
洞賓因隨雲房同憇一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忽

欲昏睡枕案寔假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州  
縣小官擢朝署由是臺諫給舍翰院秘閣郎曹從橐  
諸清要無不備歷升而復黜黜而復升前後兩娶賢  
家女婚嫁蚤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  
最後獨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  
妻孥流於嶺表一身孑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方  
此浩歎恍然夢覺雲房在傍炊尚未熟笑曰黃梁猶  
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我夢邪雲房曰子  
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得  
不足喜喪何足憂且有大覺而後知此人間世其大

夢也洞賓感悟知宦途不足戀因求度世術

宿州天慶觀有神仙題詩二絕于五星門扉之上俗  
傳云呂先生神篆其詩曰秋景蕭條葉亂飛庭松影  
裏坐移時雲迷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又曰  
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古壇槐影  
裏悄無人跡戶長扃後爲人刮去墨迹猶存乃知非  
常人書也

譚峭每行歌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鞞鞋拋向海東邊  
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

藍采和常衣破藍衫六鈔黑木腰帶一脚着靴一脚

角異類本 卷之八  
十一  
既夏則衫內加絮冬則臥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城市乞索持大拍板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善諧謔人間應聲答之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踏歌云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光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雍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詞多率爾而作人莫之測以錢與之繩穿拖行或散失亦不迴顧或見貧人卽與之或與酒家後踏歌濠梁酒樓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于雲中擲下鞦韆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其鞦韆衫等旋亦亡

許碯醉吟曰閨苑花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霄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

馬自然貌醜臄鼻禿髻大口飲酒石餘醉臥卽以拳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與之無不差者嘗吟曰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臥紫金牀東君謂我多情賴罰向人間作酒狂後往梓州上昇葆光錄

婺州有僧入山見一人古貌巾褐騎牛手執鞭光鑠日色扣角而歌曰靜居青障裏高嘯紫煙中塵世連仙界瓊田前路通僧揖之不應馳步趨之不及望赤松而去同上

襄漢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冢爲亭往來題詩甚富一日柱間得一絕相傳呂公作也冢上爲亭鬼莫噴冢頭人卽冢中人憑欄莫起存亾意除却虛空總是塵  
西谿齋叢語

張公詠布衣時希夷先生一見竒之公曰願分華山一半席可乎先生曰於公固可及別去贈以毫楮公解其意曰是將嬰我以世務後果登第名動天下將赴劔南有詩寄先生云性愚不肯林泉住剛有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劔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及還又寄詩云兒童不慣錦衣榮見我東歸夾路迎不免隔谿高士笑天真喪盡得虛名

熙寧間江寧縣句容簿失其姓名至茅山遇道人高坦披髮跣足與簿劇談飲酒終日書一詩留別而去莫知所之巖下相逢不忍還狂歌醉酒且盤桓仇香莫問神仙事天上人間總一般

雍孝聞蜀人崇寧間廷對力詆時政闕失尋授右列卒不仕浪迹山林遇異人得道政和末變姓名爲道士入內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因賜姓木更名廣莫竟不知其爲孝聞也孝聞嘗自詠云百萬人中隱一身深如勺水在滄溟獨醒自負賢人酒天闊

難尋處士星  
照影自憐湖  
水碧高吟羸  
得蜀山青城  
南老樹如相  
問不枉翻空  
過洞庭

梁采谿謾志

徐節孝遊仙詩  
匆匆朝罷九重  
天便接蓬萊御  
紫煙趨得蓬萊  
花下去鼓簾  
諸部約三千  
鳳節霓旌擁  
萬神五雲車  
騎駕龍鱗腰  
間獨佩黃金  
錄元是瑤宮  
第一人琳瑯  
宮殿本無塵  
猶跨青鸞踏  
紫雲怪得曉  
來天色淡海  
霞都在玉妃  
裙洞中一覺  
春風夢落盡  
桃源萬樹花  
竈上丹砂尋  
不見騎鸞誤  
入阿誰家

釋部

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傳

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

牟子

佛國五精舍一給孤園二靈鷲山三獼猴江四菴羅

樹五竹林園

韋應物詩萬木叢雲出香閣西連碧澗竹林園

支道林曰間與何驃騎期當爲合八關齋以十月廿二日集同意者在吳縣土山墓下三日清晨爲齋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肅穆莫不靜暢至四日朝衆賢各去余旣樂野室之寂又有掘藥之懷遂便

獨住於是乃揮手送歸有望路之想靜拱虛房悟外  
身之真登山采藥集巖水之娛遂援筆染翰以慰二  
三之情支公集

謝安石與支遁書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  
爲都盡終日感感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  
一日當千載耳

支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  
漏文字之徒多以爲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  
臯之相馬也畧其玄黃取其雋逸支遁傳

習鑿齒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

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感常人  
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參差而師徒肅  
肅自相尊敬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羣書畧  
皆徧觀陰陽筭數亦皆能通佛經故最是所長作義  
乃似法蘭法祖輩統以大無不肯稍齊物等智在方  
中馳騁也恨不使足下見之

法汰高亮開達孫綽爲贊曰淒風拂林明泉映壑爽  
爽法汰校德無忤事外瀟灑神內恢廓實從前起名  
隨後躍名德沙門題目

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

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

王坦之傳

竺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乃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有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魚始可以言道矣於是校閱直俗研思因果乃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著二諦論行於世

高僧傳

竺僧度少孤獨與母居求同郡陽氏女若華未及成禮若父母繼亡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乃舍俗出

家若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詩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固叵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適軀華冠可耀首安事自剪削航空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令君恤後度報詩云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煖身誰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柰後生何罪福良由已寧云已恤他於是專精佛法後不知所終

高僧傳



王司徒謚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公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廬山遠法師命盡之日山中峯澗寺落皆見千眼仙人成隊執幡幢香花赴東林寺法師死乃止

十三賢共注廬

山記

鳩摩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既寡將何所論

惟爲姚興著實相論一卷

雷次宗書示子姪云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畧弱冠託廬山事釋和尚游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復與汝曹歸耕先壟山居谷飲忽復十年及今未老尚可厲志成西歸之津梁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聞

見

宋明帝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曰有生公弟子道猷卽勅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申述時兢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控銳往必摧鋒帝撫几稱快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

徽音

釋曇延嘗自顧其影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於太行山百梯寺  
傳燈錄

誌公欲堅武帝心請出囚持杯水驗之帝如其言召囚應死者二十輩各置水滿器令戴之周行於庭曰水不溢貸爾死於是作樂誼之久之杯水如故問之曰若聞樂作乎皆曰不聞也誌公曰彼畏死故惟知水不知樂也求道亦當爾莫待急時

梁劉歊隱居忽有異人來告曰君心力堅猛必破死

生彈指而去莫知其所

梁書

庾詵晚年尤遵佛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日一遍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後數年忽夢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終而逝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生彌陀淨域矣

同前

張融作門律論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首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周顒難之言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乙耳驅馳佛道未免

二乖

周顒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智林道人遺顒書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惟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

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蠟嘗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岍曰鮓之就脯驟於屈伸蠟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惶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混沌之奇獷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筭故宜長充庖厨永爲口實竟陵王見

岍議大怒汝南周顒因與胤書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死死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晷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胤末年遂絕血味

戴顒見降龍道者曰生死外人願陳三拜獻護經簾

青銅磬

芳賢傳

杜輔玄義學精深兼綜佛老魏時嘗引見於九龍殿帝問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異輔玄對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詔問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爲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二詔問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既別非二如何輔玄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詔問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爲狹若定是狹亦不能爲寬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悅稱善

魏書

比丘曇謨最善義學講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天竺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爲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真教不是過也流支讀曇謨最義每彈指讚歎爲胡書寫之傳於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東方聖人

伽藍記

李士謙善談玄理有一客不信佛家報應之理士謙諭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耶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

未東賢者已知其然矣若鯨爲黃熊杜宇爲鷓鴣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龜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鳥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檇櫟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不能難

南朝棲霞寺大朗法師每談論手執松枝以爲談柄

子劉子云讀書三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無非畏塗惟出世間法可盡心耳錄是置几案者

皆旁行四句之書備將迎者多赤髭白足之侶深入知地淨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劉禹錫集

沙門愛英住池陽村示人語曰萬論千經不如無念無營清異錄

僧晝對陸羽曰使有宣尼之博識胥臣之多聞終日目前矜道侈義適足以伐其性豈若松巖雲月禪坐相偶無言而道合志靜而性同吾將入杼山矣遂束所著燬之

蘇尚書八十猶參禪大滬訪之以手拍碎金面碁盤尚書尋有悟解舊相禪學錄

李泌在衡山事明瓚禪師師云欲學者先將筆硯碎却明瓚北宇大照之門人性懶羣僧令看鹽雨至流於池羣僧扶之不怒冬月卧於竈前不起以粥灑其頭因就頭取粒號懶瓚作明心論

馬祖曰真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能迴三毒爲三昧淨戒能迴六賊爲六神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爲大智

牛頭融師曰色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窞

僧智藏宿靈曜寺夜暫用心見有金光照耀一室洞

明問其故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夫冥寂之門固

有妙喜吉祥

續高僧傳

薛簡問曹谿六祖曰願指示心要令得明道祖曰道無明暗簡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生死憑何出離祖曰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小機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在凡不減在聖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性相如如名之爲道

沙門圓澤寓洛陽慧林寺與隱士李源善一日相率遊峨眉源欲自荊州溯峽往澤欲由長安斜谷源以

久絕人事不欲復入京師澤不能強遂發荊州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襜負罌而汲澤望而泣曰所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源驚問故僧曰婦人孕三稔矣遲吾爲子今見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願公臨顧以一笑爲信後十三年杭州天竺寺當與公相見至暮僧果亾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見客即軒渠而笑李後如期自洛之吳赴其約也於天竺寺葛洪井畔聞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李曰澤公徒否答曰李君信士然世緣未盡且勿相見唯勤修不惰乃

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遍好回煙棹上瞿塘遂隱不見源至穆宗長慶初年八十猶存

唐書

憲宗召大義禪師與諸大德論道於麟德殿帝臨聽之有法師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義曰汝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義以指點空法師無語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不奈何義却問衆師曰何者爲道有對知者是道義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道有對無分別是道義曰善能分別諸法相于第一義而不

動安得無分別是道有對四禪入定是道義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得四禪入定是道帝曰畢竟以何爲是義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由是益重禪宗唐書會昌選汰僧人慧忠作偈云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寧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長者身忍仙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肢况我聖朝無此事只令休道亦何悲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年豈例是沙門

樞密吳居厚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師曰某頃過趙州關因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

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透關事否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脫洒在旻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卽揮之旻曰有甚不脫洒公忽有省曰更請末後句旻亦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師曰吉繚舌頭三十里中承盧航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大喝曰放下著

有問國清靜上座曰心念紛飛未明攝伏靜曰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

國清寺碑刻



淨慧禪師住金陵清涼寺大闡法化唐主邀觀牡丹  
請師賦詩應聲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  
日白花是去年紅豔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  
零落然後始知空

莫尚書少虛因官西蜀謁南堂靜師咨決心要堂使  
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氣以手掩鼻遂有省  
卽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  
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  
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虵出匣魔軍伏碧眼  
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  
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過在甚處南堂  
曰過在有箇見處因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  
月四日日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日日爲  
何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張文定公奉佛甚謹杜祁公獨不信佛法每對客嘲  
笑有一醫姓朱出入二公之門嘗欲方便勸導祁公  
久而未獲一日公病召朱朱以讀楞嚴未了不卽往  
旣至公怒曰楞嚴何等書而讀之朱出袖中首軸呈  
之公覽竟索餘軸不覺遽盡十卷乃絕歎以爲奇書

因與朱同謁文定責其不早以告文定曰譬如失物既已得之不必詰其得之之晚公自此卽若有得大加崇信

富文忠公深達性理嘗與吳處厚書託訪荷澤諸禪師處厚以偈戲公云是身如幻泡盡非真實相况茲紙上影妄外更生妄到岸不須船無風休起浪唯當清淨觀妙法了無象公答偈曰執相誠非破相亦妄不執不破是名實相人皆服公精詣

吳處厚清箱雜記

法遠住浮山歐陽文忠公聞遠竒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甚遠坐其旁公遽收局請因其甚說法遠卽

令搥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着碁相似何謂也  
斂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  
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能奪角衝關硬節與虎  
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連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  
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麤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  
說神仙羸局輸籌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着落  
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公  
嘉歎久之

僧寶真傳

慶曆中士大夫多修佛學往往爲偈頌以發明禪理  
司馬溫公爲解禪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

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  
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悵悵然益  
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  
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  
予之所知也偈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  
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  
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  
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  
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  
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  
可揜是名光明藏當時稱其精理

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  
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每燕集未嘗不極飲盡歡少  
間則以禪悅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公  
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  
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  
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  
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况學之者邪意亦  
將以曉蜀公公終不領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

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問  
是誰文定言江西馬太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巖頭  
丹霞雲門是也公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  
住皆歸釋氏耳荆公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  
撫几歎以爲佳

濟南監鎮宋保國出觀荆公華嚴解東坡曰華嚴有  
八十一卷今獨其一何也保國云公言此佛語至深  
妙他皆菩薩語耳東坡曰予於藏經中取佛語數句  
菩薩語中取菩薩語數句雜佛語中予能識其非  
是乎曰不能也東坡曰予昔在岐下聞河陽猪肉甚

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猪夜逸去買他猪以償客皆  
訛以爲非他產所及旣而事敗客皆大慙今荆公  
之猪未敗耳若一念清淨牆壁瓦礫皆說無上妙法  
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邪

王介甫嘗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佛燈光  
豈得以配日月呂吉甫曰日豈乎晝月豈乎夜燈光  
豈乎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以然爲

馮當世晚年好佛知并州日以書寄王平甫曰并門  
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爲上平甫答曰若如  
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

二王是韓持國塔一日訪蘇端明端明因問訊持國王曰公自致政來尤好爲歡嘗謂身已癯老且以聲樂自娛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殘年正不應爾願爲某傳一語於持國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酒闌語衆曰老人卽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所謂自家

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時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事去諸子頗悟今持國自謂殘年二君但言其請持國幹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

淨因繼成赴太尉陳良弼齋會有善華嚴者賢首宗之雄也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圓頓掃除空有獨証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而禪宗以一喝轉元成聖似違經旨今一喝若能入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成曰法師所謂五教者如愚法小乘教乃有義也如大乘始教乃空義也如大乘

終教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乃卽有卽空義也  
一乘圓教不有而有不空而空義也如我一喝非  
惟能入五教世間工巧伎執諸子百家悉能相入卽  
震聲一喝問曰還聞否曰聞曰汝旣聞此一喝是有  
是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曰汝今還聞否曰不聞曰  
汝旣不聞則適來一喝是無是能入始教我初一喝  
汝旣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  
有則卽今實無不有不無是能入終教我有喝之時  
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  
卽有卽無是能入頓教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

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毫不立道無之時橫徧  
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  
喝是能入圓教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自目  
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無邊事理周徧  
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  
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未至寶所吾祖師猶有千聖  
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曰汝  
且向下會取曰如何是寶所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  
君通善於是愀然俛首而退

羅湖文集

趙清獻旣謝政歸唯居高齋不復與家人相接子弟

傳身類事 卷之八  
晨昏一至以二淨人一老兵爲役早不茹葷以一淨人治膳於外日輪一僧伴食玉泉師三五日一過之晚乃畧取鮓脯於家老兵掃除事已卽去唯一淨人執事其傍暮以風鑪置大鐵湯瓶可貯斗水及列盥漱之具則淨人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雞鳴淨人治佛室香火三擊磬公乃起自以瓶水頰面趨佛室暮年尚能日禮百拜誦經至辰時

清獻公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公餘宴坐忽大雷震心卽開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

凡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後致政作高齋以居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柯村

趙四郎

米元章晚年學禪有得卒於淮陽軍先一月區處家事作親友別書盡焚其所好書畫奇物預置一棺坐臥飲食其中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請羣寮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合掌而逝

晁文元公云學世間法致人倫欽服者其道淺人倫

不知者其道深學出世間法致鬼神欽服者其道淺鬼神不知者其道深

昭德新編

胡康侯久依上封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貓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峯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左丞范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旻呼內翰公應諾旻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旻

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公豁然有省

孫莘老以書問懷璉宗教璉答曰妙道之意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說間出而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為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趨時也自生民以來醇樸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鑿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及其弊而為秦漢也則無所不至而天下有不忍聞者於是如來一推之以性命



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一也至其極皆不能無弊弊迹也道則一耳要當有聖人者起而救之自秦漢至今千有餘歲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裂而鼎立互相詆訾大道寥寥莫知返良可歎也

僧寶傳○王文公非韓子意與此合曰人有樂孟子之距楊墨也者而以闢佛老爲已功嗚呼莊生所謂夏蟲其斯人之謂乎道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矣夫聖人之言應時而設昔常是者今蓋非也士知其常是也因而以爲不可變不知所變者言而所同者道也然則孰正夫春起于冬而以冬爲終終于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不至於是者皆所謂夏蟲也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

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

韓公郎宗古以書問晦堂曰昔聞和尚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晦堂荅曰心外無剩法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是隨病設藥若定有習氣可治譬如靈龜曳尾于塗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明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盡

耶林間錄

山谷以茅季偉事親引梵志翻襪之句人喜道之今  
弃其數頌記於此一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  
他便來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又多置莊  
田廣修宅四鄰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  
能爲宅中客又造作莊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  
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又衆生心兀兀  
常住無明窟心裏爲欺謾口中佯念佛又世無百年  
人在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又勸君休  
殺命背面復生嗔喫他他喫汝循環作主人又他人  
騎大馬我獨跨驢子回顧擔柴漢心下較些子又家

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  
紙書屏風客來且與讀空飯手捻鹽亦勝設酒肉  
雲門偃禪師嘗作北邙行曰前山後山高峨峨喪車  
磷磷日日過哀歌幽怨滿巖谷聞者潛悲薤露歌哀  
歌一聲千載別孝子順孫徒泣血世間何物得堅牢  
大海須彌竟磨滅人生還如露易晞從來有會終別  
離苦海哀傷不暫輟况復百年驚夢馳去人悠悠不  
復至今人不會古人意栽松起石駐墓門欲爲死者  
長年計魂魄悠揚形化土五趣茫茫井輪度今人還  
葬古人墳今墳古墳無定主洛陽城裏千萬人終爲

北邱山下塵沉迷不計歸時路爲君孤坐長悲辛昔  
日送人哭長道今爲孤墳卧芳草妖狐穿穴藏子孫  
耕夫撥骨尋珠寶老木蕭蕭生野風東西壞冢連晴  
空寒食已過誰享祀冢畔餘花寂寞紅日月相催若  
流矢貧富賢愚盡如此安得同遊常樂鄉縱經劫火  
無生死

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名曾子宣魏了翁皆  
與之遊往來襄鄧間始亦有婚宦意嘗令其僕守舍  
歸見其占對異常怪而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  
鄰寺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忽爾覺悟身心泰然

無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  
崖問道八日而悟盡發囊橐與其僕祝髮爲浮屠德  
操名如壁僕名如琳遍參諸方至浙樂靈隱山川因  
挂錫焉琳有疾德操躬進藥餌旣卒盡送終之義夏  
均父爲其疏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  
不居靈運之先時稱其精當德操號倚松道人詩文  
皆高邁名倚松集

謏志

呂紫薇云饒德操爲僧後詩更高妙嘗勸予專意學  
道詩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空我已定  
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

能排兩頰紅好貸夜惚三十刻胡牀趺坐究幡風  
宋孝宗召雪竇寺禪師寶印入對選德殿問曰三教  
聖人本同一理但所立門戶不同孔子以中庸設教  
耳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華曰治世語言  
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曰不壞世間相  
而成出世間法帝曰今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  
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不立  
文字直指心源頓令悟入不亂于死生此爲殊勝印  
曰非獨今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爲具  
體盡平生力量只道得個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

所立卓爾竟捉摸未着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  
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  
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以此觀之聖人未嘗迴避諸  
弟子諸弟子自錯過了昔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  
儒此言實爲至當帝曰莊老何如人印曰是佛法中  
小乘聲聞以下人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  
化火焚身入無爲界卽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  
心固可使如死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  
菩提正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  
覺斯民也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也帝

大悅

五燈會元

張子韶攝心六度不爲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日  
供其二回食以飯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  
杯悉變爲乳書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  
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  
能感格試借意識爲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  
起大地陷儻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  
供佛佛卽現我欲供天天卽現子若或生狐疑想問  
此乳何處來狐疑卽塵塵卽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  
今爲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銷冰汝今微有疑與惑

鷄子便到新羅國

蕭蒲萬不謝絕人事卜居抹古山屏遠葦茹潛心佛  
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  
惟覺六鑿不相攘餘無知者

遠史

劉經臣著明道論儒篇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  
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  
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楊子曰視  
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于此則能明道矣當知道  
不遠人人之于道猶魚之于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  
迷以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

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最親者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與則見其倚于衡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取之左右逢其源此儒者之語道最親者奈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于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于神光六葉旣敷千花競秀分宗別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捧行喝豎拂拈槌或持义

張弓鞞毬舞笏或拽石般士打鼓吹手或一點一言一呼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爲人然祇爲太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迢迢萬里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曰擊而道存止學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真傳然而孔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旣沒不得其傳所傳于世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義得之旣久日益

見前每以語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

焦氏類林卷之八終